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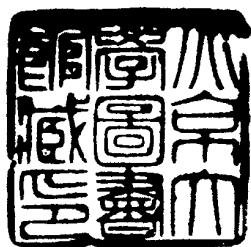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2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〇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天鑒錄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一

盜柄東林夥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家鈔本

六

事編內篇八卷

〔明〕孫慎行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孫士元刻本

一八

廉吏傳十四卷

〔明〕黃汝亨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三八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二卷

〔明〕金汝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九七

聖學嫡派四卷

〔明〕過庭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六六

天鑒錄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鑒錄一卷》提要

天鑒錄

真心為國不附東林橫被排斥久抑林野及冷局

外轉者

何熊祥

王紹徽

徐北翹

喬應甲

許弘綱

錢象坤

王允光

唐世濟

范濟世

何喬遠

邵輔忠

于仕廉

劉曰梧

趙士諤

商周祚

蘇茂相

劉文炳	新嘉坡
姚宗文	浙江嘉善人
錢策	浙江嘉善人
沈演	浙江嘉善人
韓浚	浙江嘉善人
董可威	浙江嘉善人
李樸	浙江嘉善人
張維樞	浙江嘉善人
岳和聲	浙江嘉善人
徐紹吉	浙江嘉善人
朱一桂	浙江嘉善人
陸仰榮	浙江嘉善人
秦聚奎	浙江嘉善人
呂純如	浙江嘉善人
須之秀	浙江嘉善人
杜士全	浙江嘉善人
申用懋	浙江嘉善人
毛堪	浙江嘉善人
俞彥	浙江嘉善人
姚士慎	浙江嘉善人

田生金	浙江嘉善人
蔡殿臣	浙江嘉善人
李思誠	浙江嘉善人
趙秉忠	浙江嘉善人
湯賓尹	浙江嘉善人
韓教	浙江嘉善人
孫杰	浙江嘉善人
王志道	浙江嘉善人
霍維華	浙江嘉善人
郭興治	浙江嘉善人
郭允厚	浙江嘉善人
汪慶百	浙江嘉善人
朱童蒙	浙江嘉善人
李春煊	浙江嘉善人
傅槐	浙江嘉善人
官應震	浙江嘉善人
陳治則	浙江嘉善人
熊化	浙江嘉善人
劉廷元	浙江嘉善人
徐景瀛	浙江嘉善人

賈繼春	建寧人
李徵儀	建寧人
張素養	建寧人
崔呈秀	建寧人
彭宗孟	建寧人
潘汝楨	建寧人
過庭訓	建寧人
徐揚先	建寧人
楊維垣	建寧人
王業浩	建寧人
張至發	建寧人
張捷	建寧人
安伸	建寧人
呂鵬雲	建寧人
牟志慶	建寧人
李嵩	建寧人
萬崇德	建寧人
盧謙	建寧人
呂國南	建寧人
徐大化	建寧人

章光岳	建寧人
李愛龍	建寧人
王伉	建寧人
蔡奕琛	建寧人
金世俊	建寧人
周士顯	建寧人
陳陞	建寧人
郭一鶚	建寧人
吳殿邦	建寧人
彭維城	建寧人
魏光國	建寧人
王德曾	建寧人
孫國禎	建寧人
岳駿聲	建寧人
勞永嘉	建寧人
田生芝	建寧人
姚若水	建寧人
吳玄	建寧人
劉國綰	建寧人
吳光龍	建寧人

楊觀光

陳儒

徐從治

朱本治

曾履吉

范得志

天鑒錄

六六

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彝
導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
原奉付逆賢直房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
雅涂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指摺子藏於袖中每
日早齋付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奉內
有無摺子姓名奉官奉內有無摺子姓名面同
簡舉因致異同劉若愚的中志

天啓五年春熈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
無日不與呈秀會而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
授受害人性名如天鑒錄之類逆賢奉為聖

書心甚悅之以為崔家疼我替我設法報仇出
氣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
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鑽王紹徽王
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各加
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為西人陸續點
用至乙丑之後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者首
列東林渠魁次列東林脅從又列真心為國不
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徵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
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
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瀄夫孫

國楨劉廷元亦詩教等若干人又崔呈秀遞入
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箇摺
子只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各袖藏一併御
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知
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黨廷姻家某係
劉鐸宗族某係程註之子以為是東廠密奏事
其後年月漸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
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
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同上

廣徽謀盡逐趙南星楊連等與顧秉謙取縉

仲便覽用筆此所欲用舍者進之忠賢明史葉

好自親廣微傳

呈秀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
必屏人密語以聞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
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點
涉善類為一空明史葉 好自親廣微傳

六
葉
續

天鑒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下註曰真心為國不附東林橫
被排斥久抑林野及冷局外轉者凡一百三人皆
魏忠賢之黨也

盜柄東林夥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盜柄東林夥一卷》提要

盜柄東林夥

東林初

鄧元標以刑部郎中歷左都御史為民

顧憲成以文選郎為民

趙南星以考功郎為民歷吏部尚書遭戕

高攀龍以行人降與史綱歷左都御史為民

孫玉搢吏部尚書初分南北

呂坤刑部侍郎倡開範圍說啓官閣之禁以聚

朝訟

張養蒙戶部侍郎同分兩植常州

沈紱禮部尚書植常州以抗朝權

溫純都御史同分南北

薛敷教以國子監助教降學正銜

顧允成以禮部主事降判官銜

諸壽時以觀政進士革去冠帶

安希范以兩吏部主事為民

鍾羽正以吏科都給事為民歷工部尚書

姜寶禮部尚書

石星兵部尚書以東征主和植黨爭謀罷獄

明

撰

人

圖

徐觀湖 給事主和抗政開任
 趙之翰 御史主和抗政
 丁應泰 贊畫主事主和倡異議為民
 鄧澄 御史阻王文肅漢相以獨力抗環召疏云
 錫爵之來臣能止之政者四起朝廷竟不
 能用蓋輔東林始有權
 東林盛 入主出奴漸移國柄
 楊時泰 鼻祖吏部侍郎
 葉向高
 李三才 淮撫攫金以揮退賊
 劉曰宣 侍郎
 郭正域 禮部侍郎欲滅楚聽勸
 岳元聲 監丞歷南京兵部侍郎陰陽變幻出聖入
 神
 史孟麟 歷太常卿降運判又歷太僕寺卿五載人
 黃正質 武英殿中書為民歷尚寶少卿退職
 鄒德泳 以試御史為民歷太常寺卿
 錢一本 以御史為民予春
 孫羽侯 以給事為民
 朱長春 以刑部主事為民

謝廷讚 以刑部主事為民
 顧際明 以御史為民歷太僕少卿
 白所知 以文選為民歷工部尚書
 饒伸 以刑部主事為民
 饒位 仲弟御史歷工部侍郎
 章嘉楨 以稽勲貧外降州同又以通政降運判歷
 大理寺丞
 張濤 以給事降典史歷巡撫
 韓范 以武選降典史歷左通政
 姜士昌 泰政降典史贈太常少卿
 朱國禎 南司業先之歸德江夏托足後著湧幢小
 品伏挺擊紅丸榮得大拜
 趙標 御史歷太僕卿
 祝世祿 南吏科歷尚寶丞罷
 郝名宦 以職方主事降典史歷侍郎為民
 吳達可 以河南道掌察歷通政使正志父
 彭遵古 尚寶司丞降歷南戶部郎中
 遂中立 以給事降知事歷光祿少卿
 曾大成 給事力薦趙南星降
 劉道亨 給事降主簿

洪文衡 少卿贈工部侍郎
楊天氏 給事降典史
錢天復 知縣
熊尚文 歷工部侍郎
林秉漢 以御史降五級
劉九經 御史降運司知事
張問達 禮科給事中歷吏部尚書挺擊一案兩截人
李應策 都給事歷左通政
南師仲 官唐

南企仲 太僕卿為民起歷南戶部侍郎
彭端吾 御史歷通政
趙邦清 稽察司郎中為民起泰議
余懋衡 御史南吏部尚書
朱吾弼 南御史敗于權為
田大年 儀制郎中附江夏破楚
胡化 舉人知州伴狂書六年起卒
于玉立 刑部郎中為民四路占風八面招邀同王
王士驥 士驥蠅忙一世贈太僕卿
吏部郎中為民時稱是非王

顧天峻 春坊初用縣振先旋為振先敗
龐時雍 南兵部郎中贊察以挽主權為民
劉元珍 兵部主事贊察以挽主權起孫少
丁元薦 舉韓敘序其文趨局亂政于朝百行倣此
何士晉 給事歷兩廣總督四載人養馬
吳正志 光祿少卿降歷僉事達可子千百化身
徐宗濟 御史歷兵部尚書升見頻幸不及用
王圖 吏部侍郎官唐驅除校植
王國 御史歷巡撫
史學遠 御史察罷

王淵 寶祿知縣貪酷之聖國之子
吳默 歷太僕卿卒亥掌察河南道軍師
曾祥沐 吏部給事中掌察歷左都御史
湯北京 河南道掌察贈太僕少卿吳達可甥
喬永升 御史協察歷刑部尚書
胡忻 都給事簡單假書陞常少
王宗賢 考功郎掌察
史記事 御史有大亂持作疏
熊明遇 給事歷孫江御史追賊
王明熙 御史歷太僕少卿局敗憂死

金士衡字子衡南給事力保淮撫陞太僕少卿

王明字子明御史歷太僕卿察罷

張國儒字子儒兵部給事察罷

吳亮字子亮宣大巡按部東林書示中朝歷理少贈理

卿

畢懋康字子懋御史力攻沈四明李晉江兩座師歷僉都

吳宗達字子宗宮詹閣學

郭滄字子滄禮部侍郎

徐必達字子必座師李文節未相上書勸其速行發抄歷

南兵部侍郎

段然字子然給事中歷兵主為民真正幻然

王元翰字子元給事中力攻館師閣師為敬館七人冠下

七人連

王基洪字子基御史

宋濤字子濤御史降判官

吳邦耀字子邦給事年例歷常少

戴章甫字子章給事降知事

陳宗契字子宗御史歷太常卿

馮奕垣字子奕御史同敬館者八十獨立者一人閩士也且能攻閩相素

汪若霖字子若給事降判官厥狀如鬼行同

鮑應鑒字子應禮部主事教習駙馬為民歷常少

楊春元字子春駙馬時對云三天門下楊都尉汗顏五鬼

隊中馬判官花面

馬孟頴字子孟御史歷太僕少卿號判官領以下五鬼此

李邦華字子邦御史歷兵部侍郎為民

徐縉芳字子縉兩淮巡鹽追贓

周起元字子起御史歷應天巡撫為民

徐良彥字子良御史歷僉都為民工部侍郎

李炳恭字子炳未任御史考察起補為民以上五鬼

程鳳翀字子鳳御史巡撫革職

陳子貞字子貞南提學歷御史

陳嘉訓字子嘉南給事領袖南都

陳一元字子一御史歷應天府五間住

李成名字子成給事歷巡撫

張養正字子養南御史歷少卿

胡嘉棟字子嘉給事考察因廷弼座師起遼監軍道再逃

今擬新

黃一騰字子騰工部主事歷兵備

吳炯字子炯歷僕卿閒住

張光房 養蒙子必欲臺省兩請數年局勝乃已歷

光少閒住

曠鳴鸞 寺丞同上

濮中玉 尚寶丞同上

張養才 考功郎歷太常少卿

汪懷德 南御史先鋒

劉策 御史歷兵部侍郎

石昆玉 歷巡撫

姜志禮 歷尚寶卿

陳大綬 學僉歷太僕少卿

朱光祚 選郎出選時有跡歷尚書為民

劉一焜 國考功郎歷巡撫附楊時喬而領袖江右

葉茂才 歷工部侍郎回籍

鄧雲霄 南給事歷參政

吳用光 歷勸懲總督閒住向為達觀門徒借寺囑

僧與萬寅亮同

吳道南 大學士

吳道長 助教歷南刑部主事察罷

張嘉言 營繕郎中察罷

丁此呂 歷兵備

南居益 歷巡撫陞工部侍郎為民企仲師叔姪
孫鼎相 吏部歷巡撫居相弟
滿朝鳳 歷太僕少卿為民

李朴 戶部主事李三才使令上疏甚悖察罷
熊廷弼 金時百官趨之若狂

荆養齋 癡御史上本代人出名

鄭振先 禮部主事降靈撫經歷官敗子吳巧剪髮
伴狂鄭之父

陸大受 戶部郎中福王之國擬陞長史遂攻鄭威
和王之案何士晉

翁憲祥 吏部給事陞太常少卿

晏文輝 南給事
賀學仁 中書揮金固局煨父

鄭宗周 御史
曹珍 歷太僕卿為民

顧士奇 給事

汪承爵 歷運使

魏雲中 御史歷巡撫
吳良輔 御史
凌漢坤 御史閒住

李之藻 工部郎加太僕少卿

劉瑋 舉人入幕今改名永基官僉事

雷思齊 檢討

王以孟 御史年例

王佐 給事歷太僕卿

惠承芳 歷工部主事世揚父

盛萬年 歷布政

陳一教 歷泰政

陳百友 給事歷太常寺卿

賀世壽 戶部主事歷學仁子

龔三益 諭德年例陞泰政解元不認座師李文節

劉定國 原名是兵部主事歷太僕少卿

陳幼學 湖州守與朱丁比

沈正宗 工部郎令學姪

吉人 御史年例

李瑾 吏部給事歷兵部侍郎

蔣貴 舉人南御史

孫振基 給事年例必顯父

劉蔚 御史順天府丞

張篤敬 南科起歷南禮郎中

潘之祥 御史

潘文 太僕卿雲翼父

王述古 歷按察使弟則古

吳爾成 行人歷南光祿寺丞

周廷侍 刑部主事降順天知事察罷

傅宗皋 歷南尚寶卿

蔡毅中 禮部侍郎貪鄙已甚

劉復初 歷太常卿

葛寅亮 鄒元標薦稱門戶中人 學僉

鄒復宣 御史

張廷拱 歷大理寺丞

翁正春 禮部尚書

李若星 歷五千五百兩巡撫追賍

劉宗周 行人歷通政為民部

梅之煥 給事歷巡撫為民

張茂忠 錦衣罷

陳居恭 錦衣罷

吳養春 中書

東林晚 朋執朝權

劉一燝 鼻祖大學士

葉向高推府大學士東林初盛晚教主

孫承宗樞輔

孫慎行禮部尚書為民

韓爌太學士

周嘉謨吏部尚書為民

惠世揚給事歷太常卿今擬斬世揚入獄後自縊

左光斗御史歷僉都察院

楊捷給事中歷副都察院

魏大中吏科給事斃獄

戚以弘禮部尚書

繆昌期論德追贓斃獄

錢謙益少詹事舉人為民禮高國史

周道登禮部侍郎為民閣學

錢士升中允士晉兄閣學

李日宣御史邦華姪

宋盤御史歷巡撫

李倬知府召用卒

陳于廷御史歷侍郎為民左部

方大任御史提問

徐時翰兵道趨時論方沈兩相起用為民

董應舉歷屯田錢法侍郎

麻禧給事降知事常少為民

馮從吾副都御史為民

張庭戶部以証挺擊功贈少卿

袁化中河南道斃獄

王純刑部尚書為顧大章走卒

周朝瑞給事中斃獄

顧大章刑部郎中歷憲副斃獄

房可壯御史為民

毛士龍給事追贓

魏光緒御史斃降

方震瑞御史下獄擬斬

李應昇御史為民斃獄

曹履吉學僉趙局絕那之麟始

蔣允儀御史為民

潘雲翼御史文之子劉十爆幕客

練國事御史為民

周汝弼御史年例

李玄御史為民

王允成御史止于為民

關東志卷之四
海川人父結近

姚希孟字元明檢討為民

李騰芳字子衡諭德降理問歷侍郎為民

周延儒字爾瞻修撰閣學

陶朗先字九卿登撫斃獄

周宗建字子敬御史首保廷弼督建首善書院斃獄

夏之翰字子敬御史斃獄

安仲字子敬御史有紅丸議單

文震孟字文伯三月十六讀卷日令侯震陽疏論何朱三

相公聞言不得與讀卷首揆獨為政竟定

狀頭始進美權入詞林使咆哮報德閣下

鄭庶吉士聽降振先子

周汝璣字子敬御史陞淮揚道汝弼弟

周宗文字子敬魏大中出力親家

夏嘉遇字子敬吏部員外追賍案將錄作吏部中

鄒維建字子敬吏部郎中追賍

胡良機字子敬御史為民

汪文言字子敬門子徒犯斃獄

涂一標字子敬南考功郎歷左通政

李標禮部尚書

王登庸字子敬刑部主事

方逢年字子敬檢討聽降閣學

顧錫嘯字子敬檢討聽降宗伯

趙秉忠字子敬侍郎為民大興縣有

鄧漢順天巡撫澄之弟追賍

孟習孔字子敬歷太僕少卿聞住

程鉉吏科給事歷少為民

徐夢麟字子敬南太僕少卿

程正己字子敬考功郎掌察巡撫為民

史永安字子敬貴州巡按自雲使巡撫迭有功驟陞今官

趙運昌字子敬主事起祿丞

王洽浙江巡撫

王命新字子敬南大理丞

王象春字子敬南吏部為民

周爾發字子敬歷尚寶卿

霍守典字子敬給事歷常少卿勅

文翔鳳字子敬南光祿少卿罷

王豫立字子敬南光祿卿

劉惟忠字子敬御史為民

劉芳字子敬御史為民

解學龍字子敬給事為民

侯執蒲

熊奮渭 都給事聽降

周希令 給事歷太常少卿

劉懋 給事為民

趙延慶 御史為民

崔學程 御史

黃尊素 御史為民 苑獄

李喬崙 御史

甄淑 戶科給事為民 刑尚

李遇知 給事為民

侯執蒲 少卿

侯恪 檢討為民 執蒲子

侯恂 御史 戶書

李希孔 南御史

楊維新 給事歷常少 後入廷素

薛大業 給事年例

張鵬雲 給事

劉思誨 御史歷大理寺丞

霍鏌 御史為民

方有度 給事為民

游士任 御史遣戍

萬言揚 南御史為民

黃公輔 南御史為民

張繼孟 南御史

涂世榮 南御史為民

陳必謙 南御史

沈應時 戶科給事

宋師襄 御史聽降

馬名世 御史

蕭基 給事年例

喬承詔 御史降處

謝奇舉 御史

沈惟炳 給事聽降

許譽卿 給事聽降

孫之益 御史為民

劉宏化 給事為民

陳奇瑜 給事

楊建烈 御史

劉廷佐 御史聽降

帥取 御史

劉大中 御史

樊尚燦 御史

黃龍光 左通政追贓

袁中道 南吏部選郎

鍾惺 南吏部學僉考察

胡士奇 御史

張光前 前選郎為民

程國祥 吏部主事為民

薛文周 給事

方孔炤 職方郎養馬

涂紹燦 南吏部文選

徐大相 南吏部郎降

王則古 工部主事

王任傑 吏部郎中閒住

方一藻 戶部主事

孫必顯 吏部振基金子為民

楊金通 禮部主事

劉廷諫 吏部

周應期 御史

蔣宏憲 主事

周順昌 吏部主事為民斃獄

劉榮嗣 吏部主事

樊王家 兵道追贓楚人

錢士晉 餉道追贓歷巡撫士井弟

王鍾龐 中書南星甥遣戍

佟卜年 僉書東夷族人斃獄

盛名樞 給事歷太常少卿

施天德 兵備追贓

易應昌 御史

許念敬 詹簿南星通家子遣戍

吳柔思 知縣亮子

蔡思允 部給事歷太常卿

尹仲 兵備

韓萬象 參政為民

邱懋燦 副使原任給事

李若愚 推官考選府同知改教

湯啟煊 南部北京姪今改籍鳳陽

沈惟堡 知縣降順天知事工部主事

晉淑汧 吏部主事

陸基忠 刑部主事

周泰時 兵備

郭一鶚 御史 大臣錄有

沈微煥 武英殿中書

劉可法 布政使 巡撫為民

陸完學 廉使

江秉謙 御史為民

顧大猷 勳衛

張邦經 中書

蒲秉權 給事

舒榮都 御史

張錫命 南御史

陳本 南御史 陞雲南僉事

張慎言 御史 追賍晉人

周大成 中書

汪宗素

李一鰲 南考功郎中 外轉

王凝作 兵部主事

張聖榜 吏部郎

郝士膏 給事 降

劉璞 御史

御史中書

郭一鶚 御史 大臣錄有

馮時來 吏部郎為民

顧國寶 知縣

康元德 南儀制

孟淑孔 布衣奏謀斃獄

武之望 巡撫

謝應祥 陞巡撫論罷

茅元儀 監生

茅維 監生

張思任 布衣奏謀

趙高阮 放揚左同視猶存八劫時人號曰趙錢孫

李周吳鄭王

趙彥 兵部尚書奪歷

錢春 一卒之子少卿為民

孫居相 御史歷兵部侍郎追賍

李邦華 兵部侍郎為民

周汝登 通政

吳仁度 吏部郎中歷工部侍郎

鄭三俊 戶部侍郎

王之宋 刑部侍郎追賍

盜柄東林夥一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分初盛中晚四門詳列其姓名官
爵而各註其罪狀詞極醜詆楊漣左光斗諸人名
下已註斃獄字則此書成於天啟末年也

事編內篇八卷

〔明〕孫慎行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孫士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編內篇

八卷》提要

事編小序

余既入史館念將涉世不可不觀往事因取諸史讀之有所見善事便令人錄之久之成帙因分三種一內篇一外篇一雜篇大約以用世爲主自孔孟之闢以外人才便不入道德多育才節然有知禮學道終始善自全者庶幾道德流

亞若人也以之治亦治以之亂亦治以之獨任事亦有功以之與衆事亦有功總古今凡十數人爲內篇若外篇則顯用才節全或才不兼節節不兼才不復置別人衆多然不必備人要於備事卽事亦不必備如往管類書要於精神色相宛如目見令人可模倣

如前人有善旣錄則後有同事者不載如歷代之興替歷朝之因革非後人之謨略有大越於前人者亦不載若人也世可用我我可爲世用故名外不若諸內篇者之淵然浩然舉世安利吾用而終莫涯涘吾所以用也其節不足稱卽才亦小小者爲雜編若人

也挾數任術逞私害公第
足爲戒非爲模倣也然不
詳觀無繇知世情物態或
未免作不順而施不恕焉
有人而業見於外篇中者

自序

四

載其人正其事駁也有事
而復偶同於內篇外篇中
者載其事非謬其人頗也
所錄正史宋則間取名臣
言行錄宋史過略又言行

錄出朱子定也國策劉中
壘所編唐書用舊亦繫溫
公通鑑又用公穀左三傳
皆經也他小史如世說新
語首編德行華歆阮籍皆

自序

五

助篡之徒況丁謂所著書
謂漢高爲田舍翁謂古管
忠臣孝子皆不足信者此
何以稱也近來有好取本
朝近事隱事險情贅行爲

纖悉俗士習聞習見覺世
間無一不可爲道諛長佞
以此博富不如顓顓固陋
之爲安矣各篇終每載隱
者數人以出以處皆爲世

自序

六

用也友有商余品隲者余
以爲品隲所不敢亦非務
之汲汲也夫莊子書名內
篇外篇雜篇世人彊分精
粗實未嘗有精粗也今編

分內外雜似有低昂乃所
取模倣者未嘗可域以低
昂也惟是君父大倫鞠躬
盡瘁權姦大憝奮袂驅除
夷險百途委心安順往哲

自序

七

通人從茲立本儻才人志
士有意世用卽得其一二
便有終身用之不盡者矣
若其文章完贍絕未嘗節
取亦古今一大觀也余旣

衰暮諱窮無適爲用然每
究覽終篇不勝書紳三復
歎矣余生平不喜用外家
言是獨用莊子名非其義
之謂也姑借以例頃二無

自序

張君往南攜是集謂可爽
人意概殊足助通明者採
取因與諧孟薛君竝評核
二君沈湮學古人也或是
集無大謬戾出與世共背

相之

晉陵史氏孫慎行撰



自序

九

叙

孫文介先生晚坐卧一小
閣潛心玩易誠非談易者
毋輒入、則毋一語及世間
事疑者曰甚矣先生顓理

張序

而遺事也乙亥余有事留
都先生手一編曰是余入館
時輯久不出示人今以刪定
煩子、湯置之麓可或公
諸同好亦可余展閱之則人

與事相麗人醇事贍者
內之人傷至而事舉者外
之人駁事集可叅情偽
之變者雜之附以外臣陰
翊世運皆顓於事者之言

張序

也余惟是編集於乙未籍
茅載贄之初出於乙亥撤
手歸休之日先生定有深
意昔在

宣聖與七十子講道明禮晚

始取二百四十年事筆
之於簡曰我志在春秋
志之云者明乎不得見諸
事也不得見諸事而此
筆皆事綜一代之得失

張序

三

懸千秋之法戒若曰此
即吾事云尔文介位列
卿不為不遇乃以憂危
動挺立朝無筦軍淹愠
於羣小免蹈不測方其

玉堂燕閒紆籌往古豈
不謂一日當柄了、應撓
也哉及我躬不閱終老
一龕回視舊時底本十
九不試實可歷、試嘗

張序

四

萃成書補一生缺陷六曰
此即吾事云尔昔賢謂
淵明咏史露出本色况身
在潛見之交者邪而余乃
益知事理之合也當詮理

時事在理當徵事時理在
事易之泰否損益皆事
也泰有平陂復墮之戒益
有用凶或擊之文傾否則
亨酌損過喜士大夫時

張序

五

存否之心而後可與持泰
時、慎損之術而後可
與受益是編子產以下類
皆補漏塞隙紓君父一日
之難身名不敢與知至以

智名勇功聽挾私逞詐之
人自闢其捷難鳴風雨苦
節自貞則持事之局益
艱任事之心益瘁此或文
介先生紀內外雜各以隱
逸終篇意也是亦文介之
易也

張序

又拙道人張璋書



凡例

一先公初入史館卽爲是編數十年來更定批乙屢經繕寫至於出入之際惟志所斷寧嚴毋寬寧正毋詭寧節而迂毋才而濫先公德望著於屢朝大用不究但存是編以詔來學百世而下足以知其所好惡矣

事編 凡例

一

一是編甲乙之名始於編史漢視史漢舊目銓次稍異蓋史漢以秦漢爲主者也是編則東周而下迄於勝國之事也通古今論之區以別矣然而節重忠貞才重謀略唐之所以首梁公宋之所以不遺伯紀也視初編論列加詳而取予益慎先公晚年所

訂如此

一初編分甲乙復分文武旣而天下用兵先公憤文臣不克勝任乃取舊編而合之蓋有貴通才責備賢者之意焉若云去煩歸簡非其旨矣

事編 凡例

二

一內外雜之名始於莊子而雜編之意實始於歐陽五代史之雜傳先公之編雜篇也痺惡垂戒用意獨深嘗特爲之序其略曰世教之不可無綱目猶春秋也無春秋魯史不正無綱目諸史亦不正諸史舊文鑿空失實俗士偏主之心與先入之見疑悞不小至禪代之際前之忠貞後反以爲畔

逆前之畔逆後反以爲忠貞善夫歐陽子
之爲五代史也事一朝者分爲各朝傳歷
事數朝者總爲雜傳君臣大義忠貞畔逆
一開卷判若黑白可謂繼春秋而垂教先
綱目而立義者也今將諸史倣歐陽例合
爲一編弑逆者罪上次據大位賣國邀榮

事編 凡例

三

者又次列庶僚偷生保祿者其不見識拔
乘時奮庸者不枉是例卽不必筆削而人
品瞭已卽諸史行而顛倒之說無從殽存
忠貞於一綫剪畔逆於方張於世豈無救
哉

一編不載君不載婦人故驪姬武后莽操之

姦皆以他人正論爲題而姦事特附載至
許子將之知操未免略異其詞以荅操故
載之雜篇若佐姦者只計畫可採便不復
分別故多載乙集中如荀攸輩是已至王
猛高允雖佐夷狄而人各爲主未爲全失
故皆載之甲集中金元所載諸人亦猶是

事編 凡例

四

也若夷狄之攻華者計畫多不列以其曾
有名號亦猶華不載君之義先公嘗論
此元退而筆之記成書之槩云

一本朝名賢林立國史未定先公有志勒成
一書爲續事編裒定考集已將過半會有
丁卯之禍元爲進蘇長公黃州之戒取好

惡過峻論斷觸忌者積而藏之而先公嗣
是亦喜靜坐觀易不甚及他書今第以內
編四公附之正集高山景行固君子之所
樂觀也

崇禎戊寅清和月男士元謹述

事編 凡例

五

事編內篇總目

春秋

公孫僑事三十八則

憂武功

定亂

對徵朝

論宣子重幣

獻捷

論政

辭賞邑

楚人囚黃頡

不禦楚

舍不為壇

論駟良必敗

殺伯有

事編 內篇總目

為政

對晉壞垣

用賢

不毀鄉較

論尹何為邑

有備

數子南罪

誅公孫黑

論實沈臺駘

料楚靈

游吉如楚

具田備

獻盟禮

作丘賦

歸州田

立伯有後

答韓宣子問位

不用幣

不毀游氏廟	會平丘	論孔張	止宜子買環	救火災	對晉人登郢	對立駟乞	論爲政用嚴	范蠡	事四則	謀越	論理財	辭相	知人	漢	蕭何	事八則	事編	內篇總目	收秦圖書	薦韓信	守關中定國制	發子弟從軍	私財佐軍	薦曹叅白代	治家節儉	勸就國	張良	事十則	擊秦始皇	決勝入關	燒棧道發齊反書	解鴻門之厄	罷六國封	用三將破楚	說封功臣	立韓信王齊
																	二																			

定都關中	定太子	諸葛亮 <small>事十七則</small>	初見昭烈	實荊州遊戶為兵	說吳據曹操	嚴峻治蜀	識刺客	盡人才	勸進昭烈	平定南夷	鎮靜却敵	敗軍自貶	示信更卒	受言	論張溫	戒子	事編 <small>內篇總目</small>	稱姚仙	拒九錫	處李平	晉	謝安 <small>事七則</small>	遇風濤不驚	寢桓溫逾謀	阻桓溫加九錫	淝水之捷	安置三桓	知人	不苛察	唐
																	三													

狄仁傑事十四則

代友使絕域 執法平恕

不改馳道 毀淫祠

折暴帥 守魏州

諫戍疏勒 返太子復唐祚

赦河北叛民 用降虜成功

諫鑄像 薦宰相

與昌宗博 精醫術

郭子儀事十一則

事編 內篇總目

收復兩京 定鎮將亂

定吐蕃亂 折元振遷都

單騎見回紇 募盜自責

結魚朝恩 屈附承嗣

識李光弼 論奏除不報

屏姬見盧杞

李泌事二十一則

夙慧 規張九齡

釋夙怨以安上皇

決策破賊 迎上皇

為吏有聲 鑿山通饒道

省冗官 勸私獻代兩稅

調和宮闈 辨建寧冤

力保太子 論盧杞姦惡

保全功臣 諫封白起

入陝定亂 保韓滉不反

停胡商給 勸和回紇

請宥路嗣恭 稱李勉

事編 內篇總目

陸贄事十九則

立黜陟使法 策河北淮蔡兵事

天人疏 勸帝推誠納言

諫加大號 因赦進言

撤行在庫榜 議移李晟軍

諫瓜果賞官 撫李楚琳

去定難功臣號 止訪奔亡宮人

請長吏薦士 邊兵兵制疏

興元赦詔 論宣諭李懷光

策料吐蕃	論代李楚琳
論待萬榮	
宋	
韓琦事三十七則	
革左藏中官弊	按益州功
初鎮西邊	平盜汰兵
練定州兵	斥廖浩然
定遼人侵地	墾塞下田
立英宗	調和兩宮
事編 內篇總目	六
料西夏	立神宗
諫新法	對契丹爭地疏
雅量	論人
憚崔公孺	薦歐陽修
抑蘇軾	謂錢剛逸
判斬兵士	不追刺賊
容恕	捕盜
革用例弊	分謗
相體	不進用兵詩

經略陝西		論立身	
論養兵		處叛蠻	
立儲		保護英宗	
出任守忠		追封濮王	
臨喪召太子			
范仲淹事二十五則			
抑母后	諫修宮觀		
止暴太后遺事	止更立太后		
興吳中水利	論建都		
事編 內篇總目		七	
經略西事	焚元昊書		
約束諸羌	不拜觀察		
築大順城	天章閣條對		
罷不才吏	出知邠州		
立龍猛軍	乞赦高延德		
抹杭州荒	儉約		
讓地建學	散施		
却方藥	卻餽遺		
先憂後樂	止石介爲諫官		

願為良醫

李綱 事十五則

上水灾疏

正欽宗位號

定議守京城

調和二帝

援太原

與十議

經略兩河

賞殺賊吏

用宗澤

平羣盜

勸巡幸西北

禦金齊三策

戰守大計疏

救張浚

事編

內篇總目

八

論詔諭江南流

元

耶律楚材

事二十四則

決西討之勝

精曆象

識角端

收遺書藥物

制州郡吏

誅盜

定策立大宗

立赦令

條便宜十八事

定中原賦稅

不徙山後民

不屠汴京

興文教

寬逃民

定鈔法

定諸王功臣之賦

罷選美女

罷民牧馬

立較士法

時務十策

諫帝飲酒

赦無罪以蘇帝疾

測兵變

折權幸

明附

劉基

徐達

事編

內篇總目

九

于謙

王守仁

附隱逸

春秋

季札

漢

嚴光

郭泰

附傳十人

黃憲

晉

陶潛

宋

邵雍

按四庫全書石目載事編內篇明孫慎行撰慎行

字用武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介

事跡具明史本傳是書採史傳中名臣事跡自以

孫慎行至五字在凡十八人隱逸六人以隱寓行藏之

事編內篇總目

十

自附以張璠評宋評語慎行自序云尚有外篇

雜然陰善士元所作凡例則但刊內篇雜然

未刊也惟目載六卷但此書實以卷忘月誤也

事編內篇卷之一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

薛宋批閱

廣陵于道南較訂

春秋公孫僑事三十八則

憂武功

定亂

對徵朝

論宣子重幣

獻捷

論政

辭賞邑

楚人囚黃頡

事編內篇卷之一目錄

一

不禦楚

舍不為壇

論駟良必敗

殺伯有

為政

對晉壞垣

用賢

不毀鄉較

論尹何為邑

有備

數子南罪

誅公孫黑

論實沈臺駘

料楚靈

游吉如楚

具田備

獻盟禮

作丘賦

歸州田

立伯有後

答韓宣子問位

不用幣

不毀游氏廟

會平丘

論孔張

止宣子買環

救火災

對晉人登陴

對立駟乞

論為政用嚴

范蠡事四則

謀越

論理財

辭相

知人

事編 內篇卷之一目錄

二

事編內篇卷之一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受武功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薛曰：子產正諫，侵蔡耳。

定亂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出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問人
便是有學
則中不世
孔有指直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閑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甲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驍帥國人而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翻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謂曰王介甫其車鑑

子產對大
國之詞樹
引古義侃
侃不阿一
曰爲人望
事也。一曰
爲國理直
也。然而往
求之際有
古道焉

對微朝

事編 內篇卷之一

簡公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夏。晉人微朝於鄭。鄭人使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驍又從寡君以觀。費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艸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漢梁之明年。子驍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

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論宣子重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事編內篇卷之一

四

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薛曰。可破一切救時權策。

獻捷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晉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

大上卿
制王命以
遷鄭晉

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枉。

事編內篇卷之一

五

各致其辟。且晉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諱。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火烈鮮死
之說然明
實問之

連退之問
理重為斷

是以甲子
子得正勝
日中議者
亦不可不
其其讓

論政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辭賞邑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六

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任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楚人囚皇頡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

如善

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狂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不禦楚

事編 內篇卷之一

七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退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費於勇當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舍不為壇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艸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有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事編內篇卷之一

八

論駟良必敗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枉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殺伯有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飲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

事編內篇卷之一

九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

子皮於子產始成
就推能服
善成子產
之相業者
此人也人
生遇此等
前第四體
歷布為德
多矣

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為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狂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十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

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對晉壞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枉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閑閤厚其牆垣以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十一

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天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

使事始見
項羽能各
此語否

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公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與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帶。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褒。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一

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用賢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

鄭國多才
如此其有
商耶

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二

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不毀鄉較

鄭人游於鄉較。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較。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論尹何爲邑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四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此各節處
美善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有備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五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妾君昵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敝子南罪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忠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索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衛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兄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六

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枉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嫁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猶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誅公孫黑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魯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枉郕，聞之，懼弗及，乘遠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事編內篇卷之一

十七

惟國不女異，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內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內人乎？請以印為諸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論實沈臺駘

原本大道
歸諸人事
與古人
學士之口
不同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以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事編內篇卷之一」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晉人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衛閼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察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問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事編內篇卷之一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料楚靈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樛郢，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今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游吉如楚

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啓疆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

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具田備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獻盟禮

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十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往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

此情事
可見者

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肅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

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蜚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

其先凶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歸州田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晉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編內篇卷之一

三王

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難。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禮記
卷之四
鄭子產

立伯有後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皆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王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墓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答韓宣子問位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

禮記
卷之四
鄭子產

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寬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不用幣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

三

人皆人。邾人滕人。辭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因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枉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褻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枉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

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不毀游氏廟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好處法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塤弗毀。則日中。而塤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

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會平丘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戒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懼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易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狂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消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

事編 內篇卷之一

三六

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繇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繇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橫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昭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

事編 內篇卷之一

三七

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賃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晉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句服也。鄭伯男也。而

小治
正見明故

即此而論
如也
知也
知也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
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
亡之制將狂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
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
多門威儉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昭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
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
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閭子
事編內篇卷之一
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
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
也

論孔張

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
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
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

三

樂正

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
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
紛會朝之不做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
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
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
軍襄際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
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

止宣子買環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
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倫
也若屬有譏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
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

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咎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十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鄙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狂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十一

救火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說得衛生
冰冷

介乎中出
許大經漢
以此應變
何事不辦
乎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泥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微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

於四鄴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對晉人登陴

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

直說破
毫不藏
隱是而

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惘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惡之間謀之以啓貪人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往晉既事晉矣其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

敢有二心

對立駟乞

鄭駟假辛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聲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處以下亦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

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論爲政用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事編 內篇卷之一

王四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張曰公孫氏於民無曲法於大國無諂詞殆健武人也先師偶之曰惠夫法曲則民愾詞諂則侮至所殘必多以訓於有位曰如公孫氏乃惠耳卽剛毅近仁意

薛曰子產非惠之難而明之難其於鄭事若燭照數計而又能冲其襟以商也豈獨鄭福周室寶遠其猶聞姬公之訓也夫

事編 內篇卷之一

三五

范蠡

諫越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爲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六

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古之人不自矜其長而試於所短者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七

而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天

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子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忠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安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

事編內篇卷之一

三天

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殃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

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息，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

事編內篇卷之一

四十

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咎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殺，不殺請

良心

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伊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孤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

事編內篇卷之一

四十一

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因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鼃魚鼈之與處，而龍龜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矣，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四王

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枉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論理財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物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四王

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遂而不貴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

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辭相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

事編 內編卷之一

四古

知人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世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

通鑑卷之
不問出入
即此意

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

事編 內編卷之一

四古

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

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
 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
 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
 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
 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
 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居見苦爲生
 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四

狡兔豈知財所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爲
 欲遣少子因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
 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
 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
 成名卒老死於陶

張曰亡吳霸越如此一大改革少伯直如游戲耳
 屢居積屢散施終始如一游戲行之日中不有吳
 王并亦不有句踐始如少伯可謂真隱不狂
 薛曰陶朱君所以策越者不具論請論其所以策
 去者夫以不勝任辭則君謂我欺以五湖之游
 辭則君謂我微唯惻然以君辱臣死之一言告
 而句踐即少恩能不欲歟泣下垂允所請哉

事編 內篇卷之一終

上元章 朔台垣較書
 秣陵陶仲義鳳宇鏤鐫
 溧水謝守堪慎所督刻

事編 內篇卷之一

四

事編內篇卷之二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
宋批閱

廣陵于道南較訂

漢蕭何事八則

收秦圖書

薦韓信

守關中定國制

發子弟從軍

私財佐軍

薦曹參自代

治家節儉

勸就國

事編內篇卷之二目錄

張良事十則

擊秦始皇

決勝入關

解鴻門之厄

燒棧道發齊反書

用三將破楚

罷六國封

立韓信王齊

說封功臣

定都關中

定太子

諸葛亮事十七則

初見昭烈

實荊州遊戶為兵

說吳據曹操

嚴峻治蜀

識刺客

盡人才

勸進昭烈

平定南夷

鎮靜却敵

敗軍自貶

示信更卒

受言

戒子

論張溫

稱姚弋

拒九錫

處李平

事編內篇卷之二目錄

二

事編內篇卷之二

蕭何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事編內篇卷之二

收秦圖書

蕭何

守關中

漢書見其
孫此人立
居功立碑
在第十一

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東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遊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

從子弟

以此事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罪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擡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事編內篇卷之二

二

郭君世平
高帝在軍
所有而辨
論明切優
於高帝矣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大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也，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王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

私財佐軍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枉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

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難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田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相新明快
如此而猶
不擇其失
功臣之保
全難也

治家師
自代
應得參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
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
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常是時
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
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
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高帝不擇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
恭謹入徒跪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
事編內篇卷之二

五

勸就國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
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
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
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
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
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
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
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
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事編內篇卷之二

六

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
相

張曰鄒侯智不如良平勇不如信越謀守吏事善
遠嫌疑只是退一步法耳人知曹參師蓋公治
黃老言不知鄒侯
正漢於黃老者也
且蕭相國之賢亦能從人計耳夫人主拒諫
其大學問其所自得偉
矣誠芥之投安可強哉

張良

此舉若成
良從奔松
久矣

擊秦始
皇

良乃
北其謀
度其能
為其人
其信矣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一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讎。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觔。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事編內篇卷之二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臥之。
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往。
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

夫勝人
關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往謂良。良欲往從之。道
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
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之。常用
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事編內篇卷之二

八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
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
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
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
乃令韓王成。兩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止。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

卷之九

亦長使

解鴻門

為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詣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事編內篇卷之二

九

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鯀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實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枉項羽事中

燒棧道

項上書

子房亦

如此好題

用三將

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

十

封罷六國

前七不可
似之然非
廷也良臣
直謂項羽
王已滅秦
兵不用始
耳可謂得
耳

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謝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

事編 內篇卷之二 十一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立韓信王齊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事編 內篇卷之二 十二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辭封戶作
家常話

他人不放
言

臣說封功

定都關
中

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謂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往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禍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讎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事編內篇卷之二

十三

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衝以一而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事編內篇卷之二

十四

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懼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兵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

事編 內篇卷之二

五

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育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遺，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

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三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皆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

事編 內篇卷之二

六

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啼流涕，上

雷侯自作
曹侯自為
肺腸熱惡
史臣亦道
不出

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雷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雷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
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雷
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讎張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雷侯
乃進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
此乎雷侯不得已雖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七

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
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
而葆祠之雷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雷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張曰世言良平畫策大半皆雷侯亦皆險偶倖人
不覺耳行危失正所喪已多雷侯者緊却着
着開其端取天下則寄之信越定太子則寄之黃
轉戰京索連奇決勝時人以爲謀臣子房當
中固奇然一赤松子也無用之用大矣哉
薛曰雷侯之委關東勢三人凡圖之策可取而
吳可與為援何其神也想其胸中無纖塵雷澤
故形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
珪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
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
玄玄素與荊州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
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州徐庶與亮友善
謂為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
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
事編內篇卷之二

八

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
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
原饒土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劉先主備在荊州訪
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
者狂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
亮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
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
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
臥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

初見昭烈

此言正欲發起昭烈

事編內篇卷之二

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充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九

賓荆州
遊戶為
兵
運川都無
形迹

事編內篇卷之二

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州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為荆州牧備在荆州眾力尚少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邪備乃投匏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表眾遂強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

二十

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中生枉內而危重耳枉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於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俊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曰我兒不才而諸將非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愛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於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自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

說亮操

若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皆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數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過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狂祭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劉豫州無
立軍之地
之於外
輒於賊
聞者以
為懷
相與
相與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降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惟大悅即遣周喻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敗之赤壁操引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墜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

嚴峻治

權綢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嘆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之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常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

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本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臧刺客

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屬
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
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
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敗實緣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
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
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
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
事編內篇卷之二

走

集騎快人
自是開國
手段

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往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
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
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嶺而走二十三年先主
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
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
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
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印真項之轉為益州治
中從事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
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托

盡人才

勸進昭

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
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
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
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
祖感純言漢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
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
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
於是卽帝位策亮為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
事編內篇卷之二

去

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元年春先主於永安病
篤召亮於成都蜀以後事謂亮曰若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
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
之以死初漢嘉太守黃元為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
懼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
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敬太子遣將軍陳胥討
元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歸越以據南中洪
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

冀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犇吳求活但勅習於南安峽口邀遮卽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生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出尚書鄧芝言於亮曰今主上幼弱卽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初益州郡耆帥雍閭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七

殺太守附於吳吳以閭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閭不得進使郡人孟獲誘弱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嵩夷王高定皆叛應閭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嵩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閭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

言正而詞
終以疑陳
是人之
筆

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歸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大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肅卒數千摧莽殪旅四十萬餘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自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漢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

事編內篇卷之二

天

洗繼之以暴縱使二三千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誠曰萬人一心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畱久之會連

平定南
表
上
中
下
七
十
九
八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卒二年春亮率眾討雍閭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
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
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
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
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
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
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閭高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
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九

收間餘眾拒亮亮問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
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
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祗如此卽定易勝
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
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
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
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
之罪自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

當是爲黃
帝

說

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肅定夷漢安故耳亮
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
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
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
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閭高定偏其東北
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
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
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
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
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武侯之自
如及昭烈
之知武侯
實不出此
二字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
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事編 內篇卷之二

三十一

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
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
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顧靜御

此案鑒之
所以真不
則也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
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漢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
行也於沔陽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
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
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常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
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偏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
事編 內篇卷之二

三十一

出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嘗謂亮持重
而假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
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
循山走矣候還還如亮所言懿後知漢以為恨六年
亮將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懋
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
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
到長安懋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
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殺足周食也北東方

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陽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淡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

敗軍自

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狂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

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聚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敗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岍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

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士，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五

民忘其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五

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荅年耳，然裒趙雲楊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也，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戛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

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管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所散關之役。曹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七

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鎮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城。

蜀吳修好
二議未行
魏吳修好
知之年

牆亮又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日。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八

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僻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士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管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念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岍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

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渙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繇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沔水，繇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

事編內篇卷之二

三元

將或出子午谷，或繇武威入，亮聞魏兵至，大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於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先是，魏鳳門太守牽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

比能已還漢南，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騾布舍也。」遂進，亮分兵阻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軍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十

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郭冲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東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外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

示信更

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
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
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渭南尅日
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
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
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
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

事編 內篇卷之二

四十一

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
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
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
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初漢前軍帥魏延勇
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
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

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
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歎惜二人之才不忍有
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收豎小
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
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
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
今方掃除強賊混一西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
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

事編 內篇卷之二

四十二

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
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
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
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
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
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間道延
儀各相表逆叛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
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
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

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
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枉延莫爲用命皆
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
儀等莫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
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
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
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
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進率將士而還丞相
亮既誅謖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三

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
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平
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
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
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
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
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
還成都諡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
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

或後主之
命即
非若此
約索如
此武侯
以爲武侯
也

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
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受言

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
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死之日家無僦石之
儲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蹕而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四

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
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
過矣又曰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啟
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陳
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
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董和字偉度者亮主
簿胡濟也有忠盡之效

戒子

他人成敗
恒思數日
天下何事
不通

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論張溫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詣闕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幸而不畱，恐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十五

及溫放黜，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己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稱姚仙

姚仙為廣漢太守，亮屯沔陽，辟仙為掾。仙並薦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拒九錫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猷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

處李平

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中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十六

狂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囚行之際，

平安得不
泚泣

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
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
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
若衰之然謂平情狂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
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乃廢
平為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
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
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
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
事編內篇卷之二 四七

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
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
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
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
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
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
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
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

能故以激憤也

張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以明告漢
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劉請不
用人有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
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略愷千古不儉人也先曹
動益才一時而後武侯其失處只一謹不謹武侯
馬才不其後武侯其失處只一謹不謹武侯
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只一謹不謹武侯
曰孔明久為靜歸英人所憚何容復贊即
其自明久為靜歸英人所憚何容復贊即
不啻笑言啞啞寧矣所獨賞尤在考徵勞而卑
壯人此後與眾共評不亦善乎
身四達與眾共評不亦善乎

上元章 弼台垣較書

事編內篇卷之二

吳

秣陵陶世安熙民鉅鐫
溧水謝守堪慎所督刻

二終

事編內篇卷之三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批閱
薛家

廣陵于道南較訂

晉謝安事七則

遇風濤不驚

寢桓溫逆謀

阻桓溫加九錫

淝水之捷

安置三桓

知人

不苛察

事編內篇卷之三目錄

唐伏仁傑事十四則

代友使絕域

執法平恕

不改馳道

毀淫祠

折梟帥

守魏州

諫戍疏勒

返太子復唐祚

赦河北叛民

用降虜成功

諫鑄像

薦宰相

與昌宗博

精醫術

郭子儀事十一則

收復兩京

定鎮將亂

定吐蕃亂

折元振遷都

單騎見回紇

募盜自責

結魚朝恩

屈田承嗣

識李光弼

論奏除不報

屏姬見盧杞

李泌事二十一則

夙慧

規張九齡

釋夙怨以安上皇

決策破賊

事編內篇卷之三目錄

迎上皇

為吏有聲

鑿山通饒道

省冗官

勸私獻代兩稅

調和宮闈

辯建寧寬

力保太子

論盧杞奸惡

保全功臣

諫封白起

入陝定亂

保韓滉不反

停胡商給

勸和回紇

請宥路嗣恭

欄李勉

事編內篇卷之三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簡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臺臺為來逼人王導亦濛器之繇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一

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竝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竝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毋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過風濤不驚

具載

安石知傷之不終久矣為發安石始起此中有深意

古人不能掩其便者情也

校溫溫逆詳

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捉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二

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憤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

此北海折曹瞞時狀也後皆以舊德推其德心而所遭不同如此

阻桓溫加九錫

此等功烈無事可書乃後人所欲誇飾而不能者也

逸少自是正論

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枉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噉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艸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於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與減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項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往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眾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

肥水之捷

今人善讀評談會當此恐五言不復自王

前既鎮以和靖此時那得驚見

安重三

衡樞苦
此其清
與事人耶

知人

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
 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
 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
 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
 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勳望
 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
 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狂形勝
 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
 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

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
 聽音樂及登台輔甚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
 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以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
 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有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
 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
 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
 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
 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
 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

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
 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麤定自江道淮東雅志未就
 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
 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
 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
 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
 不遂漢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
 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
 事編內篇卷之三 六

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
 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
 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
 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
 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
 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符堅勳更
 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
 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

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嗽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不苛察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二

時摻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簡正禁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紮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云卿所云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張曰安石知人之明料事之敏應幾之決皆爲開逸掩功成而人疑其倖然恒冲入援御其兵下

用此豈胃無成算空示鎮定者耶閑逸性情自是少一忙亂不屈則激矣此中與人有柄非耳食所能窺也薛曰後世遂爲奢淫嚆夫散文而似道戀戀此耳亦蓄歌妓然文也東晉人以放曠飾其華競英人所以功異俗物也

事編 內篇卷之三

八

狄仁傑

代友使
絕域

執法平
恕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九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往河陽仁傑登太山反薈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

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枉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

平恕人又
如許嚴殺

達懷其三
字如龍甚
妙

不改馳
道

則是正論
理氣不壯
誰肯多言
任容耶

國注詞

事編 內篇卷之三

十

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恬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權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畱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

今日諸將
何如

折暴師

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抗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一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諍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胥子數千。凡幾詔邪。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

此等人物
善事

守魏州

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主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狂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

陳成疏

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適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三

調度之費徧以凌厲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杆軸空匱轉輸不絕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薦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都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

無所不有
秋公其四
牙也

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捐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恆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覆之慮淺入無慮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四

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

反太子
役唐詐

放河北
叛民

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執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繇是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五

用降虜
成功

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繇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六

言小民叛
亡從軍與
項實說起
則國家不
得不分任
其過矣精
於論事妙
於立言

陳錄

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忠

薦宰相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七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嘗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傑對曰文學蘊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與昌宗博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絕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精醫術

事編 內篇卷之三

十八

狄梁公性嫺醫藥尤妙鍼術應制入關時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繞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兩眼為贅所繩目睜翻白楚甚垂絕其家揭巨牌求療之者許酬絹千疋公一見惻然曰吾能為也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如鍼氣已達病處遽抽鍼贅應手落目瞪如初其家且泣且拜致所辭絹公笑曰吾急病行志耳不顧而去

觀監國之詔即高宗生時后且擅制天下以母乘子宜其不肖還政也梁公久為相大臣之義自當

委蛇善處。要必還先帝故物而止。况濱死再三。初無阿就。終復唐祚。志意皦然。人言梁公事女主爲過。是殊不然。夫子歎管仲之功。小匹夫匹婦之諒。且明許之曰。人也。而子路子貢終以不死爲嫌。噫。有管仲之功。則可。無管仲之功。則偷生而已矣。梁公身任唐室。太子生死。社稷存亡。所關切又非仲比。自經溝瀆。卽九泉不瞑。噫。無梁公之責。則可有梁公之責。則苟死而已矣。

張曰。人云。梁公詭存唐。梁公未嘗說也。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公固自言之矣。此語不入武氏耳。耶。

事編內篇卷之三

九

其不死。天也。妖狐已薨。孺子可還。一日。唐臣盡正。以其未嘗詭。論確矣。懷英之功。成於百折。而不薛曰。孫先生之論。確矣。懷英之功。成於百折。而不其邊鄙。中土二語。直可謂萬世鵠証云。唐乎。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卽軍爲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陁。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

事編內篇卷之三

十

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豪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

是意深釋

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艸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主

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闕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於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滴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

京
收復兩

待舉於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奮，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主

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

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三

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炅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有詔畱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怨望。乃心

定鎮將

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畱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與平定國副元帥。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三

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自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絲。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譏。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

折元振
還都

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闕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謝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場屯榆次。為帳下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懷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謀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漢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

謀能如此
劉切

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養崇。緝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勅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曠大典。且用兵已來。爵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關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

回紇

回紇大率
可謂於子
儀而投愛
若此可想
平日和易
近人擁護

大歷
庚子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三

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答回紇涉萬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絲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募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他。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

事編 內篇卷之三

三

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遣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一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為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項以懷恩亂。疲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

不止傷悲
却自悲
投之何物
不化

墓
墓
墓

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人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疋。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於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十一

結
恩

屈
祠

宋宗澤亦
有比焉
郭公和易
人有此更
為難也

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中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按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歸焉。子曜。吁咻。咄咄。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十一

識李光弼

先是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孥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

論秦除不報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屏姬見盧杞

初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張曰汾陽釋嫌光弼不知有思怨失權不懟晉秩堅辭不知有功名呂即就道單騎說虜不知有得所以功塞天壤慶流無窮也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薛曰令公忠誠功烈著於萬古然有其本矣他人進則令公忠誠功烈著於萬古然有其本矣他人後就其極恬極渾中所有極銳往極犀利作用同時俱到此令公所以繫唐安危也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李泌

即員半千
孫也半千
自謂負負
之後六

夙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內篇卷之三。」

三五

現張九齡

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天下事高
未可知遠
思及此大
人參等說

功必有旨
世之度

聖之言
釋風怨
以安上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五

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新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惡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惡將，內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客間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

決東破賊

人情廣矣
說來如狂
目前所謂
運之軍上
者也後世
不教以誠
之不用忍
為空言其
計可知也

語錄

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

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

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

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

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

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

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七

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

度大使。北竝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

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

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

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

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枉。春關東早熱。馬

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

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

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

迎上皇

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

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

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

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

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

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

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

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八

張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條佐載。

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

哀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畱之。會澧州開。

哀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州刺史。使

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

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

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繇是不赦。始朱泚亂。帝

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

鑿山通
如此實
功績登後
世學神仙
者所能及

首冗官

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饗漕以勞進簡較禮部尚書淮西兵防屯秋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九

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勅私獻
代兩稅

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繇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闕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十

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解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之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

風流典雅
無杜撰氣

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
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
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
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
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
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
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
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
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十一

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晉燕國公張說絲是以亡又可
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
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
讒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
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珣執政大抵興造工役
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
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祈德宗素不爲
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
門而輓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壬午

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命利直午而行
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
啓塞從時何魁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
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
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
繁以泌行業作家傳十篇傳於世

調和官閑

上謂泌曰良姊祖母昭成太后妹也上皇所念朕欲
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十二

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家事宜待
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姊與
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
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
何也倓以良姊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姑
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泌曰廣
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
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
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

縱有淡心
豈能有此
定議耶

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心何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竊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泌皆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三

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辯建寧冤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

入語有法

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薨。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四

理到自服

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鳴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譏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有爲此乎。且陛下嘗欲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嘗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

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阼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
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
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
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尤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
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
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
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必言及之必復
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泌求歸山不已上固
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十五

給三品料

力保太子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南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繁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
叔明子昇等六人恐奸人危乘輿相與結臂為盟更
韋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
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
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

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典
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
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固請除昇他官勿令
宿衛以遠嫌以昇為詹事昇數出入主第或告主淫
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
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
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立姪得無失計
乎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
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
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
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
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
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曲從陛
下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為相不力諫將殺臣子臣
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飲
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如何而可
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十六

如此縱橫
快轉却無
戰國時氣
本領不同
忠誠外溢
也蘇明允
常欲激者
用侯景之
術此固其
精義矣

狂彭原建寧何故誅上曰建寧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淡耳泌曰臣咎者以建寧故辭官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觀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行時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上曰朕固知之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咎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謀反事覺太宗使長孫無忌與朝臣數鞠之事狀顯白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七

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願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嘗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蟲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

初有實心
不患無意
言也

更結更細

自貞元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八

先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也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論盧杞奸惡

德宗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

有書中
之書高
人較理
體大宗
以家法
然也即
否可知
而情自
通矣

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繇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覆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繇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

事編內篇卷之三

四元

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驕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時雖有逆耳之言，如向來紂及齊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

則危亂。言雖淡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艸制，諫官亦上疏論，遂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保全功臣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

妖僧李軌奴自言本帝族，見獄瀆神，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誦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游瓌子也，尋斬軌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游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游瓌又械送欽緒二

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赦天下。

諫封白起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今杜郵舊祠，請敕府縣葺之。」

事編 內篇卷之三

至

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人神亦不為榮矣。」上從之。

入陝定亂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為陝虢都防。」

視抱暉
如小兒

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為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

事編 內篇卷之三

至

他人機巧
說來惡地
明白使君
世間無此
力之事

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餓，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稍自安。泌具以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關外，曰：「奉詔送公，泌誠之一人。」

不可相躡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因疾驅前抱暉。不使將佐迎。惟偵者相繼。泌宿將佐不俟抱暉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三

入。故勾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璿爲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

早爲之備。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誠憐璿也。卿至陝。試爲朕討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亦不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殺其二弟。乃自殺。

保韓混不反

議者言韓混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四

上疑問泌。對曰。混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混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混性剛。不附權貴。故多謫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譏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故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不敢歸省。正以謫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臣知混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

漢書
注自晉
苦遇解人
別有多矣

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泌。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畱中。雖知卿與泌親舊。豈得不自愛。對曰。臣豈肯私親舊以負陛下。顧泌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泌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泌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漢論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十五

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計之。臯至潤州。泌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畱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泌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泌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泌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停胡商給

初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

立言作
如此

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畱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畱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十六

勸和回紇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每論一事
使人自
知勸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意不可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必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即引從官韋少華建之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必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七

少華等以朕故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和固決不可卿勿更言必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必曰願賜臣

骸骨上曰朕但欲與卿較理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憎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將軍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戢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八

與議相見儀使彼得肆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

意事說
來如家
常

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聶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五九

代必報之讎况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爲怨久聞吐蕃劫盟今往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芻誓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

果奇特

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主

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讐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請宥路嗣恭

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詔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

曲折可聽

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必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稱李勉

時議者多以李勉大梁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

事編內篇卷之三

三

命李勉
利志古今
無與焉此

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張曰南陽三顧後無復賓臣之誼劉琨侯周旋三

朝皆在師友間祿主之嫌調議功成下處故削平大

難無動高震主之嫌調議功成下處故削平大

絕人則以置身枉權利之外主如侯何非獨智略

薛曰替人之禍周喻事其主也曰外託君臣內聯

肺腑案謂喻何不足以當之長源乃其人矣大雖

有絕世之辨而不得從容商確大樑中事不致

以告之至尊無機不摧有術必破其能濟乎

事編內篇卷之三

事編內篇卷之四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批閱

薛采

廣陵于道南較訂

唐陸贄事十九則

立黜陟使法

策河北淮蔡兵事

天人疏

勸帝推誠納言

諫加大號

因赦進言

撤行在庫榜

議移李晟軍

事編內篇卷之四目錄

一

諫瓜果賞官

撫李楚琳

去定難功臣號

止訪奔亡宮人

請長吏薦士

邊兵兵制疏

興元赦詔

論宜諭李懷光

策料吐蕃

論代李楚琳

論待萬榮

事編內篇卷之四

陸贄

立憲
使法

保此數計
以治天下
略等周禮
矣立止作
聽使義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

一、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麻縮以稽本末，視徭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較，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稼以奠稅，度產以表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

策河北
淮蔡兵

大抵言河
北可緩淮
蔡為急耳
設詳廣行
透暢

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趨其言，遷監察御史，帝狂，東宮已開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吞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

事編內篇卷之四

二

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郊靈，自符之精，騎上黨，盟津，當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也，戊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

內重

內輕

內重

虛內事外
太案

內輕

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

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

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

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

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

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

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

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

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

事編 內篇卷之四

三

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

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

將家子。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

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

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

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

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

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凡

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

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

名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

急變。贊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

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

衍繹。熟復。人人可曉。苟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

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冠責。贊曰。

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

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

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

事編 內篇卷之四

四

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

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

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夫畱

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

乃議感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

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

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

正以今日
施母施痛

天人疏

以出兵籍馬。夫私收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可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急。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情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憂生，多情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繇是叛亂繼產，忿事編內篇卷之四

五

諸竝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內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艸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

此等文字
只以尚書
語義附正

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洵洵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繇，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事編內篇卷之四

六

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與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眾，違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兄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

此國德宗
節非之言
然謂臣等
小案有此
鮮何可不
舉以為戒

勸帝推
誠納言

純於漢厚
於宋大略
之言

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檢人責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咎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七

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

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

事編內篇卷之四

八

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繇此滋善繇此沮天子意繇此惑爭臣罪繇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

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
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
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吝言無驗不必用質言
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
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
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托則可以盡天
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
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

事編內篇卷之四

九

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
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
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
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
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
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愎上之弊也諂諛顧
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

號
加大

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開矣騁辨而術明必折人
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
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枉已則畏懦者
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
一辭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
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
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
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
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

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

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登况疏
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衛
家爭言數鎮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
益大號費曰今乘輿播越大慈未去此人情向背天
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
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費奏
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
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
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

言因款進

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枉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常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剛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元號，以受實惠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蔡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同，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強，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

事編內篇卷之四

士

數而欲紓多難，收禁心，惟枉赦令而已，勸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

庫衛行在

議移李晟軍

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儲水，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珍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

事編內篇卷之四

士

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笑，訖曰：吾無所藉，晟贊卽美其強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

諫瓜菓
黃官

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需之。」晟已徙營，不聞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菓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衰。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三

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微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設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

撫琳
琳

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排禍難者，以是醉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菓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菓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四

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徇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勸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

去定難
功臣就

正訪
官人

仰奉
天聖
已一紀

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官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當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涇城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遂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中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各人掩絕，饌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棄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繇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

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五

平金
有餘
富

謝長史
謝士

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謂遺一不取，惟韋阜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憊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自異為不羣，起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

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六

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

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七

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簡梃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有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國。借外威。寧內難。於

邊兵
制疏

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猘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

事編內篇卷之四

六

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強。且以水艸爲居。射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較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

擇將吏脩紀律訓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
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
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
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
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列屯營謹禁防
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
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
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
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

事編內篇卷之四

十九

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
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
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
反爲所乘斯所謂倒持戈矛以鋤授寇者也今皆務
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狂謀無定
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
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
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紆難暫以
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

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
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
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
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
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
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
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

事編內篇卷之四

二十

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選所不能強所不欲廣
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邪衛之儀
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裂膚豺狼爲隣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
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
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
慣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
容聆強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
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

今日各兵
何如

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成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

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懲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効節者。抵謀於衆。債軍綏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

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資。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推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

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愁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日衰。斯乃勇廢爲阨。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

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

事編內篇卷之四

五

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

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較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鉞鉞。故

事編內篇卷之四

五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緣是分間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彊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鱗不留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淡。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項。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

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狂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五

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緣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遼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

上易所屬
而自用
則言不從也
立已不堅
矣其能開
所用之人
哉知愛之
矣

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讎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阜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五

而不召狂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絲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皆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與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狂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

截難功雖爪牙宜力。蓋贊有助焉。符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賜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怒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閭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諱不著書。地苦瘠。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興元赦詔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主

興元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艱難。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在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肯已。遂用典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軍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

解甲冑。祀莫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刃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杆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貌。罪實枉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繇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主

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泚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復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師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城。京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論宣諭李懷光

此奏曰輕
筆秀其裁
之下情如
面談

擠得結實

興元元年李懷光萌異志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
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
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贊使懷光軍宣
諭使還贊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
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艾剪易
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
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
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為規略漸相制
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
事編內篇卷之四

二十九

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
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
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
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
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
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公去事亦無妨要約
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詞伏望卽以李晟
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

繇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
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
慰回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
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
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
異端何繇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
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說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
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
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贊縷陳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十

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郾坊節度
李建徽神策行營楊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
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畱
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
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
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
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
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
已端居則互防飛謫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

疊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息慮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洩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

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固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足得爲詞且俟旬時展至歸滑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

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贊練達兵機率如此類

策料吐蕃

初上諭吐蕃兵同收京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聞其衆大疫已引兵去上甚憂之問贊贊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攝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

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

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怨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撫接勤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以聞

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嘗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事編內篇卷之四

圭

自用，乃能用人。

論代李楚琳

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除亂則不武，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論。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面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繇此誤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論待萬榮

上問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事編內篇卷之四

三四

留後，其制卽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往，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

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上不從以通王誼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

張曰德宗惡臣下勝已敬與言無不盡又直刺心坎中事所以急則仗之緩則棄之既貶忠州餘憾猶不
薛曰宣公洋洋萬言大要不過三言散財從諫推誠而已三言又不過一言得人心而已

事編內篇卷之五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 瑋 批閱
薛 案

廣陵于道南較訂

宋 韓琦 事三十七則

革左藏中官弊 按益州功

初鎮西邊 平盜汰兵

練定州兵 斥廖浩然

定邊人侵地 壅塞下田

事編內篇卷之五目錄

立英宗 調和兩宮

料西夏 立神宗

諫新法 對契丹爭地疏

雅量 論人

憚崔公孺 薦歐陽修

抑蘇軾 謂錢明逸

判斬兵士 不追刺賊

容恕 捕盜

革用例弊 分謫

相體

不進用兵詩

經略陝西

論立身

論養兵

處叛蠻

立儲

保護英宗

出任守忠

追封濮王

臨喪召太子

范仲淹事二十五則

抑母后

諫修宮觀

止暴太后遺事

止更立太后

事編 內篇卷之五目錄

—

興吳中水利

論建都

經略西事

焚元昊書

約束諸事

不拜觀察

築丸鰐城

天章閣條對

罷不才吏

出知邠州

立龍猛軍

乞赦高延德

抹杭州荒

儉約

讓地建學

散施

却方藥

却餽遺

先憂後樂

止石介爲諫官

願爲良醫

事編 內篇卷之五目錄

三

事編內篇卷之五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苑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會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會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部歲饑為體量安撫使與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

功授州

初鎮西

從來中

席後分

不予直琦為緩調獨給之逐食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入他詎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冤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責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

事編內篇卷之五

二

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枉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公不肖

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

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訪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宜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逸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廊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

平盜法

鎮定州

中外歧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伍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孥繼廢之威恩竝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繇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

在腹浩

聖人

定遠人

枉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敦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郡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還奏之帝命鞭諸本查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定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

魏公定策
兩朝曾為
巨擘全視
其言亦不
人相當日
誠相忠厚
之意投機
適宜果初
密通太子

立英宗

事編內篇卷之五

五

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二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咎禍亂之起。皆錄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

固非他人
所可量也

是

是

宮調和兩

事編內篇卷之五

六

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吝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剛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

科西夏

立神宗

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武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七

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丞決之。琦入辭。會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

執事何可

陳新法

此乃與托老成進退首肯去手

對契丹爭地疏

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亦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州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

事編內篇卷之五

八

明曰。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費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

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鞏固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九

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明，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盡不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

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日，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築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

事編 內篇卷之五

十

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焉。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唯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遽使

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枉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

十一

事編內篇卷之五

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闕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勳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雅量

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

至今如往
目前可教
可矣

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琦論君子小人皆當以誠待之知其小人但淺與之接耳凡人於小人欺已必露其明以破之琦雖明足以照每受之未嘗形色

論人

事編內篇卷之五

十二

琦元勳盛德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尚可當四面入彀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琦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近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彥博臨大事全是威何如琦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

以威而能濟者尤妙。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琳素堅挺，有節槩。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琳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淺，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敗。

憚崔公孺

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

薦歐陽修

琦屢薦歐陽修。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憚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上從之。晚與歐陽修相知最深，修服其德量。嘗曰：累有歐陽修，何敢望韓公。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作，又多不取文中子。琦心

此是後說話

妙又

知其非，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或謂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抑蘇軾

蘇軾降伏四字透達他人當是憾淺矣

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位，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任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事編內篇卷之五

十四

謂錢明逸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判斬兵士

琦與文彥博俱嘗鎮北，聞琦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琦前問云：汝罵官長，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琦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彥博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彥

博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彥博亦判處斬以此見二人之量不同

不追刺賊

琦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內遽牽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出明日亦不治俄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事編內篇卷之五

十五

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尚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

容恕

琦在大名有獻玉盞二云耕者入壤塚得表裏無纖瑕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覆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客座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且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坐客皆歎琦寬厚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

何等大嫌

是是

兵旁視燭燃琦鬚琦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人矣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

捕盜

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眾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

革用例弊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事編內篇卷之五

六

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列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終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

分詢

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冒推謫與人

相體

今史真諸史全用此法

若無三公
學亦不來

琦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鼎。歐陽修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

不進用兵詩

太宗仁宗嘗獵大名。題詩數百篇。賈昌朝時刻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班瑞殿之壁。客有勸摹本進者。琦曰。脩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更導之耳。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七

經略陝西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馳至延安。則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印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敵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

郭子齊三
壁之法

信於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

論立身

琦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或時聞更祖宗一法度。事編 內篇卷之五

十八

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腳做。更不疑。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琦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不害。不然。無容也。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執不固。勉不力。是以不及古人。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論養兵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若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鍊習戰陳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處叛蠻

事編內篇卷之五

九

溪洞蠻彭仕義納子師寶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父惡且言將叛轉運使李肅之等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數歲仕義方乞復通貢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奏許仕義貢如舊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無事

諸却和平

立儲

此事何可
置議

事編內篇卷之五

十

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宋制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國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一以利害
入心即無
此勝氣矣

保護英宗

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駭愕，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琦

事編內篇卷之五

王

日幸同僚自捧藥進，琦俯而慰告，則或然視不言，或取藥覆琦衣，不顧琦，或跪榻上移時，或拜牀下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紹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漢助其議，嘗

急切中巧
妙如此

狠

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卻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卻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

事編內篇卷之五

王

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管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搭大爾，非仁宗遺命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

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繇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繇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五

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矣。然獨稱舜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像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於簾下。漢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人識官家。上然之。亦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又力引古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五

以動太后。云。前世母后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德。太后若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憺一雞卵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

傍殿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

出任守忠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簽書矣叅政趙鼎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至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

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歸咎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得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迫手書出弼愕然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畏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追封濮王

初英宗卽位覃大慶羣臣竝進爵秩宗室故諸王亦

皇子英宗
濮王自不
得考其
官職是但
英宗止稱
親不稱
要員職
將領除
皇伯之請
不宜奉
求勝也

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當降制策命而濮王上父也未密制冊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珪等請稱皇伯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舄為其後父斬衰三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

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無改綱皇伯之文又歷簡前世藩侯入繼大統多當衰亂不可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詔罷議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畱中已臺官各有論列上以太后故一切畱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

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官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已決意罷議絲是臺官愈益媿恥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俗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欲共定一酌中禮以息羣論乃略艸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三七

乃朕本生親也羣臣或請封崇而子無爵父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堊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艸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宜稱皇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

取旨少頃琦至不及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堊為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朕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堊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慈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三八

紛然臺諫官皆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

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街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畱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聚崇本親今又以綱親爲非前後自相牴牾繼以某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當申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九

諭宜令中外悉知朕意二詔皆琦所忤也神宗卽位一日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綱之耶此又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稽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

召太子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

皇愈促召上

張曰惟主不許人以膽又曰事不成不過族耳疑若一味擔當及觀其遇事安閑籌變詳熟甚則君子小人不欲別白太過識量遠非希文諸君主所及乃知膽貴有識若一往迷蹶之膽非謂膽也薛曰惟主定策功偉矣吾尤喜其許子瞻而不許君實爲最高識見也夫君實晦叔品行卓然偏之一字正未能免若夫不以一人之見橫格如天之下事而唯求其理與勢之安其子瞻乎設如仁相何憂全虜哉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十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

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

柳母后

神修宮

不獨所全者多體統亦自應備

止暴太后遺事

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

無為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有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平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鹽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排敵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爭之不能得明日將西百官相率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

詞建都
常以事
不不
不不
不不

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大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議切時政且曰

事編內簡卷之五

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鄰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

事編內簡卷之五

去請出
用之也
明之也
自此出矣
世為書
范然字
非本字
論也

三西

光約

乃諸思布
文有誠
數萬其者
向有傳句
書吳元是

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餓勢
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
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繇之地也第按兵不動
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意阻情絕臣
恐偃兵無期矣若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
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
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
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
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三五

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
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
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
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
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
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
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
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
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

不拜觀

本朝欲降
黔國為西
平侯亦有
此議然征
布文自書
更覺公忠
高古

城寨

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
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
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
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
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
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
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
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
事編 內篇卷之五 三六

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
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
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賊
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
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
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
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眾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
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
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

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繇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竝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七

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還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麗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麗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師秦宗諒師慶張亢師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

天章閣
條對

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繇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遂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八

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陞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叅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

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
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
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
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
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
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
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
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
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
事編內篇卷之五

三九

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
行矣八曰推恩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
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枉無廢格上恩者矣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本幾旋即釐改
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
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
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
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
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

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
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
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
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
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簡用條例而已
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
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
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
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竝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十

從輔臣子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
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
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
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
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
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
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
日夜謀慮興致大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
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

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謫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韓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子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廼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十一

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

其卒也羌會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罷不才吏

仲淹為參政與韓富二樞竝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出知邠州

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鄧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為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狂朝廷之為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仲淹為之愕然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十二

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廼以為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立龍猛軍

老於其終
之謂也
後世
清

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稱仲淹爲龍猛指揮使。方仲淹起用時，軍政全無統紀，仲淹力爲整頓，其後但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率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乞赦高延德

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十五

卽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乃與近邊任，即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抹杭州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

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十六

儉約

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枉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耶？」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

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讓地建學

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

事編內篇卷之五

散施

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視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

助喜字
說休戚相
關之德澤
亦道不出

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錄親戚及閭里知微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陰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

事編內篇卷之五

四六

却方藥

仲淹微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之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家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

及案登第乃以所封藥餅其術還之仲淹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畱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見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

先憂後樂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事編 內篇卷之五

四七

止石介為諫官

石守道作慶曆詩琦與仲淹適陝西來朝道中得之仲淹拊股曰為此怪兒輩壞了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歐陽余王蔡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仲淹為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願為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技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

事編 內篇卷之五

四八

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無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張曰希文智略稍不及惟主然讀兩公集希文博綜內外政即軍旅勿遠中滿心性學不少震號其始性清神介氣真惟主之畏友也服其文正每吐一言若刀鋒箭鏃利見骨而尤正不其用此石介一言若夫介之贊文正至矣而文名畏司馬君實之愛蔡京波觸非大臣而崇獎者哉

事編內篇卷之五

終

事編內篇卷之五

完

事編內篇卷之六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璠
薛采批閱

廣陵于道南較訂

宋

李綱 事十五則

上水灾疏

正欽宗位號

定議守京城

調和二帝

援太原

中興十議

經略兩河

賞殺賊吏

事編內篇卷之六目錄

一

用宗澤

平羣盜

勸巡幸西北

禦金齊三策

戰守大計疏

救張浚

論詔諭江南疏

元

耶律楚材 事二十四則

決西討之勝

精脩泉

識角端

收遺書藥物

制州郡吏

誅盜

定策立大宗

立赦令

條便宜十八事 定中原賦稅

不徙山後民 不屠汴京

興文教 寬逃民

定鈔法 定諸王功臣之賦

罷選美女 罷民牧馬

立較士法 時務十策

諫帝飲酒 赦無罪以蘇帝疾

測兵變 折權幸

事編內篇卷之六目錄

二

事編內篇卷之六

李綱

疏上水災

知微之
不能
也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事編內篇卷之六

一

各其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易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正欽宗
位號

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事編內篇卷之六

二

定議守
京城

今尚能誦之李邦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頓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

先帝

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念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開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侍奉中宮已行上色變舍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軍中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

此篇內仍
直終晚宋
而兩漢之
勢成矣

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枕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枕怯懦而誤國事也不聽竟使枕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枕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事編內篇卷之六

四

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種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

可謂

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萬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事編內篇卷之六

五

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策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

此輩便成
特自來仙

此等作田
明師便

此等作田
明師便

却且得制三鎮詔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陸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堅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事編內篇卷之六

六

開部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孫山為發運使往阿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狂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

為天子者
乃至無地

可以匪身
耶

公生率剛
介少回儒
此輩便成
委折其不
規鄭族也

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遜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事編內篇卷之六

七

宮陷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憐之家長出而殫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

道君不罪
李綱乃執
其子耶小
人唐開至
此

此事人見
疏簡快
此

不罪南仲
以其行小
人忠也
詔雖物
半為體面
其君臣之
交實難於
此

賢編少

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雖為皇帝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
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幸執進
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
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
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
闇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
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
事編內篇卷之六

八

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
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
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
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
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
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
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
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
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

援太原

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簡詳法制以革弊
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
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
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
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
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
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
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
事編內篇卷之六

九

種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
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
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
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
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
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
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譏者益肆上怒
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遣綱皇恐受命上手
書裝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

此謂太監
以兵事西

而賜之則
衆人共

又體面

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狂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起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事編內篇卷之六

十

違伯紀而
不遇殺殺
伯紀其宗
社傾危都
置不問此
類小人
所以不可
同中國也

日願漢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聞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宜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而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誦山陳迥庭李同等吳敏復請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可罷乃命仲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改觀文殿學士知楊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率師費財洛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賁授保

十一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
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
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
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
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
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
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
之望、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
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

事編內篇卷之六

士

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
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僞遣人封其章示綱、
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於內
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
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
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
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
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

議中興十

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惑、
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
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
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綱猶力辭、上
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
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臣愚陋無取、
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
而不任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職權、付以宰柄、
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

事編內篇卷之六

士

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
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管唐明皇
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
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
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
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未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
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
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
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

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皆肅宗平賊。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

事編內篇卷之六

十四

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將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亦不無作僭逆僞命二事。階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

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

事編內篇卷之六

十五

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

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詔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并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

六

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

河經略兩

北府機會
守備機會
易於盜賊
易於盜賊
易於盜賊
難於盜賊
難於盜賊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滑。泗。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

十七

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

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舊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餘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眎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事編內篇卷之六

六

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糧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

用宗澤

此法主
成實用之
以成討賊
之功

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七

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

信從是意
不無大補
漢宋時
楚漢

開此書後
論高微南
本七詳耶

平蔡盜

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帥表以周望傳雲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二十

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具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

勸還幸西北

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遼東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主

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候黃潛善汪伯彥實

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或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還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侯楷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授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歸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亮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即日渡河亮言楷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

字子思

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兼齊愈者竊其舛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橫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

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兼齊愈者竊其舛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橫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

可恨

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二十四

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僑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檣額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也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

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管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二十五

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亦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兵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

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
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
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
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
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
以報般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
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
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
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
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
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
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
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
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
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
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

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
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
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師屯
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
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
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
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
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
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
事業建康自晉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
朝吏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
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與未復舊
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
闕立官府紉營壁使羣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
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壘然後
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
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

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辛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繁近日。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今天啟宸

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咎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五

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

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其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

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五

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繇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

大業然自咎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植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誨遭淡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淡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雷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朝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論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坐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善害良皆非所以脩政也何謂愛憎

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蠱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

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晉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餘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五

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來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淝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羸定

張浚

浚論公於此其用心何如也

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鄆虜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浚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五

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

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

政密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

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

事編內篇卷之六

三七

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股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猶固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

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漢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前拔昇以帥權替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事編 內篇卷之六

三六

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至蹟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為震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來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

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恆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

事編 內篇卷之六

三六

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也歟

張

曰公太剛果不獨華小忌之人主亦憚之所以不能一日安其身然公所處何時君虜國亡事變呼吸決腹陷胸可少益於軍國猶必為之

薛

曰靖康建炎間天下士大夫之死而靡悔也敗葉濕葦賴有李伯紀亭亭松栢耳

耶律於中
原扶傳忠
因其功焉
造民命然
每因事就
功屈曲其
沈則其滿
立懷宜圖
已多矣此
地保中地
也

大西討
之勝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復興行中書事畱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
事編內篇卷之六

四十

精曆象

測角端

夜道書
藥物

史制州郡

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
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
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
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
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
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事編內篇卷之六

聖王

味

定策立
太宗

五教令

不立教分
奧狄之所
以治其國
也立教分
中國之所
以寬其民
也

輒曳牛車詣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畱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於市燕民始安已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漠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眞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爲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三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

事編 內篇卷之六

墨

安能如此
其邪
定中原
賦稅

他人定賦稅先以足國川而除以及民耶以此舉先以任民食而內以實國也根本固已不同況又實府乎

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繇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漢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繇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貴至鉅萬而官無儲峙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戚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廉籍及金帛陳於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畱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

事編 內篇卷之六

四十一

李伯紀殺
宋齊愈
起大譁
得不較
得下非
長厚所
止德而
禍也

不從山
後民
別有
漢長
漢妙

不屠
京

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辭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平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裁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事編內篇卷之六。

四四

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有。」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必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

惟此可以
殺之便易

文教

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楷，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繇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減其家，鄉社亦連坐。事編內篇卷之六。

四五

繇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碎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

中原生
有分曉

定鈔法

鈔
久矣

定諸王
賦臣之

廷若遣回入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漢得制御之術
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
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
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
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
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強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
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附曰無有
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有于元者奏行文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文鈔與
事編內篇卷之六

龍選英

龍民牧

歷代之下
傳為宋

正較士

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
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食後將有以利
道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
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
美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
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
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獵之
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為人害又從之丁酉楚
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
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曰請較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
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
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百三十人免為奴
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買人銀以償官息累
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
本利相俾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
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
政略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

誣其讎之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楊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官，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

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賍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繇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駕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

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愛國之心，豈有如吾圖徽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詣事鎮海，首引與都刺合蠻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關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熱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

秘無罪
以蘇帝
疾

荆楚

折權幸

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
囚繫非事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焚惑退舍請赦天下
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
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
復生適宜讀赦書時也翌日而廖冬十一月帝將出
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
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
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與都刺合贊以貨得政柄
庭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五十一

之癸卯五月爰惑犯房楚材奏曰常有驚擾然乾無
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校甲選腹心
至欲西還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
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
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贊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
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
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贊所建白令史不
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
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

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寧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五
月薨於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復有諧楚
材者言其狂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
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
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張曰中原不幸忽染胡腥所幸劫火之際典籍得
存鋒鏑之餘桑麻無恙耶律之功正狂中原不
事編內篇卷之六 五十一

薛元狂胡
薛曰宋讀元史至伯顏下江南兵不血刃而吾常
實無孑遺也心疑所傳皆謬至楚材實心決勝
遂不忍疑之耳元人據中原
百年當以此老為佐命第一

事編內篇卷之七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 批閱
薛宗

廣陵于道南較訂

附

明 劉基

徐達

于謙

王守仁

事編內篇卷之七日錄

事編內篇卷之七

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於天文兵法，舉進士，丞高安，以廉節名。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江西行省辟掾史，議不合去，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原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狂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為行省

事編內篇卷之七

都事，公議方氏首亂，宜捕斬，行省請撫谷珍授官，駁公擅作威福，羈管紹興已而方氏橫莫能制，行省悟是公議，上軍功為行樞密院經歷，略使李谷鳳奏授處州總管府判，公薄其官，棄歸田，著郁離子十卷，客或說公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因畫江自守，此句踐之業也，公曰：「吾平生忿谷珍士誠輩，所為謝客去，會上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適陳氏

功業根本
史傳眼目

勢之所往
隨處立功
以視受任
如推轂
齊向

入寇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公獨不言上召問公對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上曰先生計將安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志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上喜用公言奮擊大破之上賞公辭不受中書省設座奉小明王公大怒罵不拜曰何為奉牧豎者因為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計取天下攻皖城不拔公言宜逕拔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走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

洪都將胡廷瑞遣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躡坐上悟許廷瑞竟降洪都初公開母喪上再三書慰留公不得已從征至是辭歸遣官護行時苗賊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衢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夏毅大懼會公至迎公即發書金處諸下邑固守指授諸軍復處州擒賊方氏素畏公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上上令公與通問公宜示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貢公上京出嚴州適吳寇至李將軍欲奮擊公曰勿擊不出三日賊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驚明

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輒使進兵追擒賊於東陽當是時漢吳為敵眾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公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滅漢還上議取吳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以公為太史令尋改為太史院使上戊申大統曆焚惑守心羣臣懼公密奏宜罪已回天意上為引咎諭廷臣又疏請早定法制吳平後張昶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

及時為樂公曰是欲為趙高者上領公言和憾公嗾齊翼岩中傷公未及發昶誅已而司天臺災翼岩上公天文事不知其本出上命也上怒窮治得與昶交通狀誅翼岩上督責李丞相憲使凌悅遂彈丞相公為上言善長勳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善長欲害汝者數矣汝乃為之地耶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臣駕鈍豈堪此大任吳元年拜御史中丞議律會章溢奏上處州下縣賦比宋畝加五合上令青田科止五

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爲美談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上幸鳳陽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中書省大恨上還京公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爲力甚難是秋請告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敘公勳伐召至京稱公孔明之儔累欲封公謝曰陛下乃天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

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因卜相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公對三人皆不可相三人者聞之皆恨公三年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護軍食祿二百四十石四年賜老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公遣子璉論淡洋巡簡司事得旨竟下政府胡左丞署省事劾公請捕璉上不問會海豪通政府訐言公欲得王氣地輒移巡簡署淡洋有異圖下政府議刑部論坐公死上不報移書諭公曰君子絕交惡

以正道之
人行神祕
之靈教子
於長源又
是一變

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身觀觀作孽今念卿功僅奪卿祿伯爵如故公得書大懼走詣闕謝罪乞畱京師已而上疑稍釋八年賜告歸又手書慰藉未幾卒年六十五公病時集諸天文書鑰匱中授子璉勿開絨且戒勿習俟服闋即馳上又曰上或思我問遺言願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比公計至上急遣御史李鐸至青田索公天文諸書璉奉匱出授使者隨見上授考功監丞久之御史中丞余節言公死遇毒汪丞相宜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

知狀上問廣洋謝不知上以罪胡丞相貶廣洋公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無少假借上察公誠任以心膂公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上亦禮重公常稱爲老先生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公與同郡葉琛胡濙章溢金華宋濂友善同出處各行其志並以功名顯於世公與濂文章尤著楊文懿公日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

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仕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所著文集五十卷行於世。二子長璉。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陞江西叅政。有文行。次璵。爲閩門使。陞谷府左長史。璉子薦。二十四年。嗣伯加五百石。明年卒。子法與璵子狃。永樂二年。進太廟書詔。宣德二年。授狃刑部照磨。卒。法子拒。拒子疊。疊子祿。景泰三年。命祿公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璵四世孫文謙。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

天順二年。勅祠公。成化十八年。勅取公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公子孫宜世爵。憲子璉。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諡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殺封。畱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瑜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

足以當此

亦有體

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瑜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竝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枉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薦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被圭裳於末裔。委礪帶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七

徐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古人初遇君。策天下一不夷。唯淮陰登壇。武侯隆中之對。子思兩公初遇。天下成敗。未可知。何以敢宣言。當是與君密語。後事定功成。或其主爲表。或兩人私有紀述。而史氏載之也。不然。計有所漏。敵有所備。敗且不免。成於何有。予以是歎。文成郁離子之著有以也。文成功業。過兩公。世傳秘詭。恍忽屢有天授。今本傳無可見。集中不過尋常泛應作

耳人言天下已定兵略悉呈

太祖他隱談私焚之不敢傳此固宜有然觀郁離子數百條所述春秋戰國時事未見有載本每段定有結束明指利害即事有與舊簡冊同者中曲折原委自異豈文成生平天授即不敢顯言而託以識欺三國志載武侯集數十篇中多機權笑畫徒有目錄全書不傳想文成周思密算事各有處處各有應觀變無窮微於是默露也若留侯黃石更杳幻今觀其言仁義大道即與留侯所定天下事

事編 內篇卷之七

八

一一券合然用之故什未二三此書自百世者龜可傳通都大邑中人誦習之特明者方心悟解有實用耳豈真世外鬼物可駭可愕也郁離子之義當不異此黃石之文言理而簡郁離子之文載事而詳言理事未嘗不包言事理未嘗不附吾殆不知郁離子之所涯也子名郁離易坎為耳有耳而繼之離終始於易是又所以為文成也或云郁大也離明也是直為

大明兆文成狂青田山中已見及是故特名郁離子

云

張曰子房用柔伯溫用剛子房畫策如鐘離鐵斧鑿不施伯溫失謀如旌陽斬蛟水陸畢斷至聖祖英毅過於漢高惟庸如賢遠殊肅相此又所遇之小異也伯溫遇不如子房者子房優游孝惠之朝而伯溫遇之主往往假權術以濟其忠然亦屢殆矣伯溫遇之主往往假權術以濟其忠然亦屢殆矣神明剛毅之主寧不聽必不肯以說進夫有子房之辯又有孔明之忠聖謨洋洋固已洞悉之矣

事編 內篇卷之七

九

徐達

徐達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

明之及
漢高祖不

與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衛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襲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一

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廖平章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保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邀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首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保，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駝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

湖平將
王獻中
山以此

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園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復艘艘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為州達以兵自無為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二

鎮池州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策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勦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厭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

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友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慄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遡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三

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畱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候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面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急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

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事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兵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上怒捷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驪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

事編 內篇卷之七

十四

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蹙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為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

達等論以母虜掠母殺，母發丘壠，母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門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驥、叅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進、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

事編 內篇卷之七

十五

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為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進、呂珍、左丞張天驥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婁胥間，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

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晉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若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六

破封門遇春亦破開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達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各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戰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持元都執屏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晉所畫下平江

笑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磨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閭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旣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七

攻下沂州僂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僂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北分後火退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相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以副將軍遇春兵合

廟堂制務
詞令表奏

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繕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勳略，甚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柱、盛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八

其城，遂繇中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圍，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胡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帝開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

大聖人

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魏奪遠竄，元都一穿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

事編內篇卷之七

十九

圍，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濟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

有此舉動
震快人心

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填濠
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耳不花居守
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
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
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
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糜無缺吏士一
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
右丞顯叅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額爾時率驍騎偵
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

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
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
繼之使右丞顯叅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
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
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
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
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
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
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輒與戰此危道也虜不

毫末食力

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
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
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
所爲跳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
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
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擊破
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
悉平遂渡河郿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
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一

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
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
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
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
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
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繇
岷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
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
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

徵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筴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伴爲蒲佚道左。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二

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

羣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持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也。車道岨，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溪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三

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徐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勇者遂大破之，獲其郅王濟王、問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索驪、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歸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置之待罪，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賢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

擴廓帖木兒之餘孽，可如矣。

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母事姑息達既已破平獮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拒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養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從山後順寧等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四

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處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形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上若注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獮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子

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獮廓於土刺河獮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劄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徧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為賊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五

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鎮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權飲有兄弟禍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因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

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
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微功啓釁故終達之
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
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
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
惟庸爲左丞相檢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奸達
惡之反路達聞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
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
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六

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
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
甚帝愛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
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
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
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
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
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
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宣於

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
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
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
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國
公勝涼國公藍玉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侯其受
服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屬唯稱中山王
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卽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勵
諸將軍者不一

張曰爵侯固關中非親戰陣也中山所至摧盪惠
洽威讐中外戴服不須鄂君稱引始班第一至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七

始終恭慎口不言功
雖儒者何以加茲

太祖高皇帝之待中山王而歎漢唐宋之待功臣
薄也廉勇仁此三者足以結
主彼羹羹者乃言智術哉

便快人

根宗開
人才如此

于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文如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從討漢庶人庶人就縛上命公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上喜師還賞公與文武大臣等屬意且用公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五年河南山西災上親書公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八

年三十三公遍歷梁晉問民疾苦自弊滿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孳畫遂爲規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參政孫元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闕乞留復公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公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兵部尚書鄺瑩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郕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

此處不減
李伯紀

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大譁監國疑懼起且退公上陞掖止之亟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諭羣臣振罪當赤誅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擊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卽陞公兵部尚書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公卽調兵爲禦虜城守計是年九月章皇后諭百官太子冲年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宣宗親子宜嗣大統郕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事編內篇卷之七

二十七

當日之賴
于公與近
感之賴我
皇上功豈

改明年爲景泰元年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將大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等營又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傳檄邊鎮及山東西關陝虜至或迎擊其前或邀遮其後勒王持巢竝授方略經理相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詣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荆京師戒嚴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朝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

止救僑寓
生靈也

公在樞密
先儲得計
多入今矣
貸何憂疑
也

如此血誠

如此血誠

如此血誠

如此血誠

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眾共誅之自是羣心始定
公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衛穎張軌雷通分兵
出城守戰監以王玄璣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柳
溥為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
守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
士卒躬擐甲胄誓死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
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日也先
擁眾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
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廷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

大之恥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參將許貴乞與虜和
公請詰責大勵邊將戰守分遣都督都指揮劉安王
信等屯真保通涿易五路各監以文大臣驍將楊俊
督之俄虜逼朱謙於關子口襲亨於鴈門關羽書至
京師公請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遂止景泰元年二
月公曰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
禦計授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上勅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
能堅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
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三月上皇至大同
出塞去六月上皇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
月上皇發塞外九月丙戌至京居南宮三年薦王忠
肅公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
太傅十月諜虜南侵公奏孫鏜石彪出大同楊寧衛
穎出宣府參政葉盛參贊獨石八城軍務虜竟入貢
十二月公議立十營團操石亨為公乞官其子冕為
府軍前衛副千戶公力辭不允四年上有疾公又薦
王忠肅公自兩廣召還院尋用為吏部尚書是年八

三十一

取急亦此

設身處地
事勢如何

諸武侯
之風

月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王而自擢田盛大可汗遣
人朝貢御史顧雅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
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臣政會內閣議可否
條奏上下廷議公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竝所司
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公言
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
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
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變狂呼吸
公內顧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一

崇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
立奏勅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戰羣盜
削平口不言功益自欲飭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
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廷密務接膝調停廉清方正一
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
蔽風雨薄田幾畝纔供餽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大
璫舒良及亨等皆敬憚公不敢撓法相忤亨忌公屢
辭兵柄公亦辭總督避亨上爲諭解亨尤縱橫亨姪
彪驍雄公稍裁抑亨請出彪守大同公嘗臥病中官

言官使
前代所無

更番來視見公家具蕭然因聞上特勅上方繼供資
用公藥須竹瀝上幸萬壽山伐竹取瀝畀公和藥言
官或言公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羣情遂起怨謗亦興
上病時上皇出南向復位亨以奪門爲功誣王文與
太監王誠及公意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
禎恨王文排已得先入內閣又恨公每抑維禎維禎
攘臂欲殺公奏公謀反當族上裕陵持之不下徐有
貞從旁言不殺諫今日之事何名有貞卽理公自知
功高隙深廷訊不復自辯時年六十稽其家無長物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二

惟上賜益甲袍帶子寬成龍門公死之日天日驟變
陰雷蔽空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憐公忠終社
稷有功不賞嗟歎累日面諭上何不謂謙上深悔悟
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當崇啓懸汝言
賊鐵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亨從旁聽上言低頭
大慚懼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對上曰謙
不死虜不至此上默然茂陵雖中遭廢厄念公勛績
事起倉卒不遑申救每一念公爲之歎息茂陵卽位
之初赦冕還公沒產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曰

當日賜公
片紙以解
其憂名之
而後定之

言乃如此
坡公謂地
不殺重耳
項羽不殺
漢高祖
德世有
非之者
謂漢文君
誠母後叔
文帝此
余宗此
紅參德事
非終明所
可擬也

是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三年特贈太傅
諡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祭公遣骸得都督陳
遠密路守者收塵冕請歸葬祖塋今建祠地是也冕
改文資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
天府尹致仕節操修潔有文學塔錦衣千戶朱驥亦
坐戍邊有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冕無子徵
人自云公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奉祠李夢陽曰賊
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
享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四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
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
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
生者歟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鋼二者有能爲公怨者
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答子也
張曰世以公方岳少保余謂岳少保不救宋衰北
轅宋南死誠不暇于少保已紆
朝難舊君復辟死有餘榮失君立君而中外晏然
廢諸立儲而前星終耀公真可造遠於天人而
堪赫矣
宋懷矣

薛曰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此八字定公生平矣今
人不務成事而務釋疑未釋而事愈敗孰與
公之磊磊礪礪乎至謂斷頭死不如床
賁死此尤鄙夫之論不足與辯者也

享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五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母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祖母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於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六

於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晏先生異其賢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渡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已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於河間馭役夫以什伍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彗星

北行皆用
世本相贈
爲武家之
所聞也

及趙房倡獮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闕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於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七

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湛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挈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篋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遁夜至一山菴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

廣天人之
論野道士
那從得此

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
繇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
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泯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
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繇武夷至廣信沂彭
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於叢棘間遷於
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於中土人至必盡殺之及卜
公於蠱神不協於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
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
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藥調護之瑾欲害公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八

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
念尚不能遺於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
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清慮以求諸靜一
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
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菴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
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
爲聖學復睹公因取諸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
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
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

如此作金
蘭其快

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
相與毆辱之守大怒白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
以禍福公致書於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宜慰聞公
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
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
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僅會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爲
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
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
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罔圉清虛是歲冬以朝覲

事編內篇卷之七

三十九

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於大興隆寺與黃公綰湛
公若水訂共學之盟時白巖喬公家宰璫菴楊公俱
知公留公北曹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職事之外
稍暇必會講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
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癸酉陞南京
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
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
疏自劾力乞休致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
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

今之束手
長歎者皆
此類也

賊亦所
以懈賊

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擾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狂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洵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

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調規。不惟言出於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

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伴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養為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後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一

崖空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遁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為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

當其時
情不得已
此

王公
臣等

枯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擄前浦，及攻破永竹大重坑，若宅溪、清泉溪、白羅山等巢，直擄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羣賊虜掠居民，廣東、潮州等處，強賊池大贊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二

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李敦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擄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眾皆笑公為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

材即降
已既降
秦營之所
謂矣

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穗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三

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連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都入，知府李敦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

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詞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間敷設候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熊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齋銃砲鉤鐮使繇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葵茅爲數千窺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四

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繇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溪林絕谷不睹日月因詢

舒公必大
可人

訪鄉導賊所繇入惟鎖龍匙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壁竄懸絕壁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綬入賊營期以翌日早使人於鎖龍匙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龍匙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是月晦日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五

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龍匙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十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後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畱兵二千餘分

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於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洊頭賊酋池大贅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贅等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六

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離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間道，將回兵洊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贅所脇，而三人者，獨溪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贅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

妙

此言亦能
但恐難對
耳

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贅，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贅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贅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贅等，以緩其歸，會正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七

旦之明日，復設犒於廷，先伏甲士引池大贅入，拜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辜於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下，令水直搗下洊大巢，與各哨兵會於三洊，先是賊徒得池大贅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竝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於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洊，各

哨官兵遙聞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遁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八

村寨一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耶向驗實量加賞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番兵防守而歸讀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有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間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

明意遠
如此

於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興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蔭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問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任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為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

事編內篇卷之七

四十九

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循俗不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冀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

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於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豐城縣界典史鄭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泌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遯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

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於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畱麾下一人服己冠服狂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畱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

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謀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僞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伴怒牽其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遲獲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一

僞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出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遙近軍民劫於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

忠切用人
自應如此

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
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實造作軍器戰船
奏雷公差回任御史謝原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
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益山赴部調用僉事劉
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叅將黃繡開仕
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
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
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二

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當
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
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
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
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
室及儀賓內官并偽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
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
五日會於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
戴德孺自臨江來徐璉自袁州來邢珣自贛州來通

號令明
神氣振
是過

判胡堯元童琦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
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
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
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
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
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
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
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
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三

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汊誓師約諸
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
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踊躍激奮薄暮徐
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
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
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
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
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
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採火

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布政使胡康、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康、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令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壘，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賈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四

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扼蹶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

將不戰自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玠、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竝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於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既而舍之，使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揖、王冕、王軾、劉守緒、劉元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五

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玠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

其氣驕甚。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竝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遜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六

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瑞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拜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竝進，砲及宸濠舟，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

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濠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濠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大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七

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旣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

提督等官、左都督劉聲為總兵官、太監張忠為提督軍督務、張永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為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為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等先領兵繇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八

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為己功、公於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之醫藥、死者為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乃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為濠脾脫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輟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

妙

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與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濠

事編內篇卷之七

五十九

然之、徐曰、吾此出為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公始濠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

節節錄
不誤人
處此必

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錄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奮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

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蔽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緩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糴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上晏駕，世宗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管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名用，勅至，爾可馳驛。」

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一

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於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遊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任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任臣後見一人。」

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冒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二

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齋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時黃綰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萼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

伍公自來
字爲部
崇禎公
想思故

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繇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見上上必畱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爲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金石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三

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畱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日民廬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逮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有爾一死者是朝

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刀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其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四

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歷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

之諸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騰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於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宵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訶知公駐劄南寧寂無征剿意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五

意至是父遇官兵四面攻圍倉皇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綠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膝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女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駐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倚山恃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

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益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阨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於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六

縣治於虞鄉爲立縣宇屬之思恩於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將築守鎮城於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叅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嘉寫勅差行人齎去

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思齋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歎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七

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田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歛柩經南贛雖溪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計至桂公塢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今人以

二日差是
裴公生平

為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
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已任以聖人為必可學
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膏不顧身以當天下之
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
同歸於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淡讐皆置
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
土芥黎羹珍鼎錦衣縕袍大厦窮簷視之如一真所
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於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
也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八

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
可知其造詣矣
張曰竊公明兵大約先示以緩使賊懈及戰兵
一出建奮發刃往其頭而賊為不知停試言
施而左右向不覺此所以有百勝無一敗也公
所至輒散遣客兵招集土勇客兵家餉優民又
自以陶者不守約束每謂客兵一必食二上
兵之餉然客兵十不敵一上兵之用今有事便
紛紛言調所往驍然安得是公記一則其失
著哉
少保再造勳高而以得君格恩之成擒叛績著
而以講學蒙譏夫文成龜方流宣之特江許晉
譏之口非講學二字釐蛋何以悅服情主何以
釋疑然則講學非迂正文成衛身之善物也現
接孟氏哉

薛曰公蓋始終與數人許者也何擊引瑤如
少惟猶有英氣若後日以雷侯之位以高帝之
知而愈出愈奇無敢摧其一毛者神哉
鳴翠兜間若仰龍馴虎
區區外寇猶易馭耳

事編內篇卷之七

六十九

事編內篇卷之八目錄

晉陵史氏孫慎行輯

張瑋
薛宗
批閱

廣陵于道南較訂

附隱逸

春秋季札

漢嚴光

郭泰
附傳十人

黃憲

事編內篇卷之八目錄

晉陶潛

宋邵雍

事編內篇卷之八

季札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

事編內篇卷之八

一

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

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焉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事編 內篇卷之八

二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枉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

能夏則大
不獨善
併泰之後
事已測之
矣此謂天
分神明之

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曲。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

事編 內篇卷之八

三

歌。項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戾。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度有度。守有守。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

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綳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遼瑗、史徇、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

事編內篇卷之八

四

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復罪於君，以枉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枉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枉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

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張曰：三君之致國於季子也，勸矣。季子亦不有而諸子遂篡季子，獨無宗國之思乎？觀其策他國善敗百不一與，或逆知吳之長也，故去之。吳以泰伯始，以季子終，始終一讓也。此至德之食報也。

薛曰：季子蓋以識勝者也。故其神情冲遠，洵若無意於人世，而世之利害曲直自瞭然，莫能遁之。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五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鞍馬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素與光舊遣使奉書使人問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劄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

事編內篇卷之八

六

帝曰狂奴故態也車駕是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咎唐亮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咎時對曰陛下差增然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

問答俱妙
是則實話
頭

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

七年復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張曰足加於腹示光武以數納之弘懷仁二語示
宰臣以貞固之守子陵裨益於漢不謂不多
薛曰懷仁二句正論也君房俗儒快快光武聊以
狂奴一言解之耳

事編內篇卷之八

七

林宗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
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
不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文籍善談論美音
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
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竇望之以爲神
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
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
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
不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文籍善談論美音
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
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竇望之以爲神
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
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事編內篇卷之八

八

達立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
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覆論故
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
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閼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
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

事編內篇卷之八

九

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
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
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
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
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
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
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
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
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
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悲恨責躬而已原納
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
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

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畱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
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
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
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竝
事編內篇卷之八

不出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
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贊問繇是學中以下
坐爲貴徵辟竝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爲郡縣
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
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任能化

於此方見
宗意諸公
作用正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
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脩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
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
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
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
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間所稱

史叔賓者陳畱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壻
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一

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
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
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褰袂歎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名陵人也與陳畱邊讓竝善談論
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林宗謂門
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竝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

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竝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等六十人竝以成名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二

張曰林宗辭榮而不絕俗處人時而無標榜處凶危之世舒卷自如孟博諸人觀之懸矣
林宗秉剛德而柔用之者也雖剛故不失正不失正故可以測士之變
達時故可以測士之變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閎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三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枉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玆各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噴然其處順淵乎其以道淺。淡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張曰叔度若枉標。物其不起乎。汪汪千頃自無所用。過類狂山也。
薛曰神情淵異可思。

事編 內篇卷之八

十四

陶潛

陶潛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

事編 內篇卷之八

十五

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得鎮軍建武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義

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無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六

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消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詰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耒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微著作郎

王以生

不就既絕州縣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詢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七

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復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實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之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融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過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之下清風

風至自謂義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不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竝行於世

淵明自州祭酒解官歸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假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八

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先是顏延之為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畱三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膏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

此可公受
饋者
好其佳話
輝映不載

陶淵明時
了官受

可幸在此

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雉輦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迷孔業祖謝絜然臻馬隊非講肆較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有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事編內篇卷之八

十九

永曰一頭有與試淵明無意者其而城家流而跡造者而陶器自遠懷西山之節以告人而考尚論者則微覓則真氣之相遇也
詩曰陶淵明安有事到奇奴

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苦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狂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脩脩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源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

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護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愛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糞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

大易
六十四卦
後人所測

只此四字
人不能到

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雍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糞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贊得名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淡存變理飲無多少餘經綸其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一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公府而之雍之廬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裏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二

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雍之功多矣雍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淡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荅以詩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開安更用名爲弼終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三

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侍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衣淡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淡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雍曰先生可衣此乎雍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光歎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問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嘗患氣病雍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雍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顯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

二種以下
便不有知
此疑端

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恨聞之晚矣。明日粥果往。後雍因見粥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粥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問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粥驚曰：某未之思也。粥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行亂走也。熙寧癸丑王荀龍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雍。出琦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雍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簪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四

年成一非。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雍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常推之。雍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雍曰：平生學道豈不如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

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頤誌其墓。為之論曰：晉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五

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皆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修之子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淡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

如此便近
仙佛伊川
以往恐添
不作此等

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渙矣按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生葉嘗謂人曰葉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葉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葉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葉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太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葉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六

言落筆者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宇也雍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二十卷自為之序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

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澤無得而去矣始而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七

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斯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能造萬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詔。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乎起信，寧須時，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八

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則思親枕，故其詩曰：牆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謫，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

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窮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謾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

事編內篇卷之八

二十九

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狂詩，飲歡真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二程訪雍於天津之廬，雅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願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雍謂程願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願曰：天下之事，

顧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雍曰：子知雷起處乎？顧曰：顧知之。堯夫不知也。雍愕然曰：何謂也？顧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雍曰：子以爲起於何處？顧曰：起於起處。雍愕然，稱善。顧荅人書云：顧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謝良佐云：堯夫直是豪才，狂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作小兒樣看，或問雍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

事編內篇卷之八

三十一

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田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間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

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者如此。雍疾革，顧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顧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程顥曰：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說道理，卻終儒術未見所得。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講諸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雍

事編內篇卷之八

三十一

疾革，顧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言他氣微不能荅。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荅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問得諸公惡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問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

非安於道
人子自
不能如此

內篇卷之八

三十一

內篇卷之八

許

免夫之學
章那不可
傳三樣不
竹學此始
別有前聞
不與人事

可以膚見測也

事編內篇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孫慎行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厯乙未進士
官至禮部尙書諡文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采
史傳中名臣事蹟自公孫僑至王守仁凡十八人
隱逸六人以隱寓行藏之旨附以張瑄薛濬評語
慎行自序云尙有外篇雜篇檢其子士元所作凡
例則但刊內篇其外篇雜篇未刊也

廉吏傳十四卷

〔明〕黃汝亨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廉吏傳無

卷數》提要

廉吏傳

聞夫大道無名至德不稱

廉者道之一隅非通士所

貴賢聖所尊也伯夷柳

齊求仁得仁非以立名阿

衡之惠來聞時行然西山

卷一

高采薇風一介堅不取之

節高以下基道繇本立廉

碩立懦任重以道遠非廉其

孰能植之士捐蕙鮮恥菊

且富貴而能忘身天地者未

之嘗聞故孔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狷者有
所不為不屑不索也惟澡
身履索而後可以入磨涅
完堅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
故廉賁焉然上不貪猶女
不淫窮居闕觀點染未及

卷二

一旦擔爵食祿備冠紳之列
處膏潤之地兄欲則兄見
利則昏乃遷素毀質與汨
俱沒內濁志意外濁鄙俗甚
者熒惑主心浚削繫首流
穢扇毒貽宗社之禍遺臭

千載于是獨醒獨清之人
砥行于禮義廉恥而棲志
于澹泊凝靜皎然塵埃之表
澄汰末流網紀人世故尚論
者獨繩督于人吏而表著其
廉所以揚清風懲敗類使

卷三

吏泥途治乳豕象淫濁
畫然為世勸戒此廉吏傳
之所以作也故曰舉世混濁清
士乃見三代以前道德淳穆
氣醇風粹功利無競貧富
不相耀世無貪廉之目降

及春秋列國卿大夫載位食
粟漸於富侈夷而戰國從
橫之代人驚慙斷廉恥道
喪以及漢晉唐宗以來皆
承濁世之末流興于事會
各有標尚士生其間與俗俱

序四

靡如飄風之弱羽洪流之蕪
草而鴻功亮節之臣故獨
行敦尚風烈顯榮不以官爵
困苦不以饑寒于是吏以廉
特聞其人可得而稱焉然廉
不同種各有其子不同略各有

建樹又不同量各有廣狹余
乃蒐集心史考其行事核
其情性究其歸宿列為上
中下三等各著于篇其小
者大害似廉真蠹為世教
戮辱者附見之即有鉅公

序五

高賢吏不兼載行無實紀
不敢湯錄俟後之君子討
論而嗣廣焉

萬曆乙卯春二月武林黃

汝亨謨并書



廉吏傳目錄

列國

季叔行父

鬬穀於菟

百里奚

孫叔敖

樂喜

羊舌肸

公孫僑

晏嬰

公儀休

春秋列國卿大夫功利相誇寵賂滋章亂臣賊子接跡於時士飭簞簋敦名行者實罕其儔九人而已

廉吏傳

列國

上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謚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爲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其父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根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文子之卒也。大夫入斂。葬公在位。宰庀家器爲備。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其忠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相三君無私積

〔上〕闕穀於菟

闕穀於菟。字子文。楚人也。爲令尹四十年。緡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動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逃死

百里奚

百里奚號五羖大夫其初荆之鄙人也間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白鬻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於關請見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廉東傳

秦國

四

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將如此之嗇以故名藏於府庫德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食牛爲相堅忍立功名之士豈後身謀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蔦獵艾楚人也莊王九年蔦賈見叔敖於王旣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旣至使爲令尹吏民皆賀有老父衣赭衣冠

廉東傳

秦國

五

白冠最後來弔叔敖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叔敖曰敬受命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段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

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失相而不悔
曰吾以爲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爲得失
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
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
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
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
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虞丘子

傳

本

三得相不喜三失相不悔非止妻不衣帛馬不
食粟也有忍力者○其子不受也善後也○
虞丘子真知已曰秀麋無欲

中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爲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
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
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
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
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
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不貪爲寶

上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虎祁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會治兵於邾南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肸求貨於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曰晉其有羊舌肸者賈貨無厭亦將及矣受羹反錦○以善服人

上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下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惠人也而廉辭邑而受其三此謂有禮

上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言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即衡命。崔杼弑莊公，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既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官，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止帝，乃執慶氏已亡，公與晏子相殿，其郢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郢，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郢，殿非惡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節儉力行，重於齊，以其君顯，○不受邑。

上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燬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

受大者不取小，拔葵燬機，百官自正，賢相也。

廉吏傳

西漢

田叔

趙禹

李廣

王吉

尹翁歸

蓋寬饒

黃霸

何並

嚴彭祖

朱邑

貢禹

鄭崇

羊茂

漢興彫雕爲樸風氣椎直高帝誘以尊顯重事

廉吏傳

廉吏傳

十一

功豐祿入清修孤潔之行略而不論僅得十五

人

廉吏傳

西漢

明武林黃汝亨輯

上田叔

田叔陞城人廉直有節氣

張敖郎中會趙

午貫高謀弑上事發覺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

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

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事曰乃進言叔等十人

廉吏傳

廉吏傳

十一

帝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郡守

相而叔爲漢中守歷十餘年文帝初立召見以爲

長者後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

叔梁具得其事還報請勿竟梁王上大賢之以

爲相叔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

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

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

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在

位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田叔燒梁獄善處人。母子骨肉之間。又善則歸主。非但廉直有仁術矣。

趙禹

趙禹，廉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後以老徙為燕相，有罪免歸。後十餘歲，以壽終於家。廉矣。又稱文深稱倨，近申韓家。

中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爲秦將廣世世受射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待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多殺故不侯與士卒共故保其身

上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後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爲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崇以父任歷位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廉東傳
五
名清廉然財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嗜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衣車鮮明不畜餘財實廉而不飾名今之敝車羸馬以爲名者視此公可媿○取棗去婦

上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後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後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有惠政，又溫良謙退。

中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木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卽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問多矣。唯謹，慎爲得久。

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徒步自戍北邊公廉如此時上方任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莫不憐之讀此稜稜有生氣然以剛取禍○列卿而沐猴舞者醜死

廉吏傳

廉吏傳

八

上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以待詔入錢賞官罪免後入穀補左馮翊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是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坐不舉劾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皆下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積三歲乃出累遷潁川太守時帝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常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伯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神雀數集，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廉吏傳

南漢書

下

秩中二千石。數易，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爲相五歲，薨，謚曰定侯。寬和廉靖，霸本色也，爲相詎一寬廉能辦。○用許丞廉聲，老不廢此法於末世，刷地不空効。

中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梓，宜容下棺，恢如父言。

廉吏傳

南漢書

上

妻子不至官舍，不受賻，立名之士。

中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哇
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
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
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無貴人左
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
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
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明經脩行甘處卑位

王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
平不肯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
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
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
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
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
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
立祠歲時祠祭焉

上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上用禹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故親近生。詞甚懇切。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又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為御史大夫數月卒。

去官身廉也有賊者行誅廉實廉而天下治以廉治世

中鄭崇

鄭崇字子游，高密人，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大司馬高武侯傳喜薦崇，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更，華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爲諫，傳太后大怒，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臣心如水

十六

原缺

廉吏傳目錄

東漢

祭遵 祭彤 宋弘

伏湛 宣秉 王良

郭伋 郭丹 杜詩

孔奮 張堪 董宣

第五倫 鍾離意 范滂

吳良 韋彪 趙孝

廉范 鄭均 李恂

黃香 楊震 袁彭

吳祐 朱穆 崔寔

張奐 劉寵 楊秉

孟嘗 范冉 羊陟

賈琮 羊續

東漢嗣興懲莽之濁亂，崇尚節義，嚴周之倫首倡清標，標榜激射之風，砥礪而成廉者得三十

五人一倍西漢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章輯

東漢

上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喪母負土起墳。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貫以爲刺，姦將

廉吏傳

東漢祭遵

軍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蠻中賊，破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遵與諸將引兵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大破之，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奉詔遵與耿弇等伐公孫述，遵爲前行，隗囂使王元拒隴坻，遵數破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囂，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

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瘞之尤甚。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上疏曰。竊見祭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壠蜀。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廉吏傳

廉而功武而文

中祭彤

祭彤字次孫。遵從弟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璽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我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而死。臨終、謂其妻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旣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大驚、嗟嘆良久焉。

祭氏何能廉也以無功歐血死何忿也

上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哀平間作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春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欲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

見危授命富貴不能淫此是真廉

中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慮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

廉吏傳

東漢書

六

暑病卒

歲饑自甘麤糲全活一境人

王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有逆亂萌遂隱深山州郡連召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公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六年卒於官

大節凜凜亦復有用

廉吏傳

東漢書

七

中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爲司徒。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操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以司直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真難能。

上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饬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

廉吏傳

東漢書

九

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

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月
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
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
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
十六

納諫盡忠銷盜遏虜乃信乎童兒德矣

中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
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
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
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
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
始二年三公舉丹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
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
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丹獨爲更始發喪哀
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
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
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
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
朝廉直公正明年坐考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
卒於家年八十七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
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放相楚馬不秣粟

廉吏傳

東漢郭丹

十一

妻不衣帛，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賈帝，乃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志高車出關，疑一世味人而避莽，徵爲更始發喪，是有識人。

平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廉東傳。

廉東傳

東漢杜詩

十三

杜母

工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

廉吏傳

東漢孔奮

十四

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旣至京師除武

都郡丞時隴西賊夜攻府舍執奮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躬力討之遂禽滅賊黨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以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致孝竭忠處膏不潤皦然塵埃之表

廉吏傳

東漢孔奮

十四

上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繅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廉吏傳、東漢書、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讓餘財數百萬。棄十世之富。靜邦富民而身乘折轅車。

中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

廉吏傳

東漢董宣

十六

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驛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意旨，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勅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

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

廉吏傳

東漢董宣

十九

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有大麥數斛，敝

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彊項不避權貴，此是正氣殺人如屠，見可乎然。公孫丹令子殺行道人三十人，操兵呼號蒼頭白日殺人，皆宜殺者也。

中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鮮于褒薦之京兆尹閭典，召爲主簿，時長安廉吏傳東漢第五倫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受奉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

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獨急案之、遂斷絕不祀、百姓以女、永平五年、坐法徵、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廉吏傳
東漢第五倫 五十二
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肅宗立、代牟融爲司空、數上疏言外戚事、倫奉公盡節、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以老病連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焉、

兩爲令俱清惠、至身自斬劬妻執爨異矣○多奇行

上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府後除瑕丘令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至多異政顯宗卽位徵爲廉吏傳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豚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爲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下詔嗟嘆賜錢二十萬先清內不拜賜

中范遷

范遷字子盛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富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

安邊智也推田與兄子義也

中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按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諛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門下掾，佞諛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廉吏傳。東漢書卷之六十五。良爲西曹，上疏薦良曰：「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埤，士行中表，儀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論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左轉卽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氣岸○不肯謁方爲無袴語生色。」

中韋彪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召拜謁者，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陳政衛，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還拜大鴻臚。元和二年，奏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卽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

篇號曰韋卿子

樂道者書陳政術依于寬厚

下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灑掃待之。孝旣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顯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又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

爲郎矣。白衣步擔。

上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其祖父丹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陵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廉范傳

東漢

三十一

廉范傳

東漢

三十一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意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明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燔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

始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
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
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在蜀數年。坐免歸鄉
里。

抱父棺幾溺。斂師喪車。孝義之極。至行權脫鄧
融。而終不言真古節俠之士。又智勇又德政。

廉吏傳

東漢 廉范

三十二

乎完人矣

中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虛餘得錢。
帛歸以與兄。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
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
禮敦至。常稱疾不應州郡。召六年。公車特徵。再遷
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元和
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東脩安
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不怠。其賜穀一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
茲異行。明年。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
身。時人號爲白水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廉化其兄是稱弟悌

廉吏傳

東漢 鄭均

三十三

中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初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調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屬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清夷，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詩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不附竇憲織席拾橡，清尚可挹。

廉史傳

東漢李恂

三十五

上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未

應

東漢書

卷之

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辭不拜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敬重而香亦祇動物務憂公如家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穀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

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滌事免數月卒于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孝謹勤敏有幹用人

上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東萊傳

東萊傳

主人

知子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震上疏極諫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數上書斥言嬖倖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會太史奏星變逆行遂共譖震怨懟且鄧氏故吏有

素恨之心策收震太尉印綬尋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土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軋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糲布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卽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烏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枉詔遣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爲象於其墓所四知可質鬼神足千古矣飲醪而卒是烈賜未聞道也

東萊傳

東萊傳

主人

下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少傳父京孟氏易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史詹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絮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卒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上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僦石而不受贍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遷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真後亦舉孝廉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

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

廉吏傳

東漢

四十二

九十八卒

廉吏傳

東漢

四十三

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齎持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

少負遠識長立高節處母長是仁術斥馬融是義氣嗟乎融媿死矣爲經術人師之玷

〔中〕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誦讀或時思至，不自知亡矢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康更傳 東漢朱穆 四十一
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又薦种嵩、樂巴等。而明年嚴鰭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以穆言爲應，舉高第爲侍御史。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悅，穆以故吏懼其累，積招禍連奏記諫。冀終不悟。永興元年，冀州盜賊群起，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問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偕爲瑁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冤，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家居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諫，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哀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記嘲凡二十篇。清剛之人崇厚論，非其本色。憤懣發疽，氣勝者也。然深嫉宦官，卒以憤死，案趙忠罪至剖棺陳

屍雖似過激今時安得此等人至辱駙馬都尉
曳中丞擊御史而不能問悲夫禍有不可言者
矣

上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約上書薦寔，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絀練，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以病徵，拜議郎。後與諸儒博士共雜寔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司空黃瓊薦寔威武謀略，拜遼東太守，行道毋劉氏。

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剝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東漢書

卷之四

四十六

有至行有略又有經術文采生死貧薄是第一

流

上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威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絮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谷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東漢書

卷之四

四十九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厓冬。吳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

廉吏傳

東漢書

五十

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寇關中，冬，羌岸尾摩螭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

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明年，上疏訟竇武、陳蕃冤，黃門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尋下詔切責之，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然明靖邊安民，勲名無兩，皆生於廉。至匈奴烟火搶攘，與弟子講誦，自若非大略，素定不能也。不事宦官，絕董卓豈肯黨梁冀者，明是左右。

之微不嫌者害陳寶一節固爲曹節所誘或陳寶氣過激免胄中亦有所不滿耶

上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

廉吏補

東萊縣志

卷三

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

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麗婦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

清醇簡妙人也

王楊秉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蚤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歷位至太尉延熹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

東漢書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三不惑固自秉性可以學道可以規世○常言賢者名根比色根更難斷酒財色色比酒財爲難然名心能勝之

下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爲口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材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輒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以病被徵

廉吏傳

東漢

孟嘗

五十七

却珠寶甘耕傭

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力薦前後七表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下范冉 或作丹

范冉字史雲陳畱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與李固王奐善奐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駭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辨論於路奐識其聲

廉吏傳

東漢

范冉

五十七

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遂拂衣而去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招拾自資嘗與兒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

之一斛。囑兒勿言。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糴矣。遂誓不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
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
自若。言貌無改。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
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卒於家。年七十四。遺令薄葬。於是三府
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畱太守。累行
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

廉吏傳

東漢

五十八

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苦節不可貞丹之謂邪賢貪夫遠矣。○自是其
性豁刻

中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
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
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
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
尚書令。時太尉張顯。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
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陟
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
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
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
錮。卒於家。

黜濁升清以身爲表

廉吏傳

東漢

五十九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爲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及垂帷

廉吏傳

東漢賈琮

六十一

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廉吏傳

東漢賈琮

六十一

中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江夏兵趙
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
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
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旣清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
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
廉吏傳
東漢
六十二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
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
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襦鹽麥數
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
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
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
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

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文開遺舊
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
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縣魚苦節也至却左騶之輸真是三公不易

廉吏傳

東漢

六十三

廉吏傳目錄

魏

袁渙

王修

毛玠

華歆

鄭渾

和洽

吉茂

沐並

特苗

滿寵

田豫

徐邈

胡質

漢末為三國兵戈交敵之代夷寇紛作魏以權

廉吏傳

目錄

二

衛馭人非廉靖為本幹濟以才略何以撫民平

亂而立功勳消疑忌余得十三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寧

魏

上袁渙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當時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

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劉備為豫州舉渙茂才

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頃之術破遂為呂布

廉吏傳

魏

一

所拘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

兵脅渙渙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

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

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

乎布慚而止布破歸曹操時操給眾官車各數乘

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

數百卷資糧而已拜為沛南部都尉尋遷梁相渙

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皆散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皁察之行。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時有傳劉備歿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魏王操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渙不但有清操。有清識。其篤事玄德一意。生令布慚歎。令操哀致足尚也。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會。修感念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劫刼者。賊入孫氏。吏不敢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服。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口能冒難。來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別駕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相攻。修諫曰。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曹操。操旣破鄴。譚又叛。操遂引軍攻譚于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赴。

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譚屍操嘉其義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及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因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嚴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旣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修間變召車馬未至步至宮門魏王操在銅爵臺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初修譏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哀母罷社義赴急難處亂不濁

上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敝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曹操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初曹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被讒下獄遂免黜卒于家魏王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魏武所嘆使天下人自治孝先所以不可及

〔下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爲上賓後策歿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

居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傅老所與和陰陽
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
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明帝卽位進
封博平侯轉拜太尉故稱病乞退不許大和五年
薨時年七十五謚曰敬侯

華子魚功名心甚穠其辭餽遺以立名也與魏武並列三公又復爲魏文魏明三公○子魚捉金復擲比勿安揮鋤不顧其格已下矣

中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

廉吏傳 八

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

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魏王操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與陂、遏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

廉吏傳 九

大匠渾曄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平賊殖民而躬曄素妻子饑寒

〔上〕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後避地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廉吏傳

魏和洽

十

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奸隱僞矣魏國旣建爲侍中後出爲郎中令文帝立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于位謚簡侯

詐廉之病甚於貪洽所持論中正以通

廉吏傳

魏和洽

十一

下吉茂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建安初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起兵被收賴相國鍾繇證其枉得不坐後拜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鄧相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袒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縣罄其或饋遺一不肯受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州郡廉吏傳

自治

下冰並

冰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鵝炊黍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彊禦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呵呼罵吏並怒因躍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廉吏傳

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冰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

祭中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凶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清矜奇詭亦佳

廉吏傳

魏 沐並

十四

下時苗

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畱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時所生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廉吏傳

魏 時苗

十五

沐時俱史雲一輩人

上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

廉吏傳

魏書

十六

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時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操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陞，復召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兵急攻樊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

廉吏傳

魏書

十七

曰：「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掩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擊吳有功，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立，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代曹休爲督都揚州諸軍事，四年，拜征東將軍，屢破吳兵。景初二年，以年老徵還，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景侯。

當事有術略清公比祭遵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

廉吏傳

魏田豫

十八

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還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遁亡姦宄，爲胡作計。

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

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難其人，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征之。破賊于成山。時有讒豫放散金珠，器仗者，由是功不見列。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書喻未

廉吏傳

魏田豫

十九

聽。豫固稱疾，薦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臣雖殊類，咸高豫節。初，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見豫貧，贏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內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初，豫病篤，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側。妻子難之。」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灰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

廉吏傳

魏胡

二十

既為畫像，又就立碑焉。

有楊伯超四知之風，而諸所立功戎狄及灰願葬西門豹側，蓋砥名立功人也。○張袖受金妙妙。

上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司空操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坐飲酒免官。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祚，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

廉吏傳

魏徐邈

三十一

郡反，邈輒遣秦軍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西域流通，羌戎入貢，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嘉平六年朝廷追
思清節之士詔曰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
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
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
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
告天下

收虜穀開水田阜國通邊此功不細而散賞賜

廉吏傳

觀徐邈

三十二

不能飽妻子辭三公之位知止不辱廉哉廉哉

王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曹操召為頓丘令，從
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每軍
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
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
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
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
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
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
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
以待敵性。沈實，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
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
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
質清行，賜其家錢穀。
積貯備敵，家無餘財。

廉吏傳目錄

吳

呂岱

是儀

陳表

陸胤

蜀

諸葛亮

董和

鄧芝

劉巴

吳蜀相攻魏尤勁敵是時所任皆謀智勇略不

廉吏傳

目錄

拘細節故以廉表見者少吳僅得四人蜀亦四

人然魏之毛玠和洽蜀之諸葛武侯清公端董

三代王佐之亞

廉吏傳

吳

上呂岱

明武林黃汝亨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功拜詔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

廉吏傳

吳呂岱

一

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還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復以襲平交趾討九真功進封番禺侯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
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
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
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
蒲圻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
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
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貴安在於是
廉吏傳
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
有大志岱賜巾襦與其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
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
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
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
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遺令殯以
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
之

行年八十爲國勤事身爲公侯妻子饑乏哭徐
原益友有古風

廉吏傳

吳呂岱

上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管陵人也。避亂會稽。孫權徵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既定荊州。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誘致曹休。破之。還。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後拜侍中。中

康東傳

吳是儀

四

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康東傳

吳是儀

五

是忠實人徹底廉

中陳表

陳表字文奧，廬江松滋人，偏將軍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並侍東宮。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諫以大義，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廉吏傳。

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讎，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歲民以補其處，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以父讎求爲將，又重銳卒。

廉吏傳

吳陳表

七

陸胤

陸胤字敬宗吳郡吳人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遷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氏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未安元年徵爲西陵督

廉吏傳

吳

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薦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竟不果召尋卒薦表中見其人

廉吏傳

蜀

明武林黃汝亨輯

上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早孤從父玄與荊州牧劉表善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

廉吏傳

蜀諸葛亮

一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布腹心亮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康史傳

蜀諸葛亮

三

稱善與亮情好日密曹操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

節尋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願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

康史傳

蜀諸葛亮

三

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率衆南征五月渡瀘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遂上表出師伐魏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曹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夢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於是似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山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

廉吏傳

蜀諸葛亮

四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讀出師表下英雄之淚廉何足重公讀其自表見公天性死生不貳耳

廉吏傳

蜀諸葛亮

五

王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益州牧劉璋以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廉吏傳
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脩石之財
躬儉率物至死益見

王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知名及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殂丞相亮遣芝修好於孫權說權絕魏與蜀連和及亮北駐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楊武將軍後遷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揚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反叛芝率軍征討梟其帥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中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曹公征荊州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

吏傳

蜀

八

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立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董鄧劉三人即功伐不同而貞守清約是武侯以下一輩人

廉吏傳目錄

晉

王祥 羊祜 魯芝

盧欽 杜軫 山濤

李慈 李胤 鄧詵

魏舒 劉寔 胡威

崔洪 張華 李重

賀循 應詹 孔愉

廉吏傳 錄 十

阮修 鄧攸 周顗

劉超 阮放 庾冰

羅含 褚裒 陸納

王恭 吳隱之 陶潛

何隨 陽騫 皇甫真

晉代如王太保羊太傅山公輩碩德宏功前代罕比次亦卓卓羣倫然俗好清談鑄琢奇行為名高故以廉著聞獨多與東漢風尚相當得三

十三人

廉吏傳

呂錄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

廉吏傳

王祥

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平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頤往謁頤謂祥曰相王尊重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

廉吏傳

晉王祥

三

帛百匹明年策謚曰元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故吏而已門無雜甲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休徵至德醇備福應大集豈惟廉哉○南面天子長揖晉王真是國爵屏貴

廉吏傳

晉王祥

三

上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及長，博學能屬文，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夷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及高貴卿。公被弑，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祜以帝少

廉吏傳

羊祜

四

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本爵爲侯。泰始初，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帝有滅吳之志，乃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邏以聖屯田，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

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祜上表固讓，不聽。後以遣將攻吳，不尅，爲有司所奏，坐貶爲平南將軍。祜以孟獻管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性，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廉吏傳

羊祜

十五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亮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祜累上疏，請代吳帝深納之。詔

以泰山郡之五縣爲南城郡封祐爲南城侯祐得固讓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寢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

廉吏傳

晉羊祐

六

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開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贈侍中太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奉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

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碑祐卒二年而吳平羣臣

廉吏傳

晉羊祐

七

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先是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以懷爲威以德爲功與諸葛武侯器量伯仲而叔子渾渾自流武侯寥寥必致○九世以清德聞

中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累遷平東將軍封陰平伯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廉吏傳

晉書

八

下盧欽

附五世孫恒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宐干犯法度爽深納之除尚書郎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陽平太守淮北都督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汚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在鎮廉吏傳

廉吏傳

晉書

九

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
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
難數十篇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
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
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
以此貴之

祖孫顯列五世同清

廉吏傳

晉書

十一

中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師事譙周博涉經
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
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郡羣蠻追送賂遺甚多
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七郡
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
時治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
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健爲太守甚有
聲譽嘗遷會病卒年五十一

廉吏傳

晉書

十一

去如初至妙○博雅

上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早孤居貧有器量隱身自晦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以見

康吏傳

晉書

十一

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適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咸熙初封新沓子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爲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入官侍中遷尚書

康吏傳

晉書

十

以母老辭職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起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如故以老疾上表陳情章數十上手詔慰留非一後拜司徒復固讓時濤有疾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汗官府乎與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策贈司徒密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印綬祭以大牢謚曰康詔賜東園祕器及供喪事錢布甚厚左長史范滂等上書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爲布衣家貧介然不羣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奉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而路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

後穀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清操雅量推賢選才人倫之衡鑑國家之棟梁懸絲封識廉不立異

廉東傳

晉書

十四

〔中〕李惠

李惠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惠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惠爲太傅屬固辭疾後景帝輔政命惠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引見謂惠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辟意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惠畏法而至帝甚重之歷遷司隸校尉泰始初封祁侯尋爲太子太傅惠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及齊王攸出鎮惠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惠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

廉東傳

晉書

十五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澠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不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因行喪制服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胤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廉吏傳

音

十六

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

子之

位歷卿相貧無藥貲浮海避世清風從來遠矣

誰謂醴泉無源

廉吏傳

音

十七

中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泰始中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初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其不私如此後遷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卒於官

苦節敦孝不私所薦

上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灑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也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

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
 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
 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
 惠稱。人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綸百匹。遷尚
 書。太康初。拜右僕射。尋為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
 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雷周震累為諸府所辟。
 辟書既下。公輒喪。僉號震為殺公椽。莫有辟者。
 廉吏傳
 舒乃辟之。而竟無患。議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
 每稱疾遜位。不許。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
 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聽以劇陽子就第。
 舒為事必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司空衛
 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
 瞻之在前。忽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謚
 曰康。

人不必才。安博學如魏公質朴而器量沉宏。

位能斷大事。遜位勇于貴。育不止以散財。無貯
 見廉

廉吏傳

晉書

三十一

上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以計吏入洛，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始初，進爵

廉吏傳

帝劉寔

主

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坐子夏受賂，免官。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

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懷帝立，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三年，詔

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謚

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憊止，不累主人薪

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

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帳，裊褥甚麗，兩婢持

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

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

廉吏傳

帝劉寔

主

宅，所得奉祿，贍恤親故，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

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

倦，尤精三傳，撰春秋條例二十卷，行於世。

早進趣，崇廉讓，誤入卿內，一語非誤也。當是微

刺，李倫與王敦入廁，噉棗不同。

王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威早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蠶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

直而婉，謙而慎，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謚曰烈。

清恐人知此至德語，今世人濁恐人知，尚可救藥。

下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謝後爲大司農卒於官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王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也

有異性

上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初未知名著鵠鵠賦以自寄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盡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滅詔進封華爲廣武縣侯賜綰萬匹華名重一時有台輔之望荀勗深憎疾之會華微有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

戎夏懷之。東夷馬韓等二十餘國，歷世未附者，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而爲馮統所譖，不卽召。頃之以華爲太常，尋免。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子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可遣駙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伏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華遂盡忠匡輔，彌縫闕失，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乃受數年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而趙王倫適從關中還，倫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嫉華如讎，及倫將廢賈后，許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遇害。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

康東傳

晉書

王本

康東傳

晉書

王九

而廉又其次

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誄，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後倫誅齊王冏，輔政多上書爲華訟寃者。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焉。華所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茂先博物是千古之事，決計伐吳是晉代首功

下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初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之制歷吏部郎後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薦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

廉吏傳

李重

三十一

上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還本郡操尚高厲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政教大行以無援于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令

廉吏傳

賀循

三十一

嵇相張景循與南平內史王矩及吳興內史顧祕等檄衆討平之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惟循不豫焉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郡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內史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爲軍

司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賜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病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廉吏傳

廉吏傳

循

三十二

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彥先不就危亂以潔身不避危亂以靖邦展路經禮爲謙功利澹然獨尚高而不厲

王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若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鎮南大將軍劉弘辟爲長史謂之曰若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時諸蠻並反詹悉討降之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毀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俄拜後軍將軍累遷光祿勳及王敦作逆詹爲都督前鋒軍事假節都朱雀橋南擊斬賊率杜發賊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

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咸和六年卒、年五十三、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和衆討逆、見利不動

廉吏傳

晉書

三十四

王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大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節鎮揚州、命愉爲參軍、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因參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後出爲吳興太守、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亂、愉朝服守宗廟、後累遷尚書僕射、愉以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

廉吏傳

晉書

三十五

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賄一不得
貞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遙跡特妙

康吏傳

晉見

三十一

阮修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
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
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修居貧年四十餘
未有室王敦等歛財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
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
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後避亂爲賊所害年四
十二

清詭不情

康吏傳

晉見

三十一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累官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長史張賓稱之於勒，勒與語，悅之，以爲參軍。後勒過泗水，乘間逃歸新鄭，投李矩，尋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攸與刁協、周顗、善，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謂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畱，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畱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攸每進退，無喜愠之色。歷遷尚書左僕射、咸和

元年卒，贈光祿大夫。

爲吳郡守飲吳水而已。

平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弱冠襲父爵武城侯，累遷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尚書左僕射。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組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散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赤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鹿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晉書

四十一

廉史傳

晉書

四十一

義氣凜凜被收數語可見然伯仁荒醉終日虎亂縱言其能免乎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吏傳不音詳四十一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瞻帝

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收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泥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懼康吏傳四十二不音詳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忠孝篤摯清謹獨勝

阮放

阮放字思度陳留尉氏人少與咸子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咸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年四十四卒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

廉史傳

晉書

四十五

庾冰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提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康帝卽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求外出乃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馬諡曰忠成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常貸官絹十匹冰終推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此真冰清然官至將相無絹爲衾過矣

下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來陽人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
有志尚嘗畫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
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
後藻思日新含父常宰新淦新淦人楊羨爲含州
將引含爲主簿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
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
置而去後爲湘州別駕以廨舍誼擾於城西池小
廉吏傳

晉書

四本

卽在官是丘壑之寒俊

下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桓彝
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謝安亦雅重之桓
云裒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吳王
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
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
琅邪王時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帝
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父后苦求外出除建威
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
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固讓詔以
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
事假節鎮金城累官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兖豫五
州諸軍事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謚
曰元

晉書

四本

下陸納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空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乃密爲之廩吏傳晉書四十八

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時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服其忠諒尋除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不受休祿是噉噉立名之士杖兄子固好亦是此意

中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爲佐著作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直而死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書籍而已及桓玄執政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其坐一六尺簞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清灑送簞一事甚佳

正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飲，不樂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

康更傳

晉吳隱之

卷十

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入爲中書侍郎，歷遷左衛將軍。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泔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瘡痍，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黜貨。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

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書褒美，進

康更傳

晉吳隱之

卷十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勵將士，固守彌時，城陷，爲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羶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畱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

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授
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及於身沒常蒙
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
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
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
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
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
廉吏傳

晉書

卷五

勵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
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弟絜敬猶爲
不替

隱之清厲正俗至妻子不沾寸祿賣犬投香酌
貪泉詠夷齊此風真可千古

上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
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
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
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
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
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

晉書

卷五

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
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
羊松齡龍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
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
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欽
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
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行於世。

廉而僊

廉吏傳

晉書

卷五

下何隨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人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羊。令爲之償。

廉吏傳

晉書

卷五

中陽鵞

陽鵞字士秋，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慕容廆，官至東夷校尉。鵞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銑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銑臨終，謂鵞曰：「陽士秋忠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鵞旣嗣位，申以師傅之禮，及爲太尉，慨然難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廉吏傳

官至太尉死無歛財

中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弱冠以高才，慕容廆拜爲遼東國侍郎。銑嗣位，遷平州別駕，及偽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累遷太尉侍中，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燕公秦爲奉車都尉，數年而死。

廉吏傳

廉而好文飲酒不亂亦自佳

廉吏傳

南朝

王鏐之 劉秀之 朱修之

江秉之 江湛 宗慤

阮長之 孔顗 褚淵

劉善明 虞愿 王延之

王琨 劉懷慰 裴昭明

孔琇之 褚炫 張緒

廉吏傳

目錄 南朝

王秀之 何敬叔 任昉

徐勉 庾革 傅昭

范述曾 孫謙 明山賓

顧憲之 裴子野 江革

樂法才 顧協 劉杓

庾黔婁 郭祖深 何遠

蕭勰 蕭藻 孔奐

姚察 褚玠 阮卓

六朝當喪亂之際遞相興廢節烈之行難以苛

繩貪黷之習未易除滌惟是清玄流風齊梁矜

尚士立功立名者依廉自奮枯寂相高在官不

替南朝得四十二人孔奐江革爲冠北朝得二

十三人高允爲冠

廉吏傳

目錄 南朝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



南史

中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人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

廉吏傳

南朝王鎮之

十一

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嶺南貪地故以廉著聲者多○亦見武帝能用

人

中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穆之從父兄子也宋景平二年除附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畱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

廉吏傳

南朝劉秀之

十三

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遷尚書右僕射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畱俸錢似過矯至整肅郡縣無

苟得不如不能風勵耳

中朱修之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留戍滑臺，遂陷於魏。後泛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空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

廉吏傳

南朝朱修之

主

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徙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貞侯。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獨受蠻人餉遺以行存撫，而與佐史賂此廉能之妙用，與杜預餉洛中權貴一段作用俱非拘士所知。

下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成人也。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收去官，畱以付庫。

廉吏傳

南朝江秉之

四

三爲令，兩爲太守，使妻子饑寒，邪故是難能。

下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遷左衛將軍，後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管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醉，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廉吏傳

南朝江湛

本

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元嘉末，爲元凶劭所害。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貧洗如畫，然爲吏部尚書，何至是？疑是史氏浮點。

中宗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慤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慤膽勇，乃除振武將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

廉吏傳

南朝宗慤

本

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累官左衛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大明六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今人論將，輒言使食何面目見宗元幹。遇鄉人，吏業一節有度。

中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陳留尉氏人也閒居篤學未嘗有隋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苴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苴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康吏傳南朝阮長之

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長之入循吏傳其根器見不侮暗室一語

中孔覲

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簞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物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康吏傳南朝孔覲

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中力載還宋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

長史行會稽郡事、泰始二年、上流反畔、用使者孔璩言、起兵渡江、不尅而死、

遇寶玩服用不疑比顧覬之器必擇陋爲通理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則執見之害所費多矣○史稱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它人二十九日醒此廉中曠士

廉吏傳

南朝孔

九

下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改封零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有令丞官、密袖一餅金饋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其人懼而去、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受顧命、遭所生喪、去位、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齊高帝受命、加尚書令、侍中、進爵爲侯、改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爲

廉吏傳

南朝褚

十

尚書事頃之寢疾表遜位乃改授司空侍中錄
尚書事如故尋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贈太宰諡
曰文簡

顧命元臣歷官宋齊大節何在南北朝之際此
論不可持矣其在貴能廉與親友嘬鰓魚一段
風味固自佳

廉吏傳

南朝

十一

上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
郡太守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卒贈左將軍豫州刺
史謚曰烈初爲海陵太守魏剋青州母陷焉善明
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
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
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
累爲州郡頗贖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
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
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
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
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至處在贖貨○史稱諸劉立言立德斯門有之

上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郎。時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後，顧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帝大怒，使人曳下殿。帝又嗜園基，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

廉吏傳

南朝 虞愿

十三

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猶見禮遇，轉正員外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髡地膽，可爲藥，有遺愿地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再時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

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嘆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埽地拂床而去。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驍騎將軍，廷尉。建元元年卒。

諫起寺諫奕廉士所不敢言

廉吏傳

南朝 虞愿

十四

下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人也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滯
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勅材官爲起
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
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
迎高帝以此善之昇平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
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
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
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前爲江州刺史祿奉外一無
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
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
已

不送不迎不見吏人不談世事此何意耶○用
老氏之餘

中王琨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
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
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
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
舊有鼓吹又啓輪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
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後爲歷陽內史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順帝卽
位進右光祿大夫及帝遜位琨攀畫輪轅尾慟泣
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
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齊高帝卽位加侍中卒年
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此今之廉吏必不
出口

中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齊國建武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

廉吏傳

南朝劉懷慰

十七

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王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浹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尋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開皇安集不是一味清所著廉吏論史不載

下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廉吏傳

南朝裴昭明

十八

書 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爲此語何必讀書

中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能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獻乾薑可能也不殺晉熙不食而死不可能也

廉吏傳

南朝孔琇之

十一

○末世人主往往好貢獻縉紳亦爲此奄寺之行

中褚炫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入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齊臺建爲侍中、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未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歿年四十一、

廉吏傳

南朝褚炫

十一

贈太常諡貞子

風節大勝彥回

下張緒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少知名清簡寡欲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建元元年爲中書令及立國學以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卽位轉吏部尚書未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後復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物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翬上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蕭然直視不以經懷竟日無食門生辦餐何其澹遠

中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頗爲兩府外兵叅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昌元年卒謚廉吏傳

南朝王秀之

廉吏傳

南朝王秀之

王秀之

中何敬叔

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廉而奇可偶一爲之

廉吏傳

南朝何敬叔

二十四

上任昉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遷齊中散大夫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遷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知名梁臺建禪讓文詔皆昉之筆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任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

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
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
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
太常，謚曰敬。

孝友慈惠自其天性。○去郡無衣，徒行決訟。古
之太守風尚如此。

廉吏傳

南朝

二十七

下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
郎，補太學博士。後仕梁，累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
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
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是傳中一事。天監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
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
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室及公事。」時人服
其無私。累官尚書右僕射，尋加中書令。後以脚疾
求解內任，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
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
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
致，輜輶如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松曰：『吾
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

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室、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

廉吏傳

南朝

二十一

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尋卒、帝聞流涕、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肅、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二語佳然、其言曰、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及爲長書戒子媿妮、攤浪不免噉名、

下庾革

庾革、字休野、新野人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革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人多流散、革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

廉吏傳

南朝

二十一

饋之、革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爲郡丞、至經日不舉火過矣、

中傳昭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齊明帝時爲中書通事舍人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梁臺建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廉吏傳 南朝傳昭 三十一

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圃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謚曰貞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按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廉吏傳

南朝傳昭

三十一

是問寂清異人○埋肉餒魚觸鬼兵飄聽事皆異

中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齊明帝時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忙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廉吏傳

南朝宋書

三十一

中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累遷左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後仕梁累官零陵太守徵爲光祿大夫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蓮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天監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南朝梁書

三十二

孫之懷蠻獫狁之散山寇皆清威也蚊蚋不侵
夜異哉

廉吏傳

南朝

三十三

中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
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
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
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
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
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
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廉吏傳 南朝明山賓 三十四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
不就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
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
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
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
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
還淳返樸激薄俸洸矣歷官假節攝北兗州事普
通五年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明山賓僧紹子也玄詣質心自饒清上與斤斤廉性不同

廉吏傳

南朝 明山賓

三十五

中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醉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廉吏傳 南朝 顧憲之 三十六 歸塚者不免饑寒卒於家 飲酒醉旨號顧建康

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後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又掌中書詔詰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爲之流涕

裴子野

南朝裴子野

三十七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虜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筆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

江革

南朝江革

三十八

一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華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饗。」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審爲山陰令，賦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譙，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廉吏傳
南朝江表
已亥九
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注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常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後徵入爲度支尚書。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

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節似蘇武，諡似韋孟，清嚴彊直，不似齊梁間人物。

廉吏傳

南朝江表

已亥九

下 樂法才

樂法才字元備南陽清陽人與弟法藏俱有美名
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
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
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
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
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尋卒

廉吏傳

南朝 樂法才

四十一

下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少清介有志操舉秀才爲
廷尉正累官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卒官無余以
斂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卿顧卿難衣食者竟不敢
以遺之及爲中書通事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
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
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
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
成婚而喪母免喪後不復娶卒無胤嗣

倫

廉吏傳

南朝 顧協

四十一

中劉沓

劉沓字士深，平原人。懷慰仲子，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為宜惠豫章王參軍，沓博綜羣書，沈約任助。諸人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有惠政。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累遷尚書左丞。沓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卒歲。遺命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著書文集有五十卷，行於世。博學高行，亦有政。

康吏傳

南朝

四十三

中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仕齊為編令，治有異績。縣有猛虎，皆遠去。徙居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父病二日矣。醫云：「須嘗其糞，甘苦甘則弗瘳，黔婁嘗糞，甘心愈愛。每夜悲泣，禱於北辰，忽聞空中語曰：『徵君數盡矣。』以汝誠禱，得至月晦，父果於晦日亡。服除，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素百姓便之，遷散騎侍郎卒。

有至行

康吏傳

南朝

四十四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爲後軍行參軍，時帝溺情內教，馭下太寬，遂生貪穢。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山來王侯勢家，出入路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廉吏傳南朝。

公嚴清刻，四字盡祖深爲人讀其封事，梁武之倭佛殃民，令人毛骨俱豎。

中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梁武帝踐祚，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廉吏傳南朝。

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爲東陽太守，豪右

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以俠骨爲廉吏又是一種

廉吏傳

南朝宋

四十六

中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武帝從弟也居父母之喪哀毀過禮襲封吳平侯悲慟哽咽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來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可犯歲十餘至但人不賓多爲海基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說不

廉吏傳

南朝宋

四十六

倦徵爲太子左衛率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

懷來海船資助軍需能惠能義俱從廉生

廉吏傳

南朝

四十九

中蕭藻

蕭藻字靖藝長沙宣武王懿子也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寇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歛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不食而薨

殺貪散財屏居謝客此處亂之明哲

廉吏傳

南朝

五十一

上孔奐

孔奐字休文琇之曾孫也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商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廉史傳

南朝

五十一

約之節

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加侍中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累官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尋改弘範官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抗身全衆居亂終喪膽孤寡正朝廷非僅僅儉

廉史傳

南朝

五十二

下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仕梁起家南海王國左
常侍後兼尚書駕部郎至陳後主歷度支吏部二
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餽送
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
遂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人入陷累官
秘書丞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
廉吏傳 南朝 五十一
葬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嘗讀藏經將
終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此冷禪

王褚玠

褚玠字溫理炫之曾孫也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
宣帝謂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
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
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
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
執顯文鞭之一百信後因義達請玠竟坐免官玠
廉吏傳 南朝 五十四
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
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
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茲吏踴躍若謂其不
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束米二百斛於是還
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有直繩之稱
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鞭顯文去官留縣種蔬可觀

中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致。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奉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歷官德教殿學士，通直散騎常侍，南海王府咨議參軍。陳人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遭疾卒。

有至行

廉吏傳

南朝阮卓

五十五

廉吏傳目錄

北朝

崔宏

長孫道生 高允

胡叟

沈文秀 元雲

韓麒麟

平恒 崔挺

劉懋

盧義倍 鹿念

元順

盧景裕 常景

羊敦

李元忠 郎基

廉吏傳

目錄上

袁聿修

石曜 賀蘭祥

裴俠

唐瑾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北朝

下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初爲秦陽平公融記室秦亡避難齊魯之間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

廉吏傳

北朝

爲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歷官吏部尚書勢傾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脯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肉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宏悉能言之甚合上意未嘗謬忤旨亦不諂諛阿容後賜爵白馬侯歷事太宗累官天部大人

進爵爲公卒於位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曰文貞

儉約不聞幹略

廉吏傳

北朝

二十一

中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代人也。忠謹篤厚。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爲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廡。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謚曰靖，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廉而有功，宅成亦何必毀。

上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崔宏見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神廬三年、陽平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貧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學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允叅其軍事。涼州平，賜爵汝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等共定律令。及崔浩被收，允抗言臣與浩同罪，幾及禍，賴東宮贊解得免。高宗卽位，允與有謀，朝臣皆受優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

類也。允屢諫，諍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後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允固讓，不許。初，與允

康史傳

北朝高允

五

同徵者，多至通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焉。高宗崩，顯祖居諒闇，文明太后引允入禁中，參決大政。遂詔郡國立學，後允以年老，屢上表乞骸骨，詔不許。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允涕泣諫，乃傳位於高祖，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尋進爵咸陽公，授使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章十餘上，卒不聽，遂以疾

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又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尋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晝夜手常執書吟味，尋覽雖處貴重，志同貧素。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詔給絹布綿錦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

康史傳

北朝高允

六

蒙養者，莫及焉。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忠。而不伐，諫不爲名。五十餘年，歷顯貴，諸子樵采家無官爵。此北朝第一人。○推財爲沙門，自是上根。

中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少聰敏學不師受按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後入漢中隨宋梁秦二州刺史吉翰入蜀多爲豪偶所尚時蜀沙門鳩率僧旅幾於千人鑄丈六金像宋帝惡其聚衆將誅之叟爲赴丹陽啓申其美得免焉沙門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後西入沮渠遂解廉吏傳
北朝胡叟

七

魏拜虎威將軍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不治產業苦饑貧恒乘一犂牛敝韋袴褶而已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受高問曾造其家值叟恒褐叟薪從田間歸爲問設濁酒蔬食見其二妾並年矣跛眇衣布穿敝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活千僧不受德祿褐叟薪侍妾跛眇俱可

下沈文秀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初爲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擧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有死待爲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爲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廉吏傳
北朝沈文秀

中元雲

元雲，魏任城王也。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舉延興中，顯祖集羣臣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雲力諍於是傳位高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廉吏傳：北朝元雲。九。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雲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累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畱心庶獄。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遺令薄葬，勿受賜。秘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謚曰康。

有至性善撫綏

下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幼而好學，父以在喪有禮，鄉邦稱之。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韓氏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陳時務，言俱切中。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六。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律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安東將軍。

廉吏傳

北朝韓麒麟

十

燕國公謚曰康

置律令坐傍，真是君子懷刑

下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太和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幽州刺史都昌

廉吏傳

北朝

依謚曰康

著書

崔挺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頗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贖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歷遷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諫得止後遙授

廉吏傳

北朝

十

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緣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四年卒於位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

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挺歷官二十年餘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舊故多有贈贈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

友于兄弟遺愛吏民至諸子推其素心贈贈都却清風遠矣○九十老人奇

廉吏傳

北朝

十三

〔正〕劉懋

劉懋字仲華彭城人也聰敏好學多識奇字性淳厚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為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累官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卒家甚清貧公之日徒四壁而已贈詩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諫賦頌及諸文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立考功法撰物祖惜乎不見其書

廉吏傳

北朝

十四

上 盧義信

盧義信字遠慶，范陽涿人也。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志性，少爲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祕書郎，歷中散、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偶勸其干謁當途，義信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信拒而不許。王誦謂義信曰：「昔人不以廉吏傳。」

北朝書

十五

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信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信夷然自若，歷官衛尉卿、都官尚書、左光祿大夫。義信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散秩多年，澹然自得。后勅停婚，夷然自居，非獨性儉，真有雅尚。

下 鹿念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念大怒，卽停舟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還。後爲御史中尉，累官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念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

廉吏傳

北朝書

十六

上岸償禾是癡廉

元順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子也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惟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寒謬澹於榮利於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累官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開康史傳北朝元順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匹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文烈

讀書有直節○令史裂裳黃門聲散亦足見

射

康史傳

北朝元順

十八

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儒范陽涿人也少聰敏專經爲學始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太平中河間那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修驛馬特徵使教諸子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義理精微吐

廉吏傳

北朝

十九

經明行修進退恬澹

端嚴如對賓客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

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少聰敏初授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累官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景自少至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說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

廉吏傳

北朝

二十

貪善

下羊敦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

廉吏傳

北朝書

二五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

採藕根而食

上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箒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

廉吏傳

北朝書

二五

過升斗而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儋石室若縣罄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蓑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

相顧嘆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領衛尉卿。尋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

舉義討亂。擅出十五萬石賑貸。披藿出妻。俱豪傑之槩。不是酸儉。

廉吏傳

北朝

二十三

中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泣。聰明人風流罪過亦自佳。

廉吏傳

北朝

二十四

上袁聿修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也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累遷司徒左長史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爲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後入周位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加上儀

廉吏傳

北朝袁聿修

二十五

同累遷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

昔爲清郎今作清卿○御史不到信州如此高風今亦難得

廉吏傳

北朝袁聿修

二十六

中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歛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後終譙州刺史著石子十卷

廉吏傳

北朝石曜

二十七

廉有風節

中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尋進爵爲公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綺綵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徵還拜大將軍魏孝閔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武成初討吐谷渾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爲洮州進封涼國公保

廉吏傳

北朝賀蘭祥

二十八

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

立功

廉吏傳

北朝隋書

二十九

上裴俠 初名協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歷官義陽郡守左中郎將從孝武西入關賜爵清河縣伯後事周文帝以沙苑之捷進爵爲侯後除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爲獨立使君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

廉吏傳

北朝裴俠

三十

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將復何言鳳等慚而退累遷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工部中大夫俠嘗卧病大司空宇文貴小司空申徽並來候俠俠所居廩東傳北朝書三十一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賜田十頃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

獨立使君○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是

廉箴

唐瑾

唐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帝聞其名乃貽瑾父末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議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唐史傳北朝書三十一

實密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論平江陵功。進爵
 爲公。累官司宗中大夫。兼內父。尋卒於位。贈小宗
 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
 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開夜晏。寢必起冠帶。
 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
 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畱遺子
 孫者。並境塢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廉而方

廉吏傳

朝唐書

三十三

廉吏傳目錄

隋

韋師

侯莫陳穎

梁毗

柳儉

劉曠

骨儀

房彥謙

敬肅

隋統壹六朝。席富盛。前代無比。平陳以後。淫侈
 亡度。皇綱不正。文武將吏。賊穢之聲。相屬糾檢。
 不勝以廉著者。寥寥八人而已。

廉吏傳

目錄

一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



隋

上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有至性初讀孝經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賓曹叅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

廉吏傳

隋 韋師

十一

後爲主簿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謚曰定

軍旅中爲廉士○能知蕃夷山川國俗

侯莫陳穎

廉吏傳

隋 侯莫陳穎

十一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魏大統末以父崇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受禪累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治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卽位徵歸京師數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復拜穎爲南海太守後四歲卒於官謚曰定

吏嶺南閩越者多不廉今尤比比是以取穎

中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周武帝時封易陽縣子累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遷治書侍御史轉雍州贊治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

廉吏傳

六 隋 梁毗

三

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之毗憂憤數月而卒

對金慟哭蠻夷感化

中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爲人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卬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及蜀王得罪儉坐免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

廉吏傳

隋 柳儉

四

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大業末唐兵尊立恭帝儉縞素南向慟哭旣而歸唐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訟獄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今人罕見

與儉立使
唐同品

中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奉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鞠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帝召見獎諭擢拜莒州刺史

循吏

康吏傳

隋劉曠

五

中骨儀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

康吏傳

隋骨儀

六

中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七世祖遷於齊、因家焉、彥謙天性穎悟、年七歲、誦數萬言、丁所繼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遇期、幼之喪必蔬食、終禮、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年十八、齊州刺史廣寧王孝珩辟爲主簿、在職清簡、州境肅然、開皇中、爲監察御史、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後徵拜司隸刺史、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出爲涇陽令、卒於官、年六十九、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奉祿、周恤親友、無餘財、車服用務存素儉、自少至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常從容獨笑、頽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富而賢者往往以官貧○有子

中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大業五年、以潁川郡丞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時年八十、

心如鐵石

廉吏傳目錄

唐

溫彥博

屈突通

皇甫無逸

李襲譽

張玄素

李素立

岑文本

賈敦頤

阿史那社尒

韓思彥

韓思復

蘇瓌

張嘉貞

崔玄暉

李尚隱

裴寬

楊瑒

蘇頌

廉吏傳

目錄

盧懷慎

王丘

杜暹

陸景倩

盧奐

元德秀

劉晏

鄭虔

歸崇敬

班宏

段秀實

楊綰

常袞

顏泉明

李勉

趙憬

韓滉

王緯

李嶽

薛珏

陸贄

陽城

范希朝

馮伉

孔戣

郝士美

楊於陵

程昇

韋丹

李夷簡

裴玢

韋夏卿

崔戎

韋貫之

錢徽

何易于

李景讓

韋表微

宋申錫

蕭倣

韋正貫

劉瞻

司空圖

唐三百年間之名臣將相多矣貞觀開元而後

廉吏傳

目錄

禍亂迭作於時忠公強幹才略之傑檢其以廉

著者傳焉如張玄素陸贄劉晏李勉輩其尤也

合之得六十一人僧孺失維州構黨禍與盧杞

險陋兇殘罪差減然以列於廉吏吾竊恨之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唐

中溫彥博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

廉吏傳

唐溫彥博

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貞觀四年累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彥博善詞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雅人皆拭目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旣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旣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

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諡曰恭

當彥博兵敗被執突厥知天子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寧死不對憂囚陰山自分爲胡鬼矣豈有虞國公之望哉嗚呼此所以官登令僕而家無正寢也

廉吏傳

唐

溫彥博

二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勲績茂著，累官左驍衛大將軍，調內討捕大使，及高祖起兵，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率大軍濟河，通大懼，乃留郎將堯君素守蒲，自引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後勢蹙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將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齎金銀六百兩，綵千段，累官工部尚書，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武人耳清白，死不變，以此亦見魏徵知人匡主。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下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累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開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小心人

皇甫無逸斷帶爲炷市必他境果哉磳磳君子

陋之及讀唐書乃得其故當神堯時屢爲仇人所誣幾至族滅賴天子明聖連斬告考亦危矣嗚呼君子不幸而當此以策數馬之意又安可少乎

中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遷地
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高祖定長
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有功累
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
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慈以威
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
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
遂至宴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
內千樹桑事之可以永江都書力讀可進求
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
吏後坐事廢爲民流泉州卒

平心人○語子孫不矯矯

上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
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
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
太宗卽位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
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力諫詔罷役
賜絲二百匹魏徵名梗直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
事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
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再上書極諫太子怒遣
刺客伺之會官廢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湖州刺
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被陷小吏千餘人號泣請代死○非小廉能得
此○論事有回天之力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歲，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領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柸歸其餘，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永徽初，爲蒲州刺史，將行，還所儲乾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唐書

李素立

九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中。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善文詞，多所貫綜。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止之。孝恭喜，署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以李靖薦，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遂代師古爲侍郎，專掌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諫，帝善之。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甲兵之料配差，叙籌不廢手。由是神明頓耗，帝曰：「文本，人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年

唐書

岑文本

十

五十一、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始末
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帷幄、事母
孝、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
稱其忠謹、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
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弔、不受慶、或勸其營產業、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
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
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
家事、

以身殉官以廉謹殉身

中賈敦願

賈敦願、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歷數州刺史、資廉絜
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
其爲刺史也、後爲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澆二水、歲
溢、溢壞室廬、淹洳數百里、敦願爲立堰、水不能暴
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
敦願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
能欺、卒于官、弟敦實爲洛州長史、亦清靜寬惠、洛
人懷之、始洛人爲敦願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
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上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常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累官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元

夷狄也潔已豐下何況中國衣冠

中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高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尉宰飲以乳二人悟齎肩相泣乃請輟訟嘗使并州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武后爲請而免爲諸武及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召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矱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武后惡之被劾出爲朱鸞丞遷賀州司馬卒

劾武氏釋尉遲子姓寃廉吏之有氣誼者

廉吏傳

唐書

十五

上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復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璿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非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遷御史大夫徙太子賓客累遷吏部侍郎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復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廉吏傳

唐書

十六

上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舉孝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率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

唐書

唐書

十七

室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亾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甯守京師，中宗復政，妖人祕書員外監鄭普思、支黨徧岐隴，相煽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悅。

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等皆頓首謝，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

唐書

唐書

十八

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進。燒尾帝崩，遺詔相王以太尉輔政，宰相宗楚客等附韋后，欲削去瓌，爭不得，稱疾不朝。是月，韋后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利病，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子三人，頊有父風。

蘇氏父子爲相，俱廉儉有幹濟，而文貞操更著。

中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拜監

康吏傳

唐書

十九

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从盈兀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延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時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無由聞天下事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第

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出爲幽州刺史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明年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積如

康吏傳

唐書

二十

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勅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至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

嘉貞對玄宗言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又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皆格言○嘉貞之進與馬周等

玄宗時自請作相壯哉言乎至幽州召還賜宴
中書府以夙嫌慢罵張燕公褊矣何與請赦上
變者之反也

唐書

唐書

二十一

上崔玄暉

崔玄暉本名畢博陵安平人也舉明經居父喪盡
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
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
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
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
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
忠清無以戴天履地空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廉吏傳
唐書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
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
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
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以誅
二張力爲中書令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賜實封
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賤
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玄暉三世
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

食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焉當時稱重玄暉終始一節風貽子弟賢母之教焉可誣也武后還舊官亦自解人

五王提禁旅誅雄狐唐社稷殞而復建不媿平勃矣及爲奸臣淫后所逐一時貶歿桓彥範最酷爲周利貞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袁恕已飲野葛數升不歿歿于擊敬暉亦利貞所害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三

獨張柬之及玄暉道病先歿反若天幸論者以爲除惡不盡卒受其亂是也以愚觀之天將以開隆基而又何五人之恤哉

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強嘗誣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四

可平因請行果推雪其冤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蒲州刺史河南尹以失覺妖賊左遷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畱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

仕官未嘗以過謫唯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鎮
見川以循吏終始

劾罪雪寃二事俱有功行

廉吏傳

唐書

卷五

下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
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
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
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
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
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
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
廉吏傳 唐書 卷五
永碧瘡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詵曰愛
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爲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
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爲蒲州刺史
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
大治天寶初由陳畱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夷夏感
附三年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李林甫所
構連貶安陸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

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與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裴寬之瘞鹿華子魚之揮金也君子不貴以矯世則可矣史稱寬彊直及爲林甫所貶羅希奭旣殺李適亦過安陸將殺寬寬叩頭祈哀乃去擢終不免可爲浮屠烏覩所謂鬚眉丈夫哉

唐史傳

唐裴寬

二十七

上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初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歛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由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廉史傳

唐楊瑒

二十八

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若有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硎石耳不肯立碑足以媿今人

廉吏傳

唐 楊

二十九

中蘇頌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再舉賢良方正異等爲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父壞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亂書詔填委御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乂何愧前人哉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卒年五十八帝哭之於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憲頌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儻無長貲

千言覆誦百緒無差翰苑中稱才

廉吏傳

唐 蘇頌

三十

正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侍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祿賜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猶寒饑，赴東都領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簪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帝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緡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之。」

唐盧懷慎

唐盧懷慎

三十二

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子奐爽。

懷慎生不能飽，妻子死不能辦喪事，可謂非真清乎？其與姚崇同相，玄宗自以才不逮，每事推而不專，可謂有休休之風矣。世儒不見全史，沿聞伴食一語，多羞稱之，不知模稜伴食皆當時輕薄子所構，不可信。趙璟、陸贄同列，以贄才高，每事不讓，卒去之，以行其志，此可爲不伴食也。

唐盧懷慎

唐盧懷慎

三十二

哉

上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經而丘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爲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爲刺史重其選以革頽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開元十三年帝東巡丘餽牽之外一無他獻帝嘉之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知制誥歷御史大夫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能自給帝嘆之以爲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謚曰文

帝所過無他獻老不能給藥餌

上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廉吏傳唐杜暹

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徃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

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爲荊州都督歷魏州刺史太原尹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謚曰貞肅帝勅有司改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歷歷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還素志云

蘇吏傳

唐杜預

三十五

陽受而陰埋之出境移文此等作用非拘拘康

守

中陸景倩

陸景倩蘇州吳人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獲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吏何許人真清一語使景倩傳

蘇吏傳

唐陸景倩

三十六

上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蚤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于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故以奐代之。汚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

唐盧奐

唐盧奐

李本

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盧奐父子清白爲時名臣。弟爽以忠貞與二類段太尉比節。嗚呼盛矣。及爽子杞奸邪誤國。爲唐大慙。有性善有性不善。亶其然乎。然杞亦清介爲時所稱。此其貪殘甚于貪污。不可不論。

上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宴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旣

唐元德秀

唐元德秀

李本

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譟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焉于焉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扇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散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門弟子喬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謂過禮

廉吏傳

唐元德秀

五十九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兄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歿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吾兄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佚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元事德秀及卒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人不名謂之元魯山

文行先生○自乳兄子念母不娶歌于焉于天

子之前特異○河內人其塗炭乎此聖主語

廉吏傳

唐元德秀

四十

上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接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輪始至，天子大悅，曰：「卿朕之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廉吏傳

唐劉晏

四十一

廉吏傳

唐劉晏

四十二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惴伏。晏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笞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楊炎執政，以宿怨與荆南節度使庾準誣晏謀作亂，與朱泚書，語言怨望，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冤。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後贈鄭州刺史，加司徒。晏理財清忠，古今絕稱，而以誣死，豈曰有夭其得用事展才妙在遺書元載而卒，以此致災，怨甚矣。權門之不可濡足，論私潤，卽爲公家事，亦宜戒也。論至此，孟子枉尺直尋之不可不得，目之爲拘腐。○天下金穀皆在掌握，而錄其家僅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非小小廉介。

晏之功新舊史皆言之有陳諫者著論以爲管
蕭之亞信矣故不論論其軼事楊炎之殺晏也
雖爲元載報讎尤以同官吏部時已爲侍郎晏
爲尚書而盛氣不相下一旦作宰相遂殺之耳
及後炎自門下遷中書而盧杞代居門下同執
政以杞無文學貌陋不與會食杞亦恨誣以異
志俄貶崖州亦死于縊炎之所以殺晏杞之所
以殺炎何其符歟然杞所殺最多罪過于炎雖
貶而卒以良死何哉

廉吏傳

唐 劉晏

四十三

上 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官世
著書八十餘篇有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
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
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
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
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
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徃日
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書以獻帝大
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使劫
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緩求攝市
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爲台州司戶叅軍事數
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

廉吏傳

唐 鄭虔

四十四

寡無不詳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竊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矣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廉吏傳

唐鄭虔

四十五

鄭虔受知明皇帝書法詩書稱三絕使少念脂膏不寒餒死矣世多譽其爲祿山市令嗟乎人各有能有不能何必殺身成仁乃君子乎且當時死節之臣無如顏太守而祿山過常山時亦嘗謁道左賜紫袍時未可以死也虔之密章靈武何可量哉

中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客與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唯衾衣束夾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累官工部尚書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所論撰數十篇欲以儉化天下東夷傳其清德

廉吏傳

唐歸崇敬

四十六

中 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第，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有以左道謀作亂者，事洩，誣引屯將衆，洵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大曆中，累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其子惟岳匿喪，求節度使，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旋進吏部。貞元初，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又以尚書副宰相領度支，實參與，參不合，參讓使，宏判度支，以爭職，領爲戶部侍郎，監餼，轉運使張滂所讒，於是移病歸第。宰相因奏班宏、張滂分掌財賦，如劉晏、韓滉故事。尋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劉晏、韓滉，班宏相繼領度支，河渭以東、江浙以西，財賦倍萬，盡出掌握，而三人者又非儒雅道徳之士，如是而不染愈難矣。張滂言宏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萬，豈其讒人之言乎？史官稱宏清潔，吾從史。

廉吏傳

唐 班宏

四八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爲安西府別將常從大將高仙芝封常清與虜戰功多後爲安西節度使李嗣業判官嗣業卒衆推荔非元禮爲帥奏擢秀實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唯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遂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從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掠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乎遂知行營事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尚書領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唐史傳

唐段秀實

五十九

唐史傳

唐段秀實

五十九

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乃自請爲都虞候俄而晞士入市刺酒翁秀實立取斷首置梨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秀實還老覺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晞出因喻晞以郭氏功名所係晞再拜謝乃曰敢謹者死邠由是安後馬璘代孝德每事咨問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故赴難征伐數有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璘卒一軍宴然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秀實在鎮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大曆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慰賚還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恨秀實異議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見大喜秀實因說泚迎

與泚不應秀乃與將軍劉海賓等謀誅泚事洩
因泚召計事遂戎服往語至僭位奪賊相象笏奮
擊泚中額流血遂遇害年六十五初秀實自涇州
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已
而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
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
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爲言於
帝及涇卒亂皆如其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
廉吏傳

唐段秀實

五十二

忠烈帝還京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

世儒不讀全史偶見太尉奮擊賊泚以爲忠勇
人也柳宗元所狀逸事亦不具論蓋以佐史官
之不及耳當徙涇州時別將王章之謀乘夜作
亂而太尉陽怒鼓人遷延數刻以俟其節遂四
鼓而曙及馬璘死令家人宗族賓將吏卒各哭
其所不得居喪側離立者皆補治謀追賊將韓
旻時倒用司農印皆古名將所未有其他奇

大略俱不在李郭下嗚呼廉與不廉何足以論
太尉要之今德更難矣

廉吏傳

唐段秀實

五十二

廉史傳

明武林黃

唐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家素貧事母甚謹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諱藻宏麗和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

唐書

唐書

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靈武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孝廉力田等科俄遷吏部侍郎品裁清允是時元載秉政疏忌綰授國子祭酒帝知之以爲太常卿充禮儀使及載誅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綰固讓不許綰因以天

下爲已任奏罷諸州團練使官號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又言刺史不稱職及贓罪本道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及增京官俸又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卽日召拜刑部尚書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卽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詔百官如第弔哭賻賵優渥謚文簡綰清儉簡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親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峇而未嘗一及榮利初拜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驢從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絕清澹人不但廉也其作用俱從廉生故務減不務增○子儀撤座中聲樂至清感人亦于儀盛德事

廉吏傳

唐楊華

下三

中常衮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文采瞻蔚長於應川譽重一時累遷中書舍人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衮奏成均之任常用名儒不寔以宦官領時回紇有戰功得畱京師益驕悍數與軍人格鬪至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衮建言安早防遏恐其變不細又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者衮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今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是歛怨媚上寔斥還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官劉忠翼等權震中外有所干請衮皆拒鄧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會綰卒衮始當國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裘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衮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章

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袞奏貶翟羅，
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
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
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
游燕饗，與馬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
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却進獻與拒却宦官，皆今時所難得，又以文采
興闢學校，而以清儉自賢，務苛細，非宰相之器
也。

廉吏傳

唐 常家

下五

上 顏泉明

顏泉明，太子太保忠節公杲卿子也。有孝節，初杲
卿謀以常山起兵討安祿山，使泉明陰結太原尹
王承業爲應，及還，未至而常山已陷，故客壽陽，史
思明圖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問關得免。
及思明歸國，而族父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
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
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
復失之。袁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
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
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
謙也，分柩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具儉狹，發視之，與
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
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奏課第一，遷彭
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餽粥，不給
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廉吏傳

唐 顏泉明

下六

上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蠲與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歷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入為京兆尹，尋拜嶺南節度使。先是，西南夷船歲至，纔四百，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枕居官久，未嘗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授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歿，表勉為代從之。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河陽等道都統。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眾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

廉吏傳

唐李勉

下七

廉吏傳

唐李勉

下八

此忠肝義膽人

雖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年，辭位，以太子師罷。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歿，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饌之。

中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也。憬志行峻潔，不屑商賈。寶應中，方營奉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薦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檎美，試江夏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寶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數稱疾，及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歛，寬刑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得粟入

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

立身正家匡時俱以廉約

廉吏傳

唐趙憬

韓滉

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父休玄宗時爲宰相方直峭鯁尋見罷滉以陰補官爲人彊力嚴毅明吏事簿最詳綴累遷給事中尚書右丞連知兵部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嚴密儲積豐實德宗立有言滉掊剋者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符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遺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近貞元元年詔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議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

康吏傳

唐韓滉

下十一

之行爲遠慮備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

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

佐約爲兄弟遣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

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

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

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

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

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

康吏傳

唐韓滉

下十二

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尋卒

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門常

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久居重位清儉疾惡不

爲家人資產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滉幼時已

有美名所與遊皆天下豪俊晚節稍苛慘彊肆故

論者疑其飾情

公忠清儉

○宋四十年一易絹裙破然後易有晏子之風

中王緯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
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江西觀察使路嗣恭
判官嗣恭欲殺泌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於已有
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合浙西觀察
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黃門要地獨
不可畱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
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奏蠲韓滉時罰錢未入者
十八萬緡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
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
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不可大忤
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
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深刻吏督察其下
清惠○刻

中李巘

李巘嗣封吳王累至宗正卿檢校門部尚書薨贈
太子少保性介直而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
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畱儲公卿合贈
乃克葬

唐李巘

唐李巘

唐李巘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簡廉肅參聞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徇，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時皆題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從侍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帝寵遇甚渥，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但爲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

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帝用裴延齡而贊上書苦諫、帝不悅、竟以太子賓客罷、尋貶忠州別駕、贊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贊有助焉、贊在位、言事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卹乎、

廉東傳

唐陸贄

十七

宣公忠讜戡難匡王賢愚皆知之、其被放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可爲賢者明哲之法、○嘗記高歡歿、侯景畔、諸將非慕容紹宗無可遣者、而舉朝疑之、獨陳元康以屢受饋遺料其必至、嘗嘆服元康以爲有宰相之略、杜預通經學、古爲晉儒宗、亦饋遺洛中權貴經營天下者、

其妙用固如此乎、及讀陸宣公翰苑集、德宗見贊清慎太過、諭受鞭靴而贊上疏極論以爲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因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通何能中絕其意、不覺喟然而嘆也、嗚呼、吾于贊見聖賢之學矣、

廉東傳

唐陸贄

十八

上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堦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俾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要遂終身。」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有爭訟者，不詣官而詣城，歲饑，屏迹不過

康吏傳

唐陽城

下十九

隋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乃舉緡與之，李泌爲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緡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歿職，及受命

它諫官論事，背細紛紛，而城寢間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屈。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大怒，欲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作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尋出爲道州刺史，至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

康吏傳

唐陽城

下二十

則已。官收其餘曰：炊米二斛，魚一大鱸，置甕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常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順宗立

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陽城力諫後世所知至八年不言人莫能窺其際其默不可及也新唐書載城卓行甚多至揣客欲言諫諍事輒飲以酒或先醉卧客懷中此嵇阮之襟與關龍逢之肝膈與異矣哉第其兄弟皆不娶不若元德秀有兄嗣非義之正也然不可謂非第一流人

康東傳

唐 陽城

下三十一

上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惡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邈州每長帥至必效蒙屯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懽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貞元末諸鎮率不修職自述職者希朝一人而已歷官朔方靈鹽節度使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眾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不納長帥駝馬廉而無幹者不能用沙陀戰有功幹者可能自述職者希朝一人真稱空谷足音

康東傳

唐 范希朝

下三十二

中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鬲滑，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召領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唐馮伉

下三

只不受帛一事受主知

上孔戣

孔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慷慨好論事，有不便者，無所不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奪尹三月俸。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閭閻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爲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戣一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容。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戣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

唐孔戣

上

下四

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殲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爲尚書左丞，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歷覽古來廉士，大抵隘狹自賢，或汙人以著其潔，爲矯激行者多矣。孔戣何不然也？韓愈稱其守節清苦，議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許人者哉！

廉吏傳

唐孔戣

下五

上 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頴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後歷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及討王承宗，諸鎮兵十餘萬，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除費罷餉，有略有功，不媿父執。

廉吏傳

唐郝士美

下五

中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以女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於陵以親嫌，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滉卒，乃入爲郎中，宰相意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還遷吏部郎中，出爲絳州刺史。德宗聞其

唐楊於陵

丁七

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入爲京兆尹。元和初，出爲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游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以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管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

錢邪宰相裴垍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俄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蔡，高霞寓戰敗，委罪於陵。帝怒，貶郴州刺史，尋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穆宗立，遷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

唐楊於陵

丁十八

廉而正

中程昇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王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楊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疲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時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廉吏傳唐書下五以羨贏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程昇爲二王所引又以錢穀終其身世儒弗深考多訾之嗟乎惡知其廉若此也八司馬皆俊偉豪桀扼腕大曆之政欲速其功所謂年少氣

銳之過而無自湔洗冤矣史稱王伾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使不可出則夫婦寢其上嗚呼昇豈斯人之徒歟

廉吏傳

唐書

下三十

上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復舉五經
高第累官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
中兼御史中丞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官十員
賁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安上
請安有賁官受錢卽具疏所以帝以爲賢命有司
與其費因著令未行而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
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興學校仁化大行順
宗立遷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言事蹇諤號爲才
臣劉闢反圍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
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乃拜晉
慈隰州觀察使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
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
食者收其財教人爲瓦屋民無火憂置南北市管

以舍軍又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始去
汙濫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
里實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有卒違令當死
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罷官待辨以疾卒年
五十八家無剩財後使者按驗所告皆不實詔答
卒流嶺南宣宗時詔江南西道觀察使紇干泉上
丹功狀命刻於石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若丹者可謂以天下爲已
任矣韓愈稱其爲民興利如嗜欲至矣哉

中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以宗室子補鄭丞、尋棄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冒沒於財、發其貪、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腸、仰給度支、後死亡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三年、徙劍南西川、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裴度當國、夷簡自謂才能不及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母事浮屠、母碑神道、世謂行已能有終始焉。

求外遷辭僕射

裴玠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遂籍京兆歷官鄜坊節度使元和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玠爲政嚴稜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尋以疾辭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今之爲公卿大臣皆捐俸助工甚且開稅璫之禍卽裴公不務貢奉已卓然

唐裴玠

三十五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遠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歷官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喜慍撫孤姪恩踰已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多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不受干請金人能之終年不見喜慍稱知人此真廉

唐韋夏卿

三十六

上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後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其一以準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畱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鞵，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旬戎還，使許諾。戎悲責其下，衆曰：「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劄減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廉而惠，不矯激。○吏民抱持取其鞵，自戎始而末世遂以脫鞵爲舊規。上媿心下媿足，可發。

上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甫鏐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緡，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復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以吏部侍郎罷政事，出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宜韋處厚輩皆清正，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穆宗立，卽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欺曲，不爲僞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

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
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
故家無美財

不見李實不許張宿銀緡不受緡銘墓此三事
今之時流易坐可以爲法

唐

三十九

悉縱去數日舒州獲真盜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饋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命代
貧民租轉湖州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
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
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
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
五贈尚書右僕射徽性廉介時韓公武以賂結公
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
取之在義不在官

唐

四十一

嘗考徽所取士蘇巢者李宗閔壻也時元稹與
宗閔隙而稹方用事故力排之以快文昌牛李
之黨從此寢成而科場之禍延至今日究其源
則古帖祕書爲可愛耳至若士黜身貶而不出
私書以自白徽有休休之風矣

下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令吏問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勅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關者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遺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易于愛民如子賢矣夫吏有體臣有道未之間

唐何易于

四十三

也禮不商路馬與蹇其芻而乃焚天子詔邪身引刺史舟嘻其甚矣

上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矣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

唐李景讓

四十四

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羣乃赦。故雖老，猶加葦，勑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延。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西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

人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驕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成廉子至鞭背定亂豈婦德能及

唐李景讓

四十五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隸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日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耳。俄遷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與善者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久之。遷中書舍人，文宗立，進戶部侍郎，尋以病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平客咨嗟，為故，雖庸下與攜手笑語，無間然，尤好春秋，著三傳，例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九經師授譜詠其遺。

唐書表微

下四十六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初議抵死，朝臣力請，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各憫，竟卒于貶所，有詔歸葬，後李石因召對，白其冤，仍追復舊官，錄其子，會昌二年，賜諡曰貞，不密害成清而買禍王璠可恨。

唐書宋申錫

下四十七

中蕭倣

蕭倣字思道後梁明帝之後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給事中劾奏無所回時推其直後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時懿宗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倣力諫累官義成軍節度使有治績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封蘭陵縣侯年八十卒子康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詣子繕補殘書康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恙以嫌乎倣乃止

還厨槁梅似過不欲開取端也其子亦稍有識
○唐君臣皆喜奉佛起而非之者傳奕韓愈杜牧及倣數人耳然倣出于瑀而瑀之先君捨身

佛寺故論者謂倣爲尤難

唐蕭倣

四十九

下章正貫

章正貫字公理京兆萬年人以蔭爲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潘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居嶺南多以廉著水清見魚

中劉瞻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累遷翰林學士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仰上疏固爭言宗紹窮其術不能効情有可矜帝大怒即日賜罷累貶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瞻之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由它道而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奉以餘濟親舊之宴困者家不蓄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始終完潔諫官不言而獨言之亦賢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進士歷遷禮部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歟溝中圖不應遂奔咸陽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後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因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命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墜笏趣意野老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曠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歟一致我寧暫遊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晝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有王嬖之前
○又仕進

唐吏傳目錄

宋

范質

曹彬

郭守文

袁繼忠

張鑄

沈倫

劉溫叟

賈黃中

呂端

雷有終

畢士安

王旦

曹修古

杜衍

范仲淹

石介

王質

包拯

胡宿

趙抃

彭思永

張載

畢仲游

劉恕

程昉

陳師道

柳植

朱震

張九成

高登

楊簡

朱熹

熊克

趙汝愚

牛大年

王萬

王阮

徐鹿卿

趙逢龍

程公許

陳宓

徐經孫

孫夢觀

徐倫

李韶

歐陽守道

楊文仲

陳蒙

常楫

趙宋仁厚開基諸儒輩出學術人品粹然一軌於正所稱廉者有剛直孤介而無奇詭谿刻之行如呂正惠范文正趙清獻表表人倫合之得四十九人

廉史傳

目錄

三

廉史傳

宋

中范質

明武林黃汝亨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仕周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宋初加兼侍中乾德初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尋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爲悲惋罷朝贈中書令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閭閻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宅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

遺戒勿請謚勿刻墓碑此范文素不可及與矣冀身後名者霄壤矣然質所以不請或自反後禪時與陶穀共事邪此政不可及○今之子孫

不量動爲祖父乞謚而招訾議者當以此公爲法

廟號傳

宋

三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周祖受禪，召歸京師，累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于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太祖召謂曰：「我曠昔常欲親汝，汝何敢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懼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德初，爲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

廟號傳

宋

三

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爲都監中令戰下所至悅服
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
無已蜀人構亂彬復破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
帛彬蒙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
全斌等屬吏謂彬廉謹清介授宣徽南院使義成
軍節度使彬辭曰西征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
無以示勸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伐江南詔彬爲
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自荆南順
流而東克池州八年進克潤州遂下金陵與諸將
約誓不妄俘一人及班師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
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尋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
同平章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侍中尋
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與潘美等北伐失律軍敗責
授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
徙平盧真宗立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召拜樞密
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

廉吏傳

宋

四

廉吏傳

宋

五

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言及彬必流涕贈中書
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廉仁之將其居功退讓識量在寇萊公上

中郭守文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以內職總兵討平代州之叛。後護定州軍大破遼人于蒲城。復破夏州。降銀麟寧定西鄙。功多。拜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卒于官。既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歿。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資悉犒勞士卒。歿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歎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謚忠武。

廉斐傳

宋郭守文

五

中袁繼忠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并州。開寶中。平廣南。繼忠爲先鋒。後奉命擊梅山洞賊。破之。契丹犯代境。繼忠擊走之。前後賜資鉅萬。悉以犒士。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累官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淳化三年。被命召還。卒。年五十五。郭袁俱得賞賜犒士。

廉斐傳

宋袁繼忠

七

下張鑄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舉進士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累遷太常少卿及光祿卿皆避祖諱不拜改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三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廉氏傳

宋張鑄

全

下沈倫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于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太祖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倫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王師伐蜀用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累官工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年七十九卒贈侍中謚曰文

廉氏傳

宋張鑄

九

獨居佛寺飯蔬食

中劉溫叟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建隆間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憲府舊例月賞公川茶中丞受錢一萬公川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茶執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川况他人乎昔日納之

廟吏傳

宋劉溫叟

十一

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

言免選以爲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遂擢炤太子右贊善大夫
名節士○太宗信重錄其子亦自難得

廟吏傳

宋劉溫叟

十一

下賈黃中

賈黃中，字蠲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充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扁輪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顆，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遭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之，

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廉生于畏慎，太宗知遇亦令人感嘆。

廉吏傳

宋黃中

十五

上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官知成都府，爲政清簡，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坐事貶商州，累遷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遷諫議大夫，仍爲開封判官。時許王元僖尹開封，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遂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尋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初，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猶恨任用之晚，端爲

廉吏傳

宋史

十四

廉吏傳

宋史

十五

侍重，識大體，以與冠準同列，已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太宗崩，李后與內侍王繼恩等謀立楚王元佐，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于端肅然拱揖，不名。又以端體洪大，庭階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被疾，求免，不許。車駕臨問，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久居相位，不蓄貲產。卒後，子藩等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呂正惠神氣凝重，遇事識體，捲簾引視，擔荷大事，真大臣也。

雷有終

雷有終字道成同州郃縣人德驤子也以蔭補漢州司戶叅軍太宗卽位召爲大理寺丞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少府少監累官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景德二年卒年五十九贈侍中有終側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于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驤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時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

好施寡取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叅知政事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卒于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及王旦爲相而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嘆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

廉吏傳

宋畢士安

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

清慎如古人

上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恠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時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音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大中祥符中累爲天書儀仗使大禮使尋拜司空旦柄用十八年真宗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天禧初進太保復加太尉兼侍中旦力求避位帝親

蘇東坡傳

宋王旦

十九

蘇東坡傳

宋王旦

十九

其形瘠憊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官使給宰相半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三四帝手自和藥賜之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常務儉素保守門風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藥未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卽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甚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文正相業多卽畱守請奏語何等識力

下曹修古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歷殿中侍御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言事忤劉太后黜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既歿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女不受賻最奇以此見修古

廉吏傳

宋曹修古

二十一

上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爲言官所奏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造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以待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又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絺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正獻臨歿戒其子忠孝歛以一枕一簾小殯厠冢以葬

進務薦士退不近名

廉吏傳

宋杜衍

二十二

上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仲淹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學舍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居六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遷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天聖中，晏殊知應天府，薦爲秘閣校理，學者多從之。仲淹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歷官參知政事，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小人所攻，自請罷政，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是時夏人已請臣，仲淹因以疾請鄧州，再徙杭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

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士多出其門。下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歿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初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在賊不敢犯。邠慶二州之人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哭之如父。

文正先愛濟世，其本色也。至今義莊義倉皆祖之。

下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卽上書言事罷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山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女杜衍韓琦薦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范仲淹及琦等同時執政歐陽修等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反搜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琦等因言介詐歾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點刑獄呂居簡等力保介已歾得免斲棺介家貧甚妻孥幾凍餒富鄉

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介有氣能文人也顧作慶曆聖德詩累韓范諸公幾不自保骸骨喜聲名爲患如此戒之戒之

蘇東傳

宋石介

三

下王質

王質字子野，旦之從子。單州單父人，以蔭補太常奉禮郎，試進士及第。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後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謂質。質曰：「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後以天章閣待制出知臨邛，卒。

康史傳

宋王質

王質

上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除大理評事，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上產硯，前守緣買，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累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後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累遷給事中，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與人不苟，合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康史傳

宋包拯

包拯

剛○鈞致割牛舌者亦巧

王胡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後知湖州築石塘百里得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于東南自宿始母憂去官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立生祠歷官樞密副使數以老乞身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民尤愛之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次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于貴顯如布衣時其學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有文集四十卷

士大大不得志往往事燒煉貪心不斷也胡公可法

王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遷爲右司諫出知虔州嶺外仕者多無以爲歸抃造船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于我手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蝗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墮水灰歷知成都益州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既提舉南

湘常平以便養。帆舫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
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朴
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怒。平生不治貲業。日所爲
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
也。

清獻琴鶴孤標。至造百艘。給嶺外旅櫬。致仕歸。
與子適遊諸名山。不專以清峻勝。

廉吏傳

宋 趙鼎

三十一

下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官知太平州。熙
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
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于門外。默坐其處。
須臾。叵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
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匪金矣。始就舉。持數
銅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于袖間。衆
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銅墜于
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寢甚。鄉人饋之。無所受。
還金釵易事第兒時難耳。墜銅不索。却是量。○
思永爲御史中丞時。爲蔣之奇所誤。誣蔑歐陽
修。是識闇。

廉吏傳

宋 彭思永

三十二

上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猶以爲未足也。又訪諸釋老，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舉進士，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俄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還，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

學本六經治法三代，豈有合乎室其貧室其靡。

下畢仲游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與兄仲行同登第。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韓鎮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仲游蚤受知于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數秩而終。卒年七十五。

康東傳

宋

畢仲游

三十一

買茶七亦復不必

中劉恕

劉恕字道源，渙子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欲應制舉，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未冠，舉進士，賜第，與司馬光共修資治通鑑，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爲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安石怒，與之絕。出監南康軍酒稅，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家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畱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家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賴悉封還之。

辭王安石三司條例司，眞廉也。是書僻。○父渙

高隱廬山三十餘年，此稱渙兒。

宋史傳

宋劉恕

三十五

中程珦

程珦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爲黃陂尉後知
龔州時宜僚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爲我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人詰之荅
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其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
磁州又徙漢州抗議言新法不便使者李元瑜怒
卽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
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
犯禮義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
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
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
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
教養其子均於子姪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
難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
葬子顥爲宋名儒

正氣人

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
六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以文著熙寧中王
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元祐初
蘇軾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爲太學謬改
教授潁州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
子慍見宴如也父之召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
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于其友趙挺之家問所
從得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
棺歛之

枯寒

下柳植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舉進士，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累遷吏部侍郎。卒，所至官舍蔬菓不輟。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廉吏傳

宋

三十八

中朱震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趙鼎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大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累遷中書舍人，後謝病乞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

廉吏傳

宋

三十九

上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欽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官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且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邪？」紹興二年，上策進士，九成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授鎮東僉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旣歸，學者日衆。九成嘗言：「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忤秦檜，意謫守邵州。再謫南安軍。九成在南安十四年，又自號橫浦居士，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籩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檜歿，起知溫州，尋丐祠歸。數月病卒。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子韶深於道者，辭貴游忤權姦其餘事。

廉吏傳

宋張九成

四十二

中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州人。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還上疏，秦檜惡其譏已，授古縣令。尋取旨，編管容州。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號蹙，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也。

廉吏傳

宋

四十三

如此忠憤人焉能取容○置金買書清奇

中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歷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非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盡象事之，還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官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正奉大夫。

廉吏傳

宋

四十三

楊敬仲精于易，詳著已易論學，者稱爲慈湖先生。

上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徽州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入關，熹幼穎悟，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孝宗卽位，上封事。乾道三年，陳俊卿薦爲樞密院編修官，不起。上曰：「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淳熙二年，除秘書郎，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知南康軍。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卽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數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學者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除兵部郎，辭。主管嵩山崇福宮，具封事投匭以進。凡幾千言，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二年，除荆南路轉運副使。寧宗立，

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慶元二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熹不軌，謫永州。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五年，卒，年七十二。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拳拳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單瓢屨空，宴如也。諸生之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自給，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嘉泰初，詔賜嘉恩澤，謚曰文，贈寶謨閣直學士。安貧樂道，立朝纔四十日出處生歎之際，粹然儒者不爲廉名也。○讀其封事與崇政殿劄子長言之，卽出自誠意正心，似比說命虞謨稍煩。

下熊克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紹興中中進士第知諸
暨縣入爲提轄文思院孝宗喜其文特出御筆除
直學士院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
克博聞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家素儉約雖貴不改
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
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
資遣會草制獲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

康吏傳

宋

四十七

十三

上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餘干人也擢進士第召試館職歷
遷右丞相樞密使立朝審正忤韓侂冑爲其黨李
沐所誣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朝臣不平爭上書訟汝愚之忠侂
冑忌益深遂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御史胡紘
疏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汝愚夷然就道
慶元二年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鏐所窘暴薨天
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川常以司馬光富弼韓
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粟給
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自奉養甚薄爲夕
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冑誅盡復原官
謚忠定贈太師封沂國公

康吏傳

宋

四十七

下牛大年

牛大年字隆叟楊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請懲貪吏累遷宗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廉吏傳

宋牛大年

四十八

王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後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因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廉吏傳

宋王萬

四十九

遺直遺愛可傳

中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舉進士爲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荅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卒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邪陞對畢拂衣出關跡隱廬山朱熹常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畱滯不偶嘉定元年卒

康慶傳

宋王阮

五十二

拂衣廬山清風可挹

中徐鹿卿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第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累官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鹿卿居家孝友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策歷官對越集

康慶傳

宋徐鹿卿

五十二

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

中趙逢龍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
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
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年八十有八終于
家逢龍家居講道從遊者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
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隣
居充拓之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
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慾不好名歟歷日久泊
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
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廉東傳

宋趙逢龍

五十二

下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敘州宜化人嘉定四年舉進士通
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辟公許通判
施州諸將乘亂挾劫事定自危大將和彥威懷金
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公許伸潛寢
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具
家無美儲累官權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

不易裘慕効晏嬰

廉東傳

宋程公許

五十三

中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以父任歷知南康軍遷南劍州皆有惠政後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遂致仕尋卒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淵明而深愛諸葛亮身歿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詔贈直龍圖閣顏陶諸葛雅志希踪

陳東傳

宋

五十四

下徐經孫

徐經孫字中立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仰邵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陳東傳

宋

五十五

中孫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遷知寧國府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帝悅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後權吏部侍郎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日授遺表不怠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廉吏傳

宋孫夢觀

五十七

中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淳熙十四年舉進士端平初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入覲手疏數千言帝見其衣履垢敝慨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貼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爲之熾動賜僑金帛固辭不受官至侍講以疾求解職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廉吏傳

宋徐僑

五十七

陛下乃貧耳語妙發如此謫言

下李韶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嘉定四年，與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以廉勤薦，累遷殿中侍御史，乞補外，以集賢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五年，召為禮部侍郎，至闕，屢上書言時事，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累官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淳祐七年，旬去，乃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十一年卒，年七十五。韶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廉吏傳

宋李韶

五十八

下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淳祐元年舉進士，授寧都主簿，後遷秘書郎，以言事罷官，徙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後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

廉吏傳

宋歐陽守道

五十九

中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以春秋貢後胃試功試皆第一累遷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劾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間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累官給事中國子祭酒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尋以疾改集英殿修撰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而卒文仲侍班不去標歲寒之節

下陳蒙

陳蒙慶元府鄞人年十八上書萬言除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之奸似道銜之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有青氈一片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康史傳

宋陳蒙

卷二十一

中常林

常林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府交薦之後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林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林以代屬縣償大農網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苗九萬稅

廉吏傳

宋

本

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林悉不受吏吹曰常侍郎真不愛錢德祐二年拜參知政事後六年卒

廉吏傳目錄

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董文用

王文翰

賈居貞

微里

申屠致遠

趙與票

董士選

伯答沙

張養浩

卜天璋

黃縉

曹鑑

宋本

廉吏傳

目錄

一

孔子笑夷狄之有若不如諸夏之亡也胡元犬羊之俗而統中夏亦天地一大變然觀其將相如耶律楚材廉希憲諸人卽伊喀箕籌何以遠過人材不擇地而生信夫凡一十有五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元

上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

廉吏傳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髯宏聲帝偉之曰達今世傑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邪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已卯夏帝西討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雪復問之對曰回國主當歿于野後皆驗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不果不蝕明年十月楚材曰月當

蝕西域人曰不而卒蝕公於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

廉吏傳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二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歿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畱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睿宗立近臣別迭等言

廉吏傳

元帝許崇材

三

漢人無補於國可盡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能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泉籍及金帛。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西燕為陛下用耳。帝嘉其謙，即日拜中書令。壬辰春，帝南征，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歿傷，城下之日，室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

廉吏傳

元帝許崇材

四

得地無民，將安用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求孔子後襲衍聖公，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以興文治。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議，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又奏曰：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請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歿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歲辛丑冬，帝崩。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甲辰夏、薨于位、年五十五、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封廣寧王、謚文正、後有譖楚材者、言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此王佐也通天人兼文武古今名臣絕少

廉吏傳

元 郝祥贊別

五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九歲家奴四人、五馬逃去、法當死、希憲泣諫、釋之、希憲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為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希憲祇插三矢、發皆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提舉學校、教育人材、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前、言王師渡江、凡俘獲士人、宐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放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勸世祖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卽位、建元中統、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皆

相通謀反。希憲以便宜調度。以平秦蜀諸叛者。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宜中飭軍吏禁止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所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幼名實。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憂。行

廉吏傳

元廉希憲

七

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綴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賒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阜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今

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閣官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譏之曰。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須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詔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匹。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阿里海牙下江陵。詔希憲行省荆南。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

廉吏傳

元廉希憲

八

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飲於民、不爲無罪、宐戒慎之、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有詔召還、民號泣遮道、雷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後有大星、隕於正寢、

廉吏傳

元 廉希憲

九

之傍、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封魏國公、謚文正、

希憲十九能明孟子仁義性善之旨、名儒良相、功德咸備、宋韓范諸公、無以復加、豈惟廉哉、豈惟廉哉、○內侍有傳旨者、公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方今營事、大臣對之寧不媿汗、

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阿朮奉詔伐宋、召文用爲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我不當行、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唐來漢延泰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授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傳者辭之、王卽遣其傳訊文用、文用謂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

廉吏傳

元 董文用

十

事其傳驚起去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
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空勿怠自是諱言不
行省府事頗立尋爲工部侍郎出爲衛輝路總管
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輪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民
力不給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
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
罪將誰歸文用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
耕而運事亦不廢後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
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
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文用興利除暴敬事恤民茅茨賦詠蕭然歸曰
之致

王文翰

王文翰大名南樂人善騎射襲父珍爵爲行軍萬
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
璫叛從哈必赤計平之論功欲以官賞文翰曰增
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迺以白金二千
兩器皿百事雜絲數百縑賞之文翰悉頒之軍中
後解職避弟文禮已以鄂州功陞僉東川行樞密
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
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
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辭秩請金以頒軍中此仁廉

平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爲行臺從事時法淵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僞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及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空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發倉粟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皆稟食之東南未下商旅留滯者皆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刷荻之禁一方安之南安李梓發反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纔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賊之矜釋其所蔓延不計其數凡有所驟皆殺於

火年六十三以疾卒于位贈推忠輔義功臣封定國公

却金辭官兩有平賊功而能仁

上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邵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毋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凍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後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實所在學田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遺止之時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峻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帝悟命羽林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皆棄市天下大快徹里往

廉吏傳

元徹里

十五

來凡四道徐皆過門而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

征之有降者勞以酒食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

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

汀漳遂平成宗立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

日召都事賈鈎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

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巡按以

苛爲明微賊以多爲功至有迫于證父弟證兄奴

廉吏傳

元徹里

十六

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君爲我語諸御史毋

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後召入爲中書省平章

政事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資不滿二百緡

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封徐國公諡忠

肅

巡按以苛爲明微賊以多爲功今亦有之○語

諸御史有關風教

中居致遠

中居致遠字大用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求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康史傳元仲十七

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此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使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恥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下趙與黑

趙與黑字晦叔宋宗室子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黑對召見言宋敗亡之故悉山誤川權奸辭旨激切卽授翰林待制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壠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時京師霧四塞虎入南城與黑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黑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康史傳元趙與黑十八

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以疾卒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簡

宋仕元者卽不得苛論然爲廉幾何

上董士選

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丞相伯顏壯其驍勇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降隨文炳入宋宮秋毫無所取未幾請以職讓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以士選同僉樞密院事宗王乃顏叛帝親征之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步兵橫擊之其衆敗走額州廉吏傳
元董士選 十九
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士選聞將士擾民不用命賊勢轉盛因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額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復察激亂之人寘於法及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額境遂平遣使還報惟請出賊吏數人並不言破賊功朝廷嘉其不伐後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士選生平以忠義自許尤號廉

介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黜賊吏數人不言破賊功學道爲謙不易得也子孫往往爲廉吏源清流潔信夫

廉吏傳

元董士選

二十

下伯荅沙

伯荅沙幼入宿衛事成宗武宗由光祿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尋陞院使遷授左丞相時朝廷清明百姓乂安伯荅沙身事四君官至太傅爲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及卒貧無以歛詔贈惟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封威平王

廉史傳

元伯荅沙

二十二

中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有人遺楮幣于途其人已去追而還之遊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未幾拜監察御史言尚書省變法亂政將禍天下遂疏時政萬餘言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年六十卒贈摠誠宣惠功臣封濱國公謚文忠

廉史傳

元張養浩

二十二

廉而孝

中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性廉直知大體爲刑部郎中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卽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後爲歸德知府有惠政改饒州路總管發粟賑饑民先廉吏傳 元 卜天璋 二十三

全活而後申請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拜火遂息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虎立殲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素無冰天璋至人始見冰以爲異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年八十老矣可辭此行天璋曰國步方艱人臣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

矢因列上二十事萬餘言目曰中興濟治策因自引歸以餘祿施之族黨家無餽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河南郡侯謚正獻

廉吏傳

元 卜天璋

二十四

丁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歷諸邑宰、多出冤獄、民稱神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潛天性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之、謝病南還、優游田里、年八十一卒、

介特何至鬻產佐俸

康史傳

元黃潛

三十五

中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爲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餽辰硃一函、鑑以藥品不拒、漫置篋中、後年餘、欲以和藥、開視之、內有金一錠、鑑驚歎曰、淵伯非知我者、時顧已歿、訪其子還之、官至禮部尚書、猶僦屋而居、年六十五卒、封譙郡侯、謚文穆、父沒還子此爲至行

康史傳

元曹鑑

三十六

丁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廷試第一自承務郎十轉至
太中大大歷諸華應猶儼室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棺歛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門生故吏及
國學諸生本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

康吏傳

元

三

康吏傳盡附目錄

鄧都

張湯

尹齊

公孫弘

朱博

虞玩之

劉覽

庫狄士文

盧杞

牛僧孺

康吏傳

盡附目錄

廉蠹論附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推言惡似而非者。曰、恐其亂德。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然則有不廉不潔之行、卽不得似之。固已廉潔矣。至舉亂賊之惡名而加之。孔孟不已刻乎。曰、誅其心也。夫盜跖恣睢暴戾、庸人皆知其非。至於似則忠信廉潔之名、歸焉。將使貞白粹清之士、無以自異。故孔孟痛惡之。不少假貸。况夫詐譎酷烈而陰賊人顯亂家國、殘忍骨肉者乎。公孫弘、牛僧孺、天下之所謂賢良文學人也。張湯明習法令人也。其罪誣至與盧杞同科。而予並以爲廉蠹。遵孔孟之訓、辨似之介、不敢不嚴也。乃若鄙瑣陋劣、如接展、賈紉之流、醜態飛動、不待識者爲之汗顏。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余摘之得十人。

廉吏傳蠹附

明武林黃汝亨輯

醢鄆都

鄆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雉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

廉吏傳

西漢

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得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于臨江王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帝曰

廉吏傳

西漢書

二

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

斬都也

郅都不發私書不受餽遺廉矣乃民樸畏罪而獨任嚴酷令人側目號蒼鷹彼寧成乳虎趙禹賊深相効倣爲殘刻草菅人命此其廉害甚於貪

酷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後給事內史爲韞成掾武安侯爲丞相徵爲吏治巫蠱獄深竟黨與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又多舞智御人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多巧排大臣爲詐忠陷人三長史心害湯發湯陰事上以湯懷詐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起刀筆致位三公僅存奉賜五百金無它贏不可謂不廉然深文舞智巧陷人爲詐忠竊取公卿食生殘矣

酷尹齊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有聲。拜中尉。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焚其屍。妻亡去歸葬。

以廉結湯知而行其酷

廉吏傳

西漢尹齊

四

謹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推上弘對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弘謝後。母卒。服喪三年。遷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如黯言。上以爲有讓。益賢之。下詔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臘菜。

廉吏傳

西漢公孫弘

五

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假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弘奏策文學誠冠漢庭身食一肉脫粟飯行之似廉矣然三公爲布被飾許以釣名先發後推背約順上旨外寬內深陽與之善陰爲報復此老奸也

廉吏傳

西漢書卷之六

六

誦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灑卿恥杖扶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宐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

廉吏傳

西漢書卷之七

七

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薄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脔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悉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爲左

馮翊多武謫，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博以此自
立，然終用敗。

廉儉不好酒色，固可紀。然武健陰刻，多誅殺人。
○此謫廉也，與張湯同罪。

廉吏傳

西漢書

八

國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
好臧否人物。爲少府，齊高帝時在東府。玩之躡屐
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斲以芒接之。
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
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
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
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廉吏傳

南朝書

九

味太酸

忍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十六通老易爲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隆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服闋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復爲左丞卒

廉吏傳

南朝

十

刻薄○證父攘羊之直

陋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父千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服戰道不拾遺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綃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諛諛長吏尺布斗粟之賦無所寬貸後爲雍州長史齊亡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瞻之者

杖子二百惡態手口俱足醜態

賊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奔祖，奐杞有才辨，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得官，累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史傳。杞志險，賊寢露媚，賢忌能，小忤意，不置死地不止。大臣楊炎、張鎰、鄭詹、顏真卿輩，俱杞所陷也。杞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於是作間架，除陌法，怨誹滿天下。及涇師亂，帝奔奉天。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勤王。杞慮懷光不利於已，詔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所阻，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反。因暴杞罪惡，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

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制不肯草乃改澧州別駕尋死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務道德故建中初綱紀張設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瞽然肆爲之然史稱其清介一時莫及也

險陋凶人惡食非衣史稱清介是廉之賊

廉吏傳

唐書

十四

奸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踈當死路宦侍爲助且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貨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朱句細字注其左曰某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不繆知人繇是遂以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是時吐蕃請和約強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

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謂失信速敵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帝亦以爲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從此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爲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鎮治榮洛之歸

廉吏傳

唐

十六

仁里與賓客相娛樂自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武宗怒黜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年六十九卒贈太尉謚文簡史氏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余按僧孺無他才能以對策詆李吉甫流落不

偶號稱直言名用是起及在相位時方岌岌矣而妄謂太平無象今亦小康良足以發識者之一喙耳至與宗閔結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解計破李衛公功却人首悉怙謀之降遂失維州終貽邊患言僞而辨聖人所必誅也朋奸誤國爲唐大憝徒以不受饋錢生竊台鼎之班死掛廉潔之籍幸矣哉予故論著之以爲小廉大害之戒○客曰韓公武私籍僧孺不受名姓安知非僧孺計埋之此言似刻亦不可保必無

廉吏傳

唐

十七

廉吏傳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黃汝亨撰汝亨有古奏議已著錄是書以宋費
樞所作廉吏傳自春秋迄五季止百十有四人尙
爲闕畧因搜採諸史五季以前增入三十三人又
考宋元二史續載六十四人各以時代爲序復以
舊傳不分優劣乃定爲三等於傳首姓名之上各
署上中下字以別之正編之外又有廉蠹一編所
載爲郅都張湯等十人亦有評語姓名之上則署
以酷誦陋忍賊姦諸字體例頗爲杜撰傳末附評
一二語亦皆膚淺且汝亨旣因費樞舊本增輯成
編自當以孰爲原書孰爲續補分別標識乃混而
爲一但署已名尤不免於掠美矣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二卷

〔明〕金汝諧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名臣

芳躅二卷》提要

歷代名臣芳躅序

黃魯直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讀書
則理義不交于胸中對鏡面目可
憎向人語言無味抑何言之頗至
也然讀書僅資口耳工深績於
身心世道了無干涉陸菴舍六藝

序

一

遊覽百家將屬用之未嘗閒讀
此正之言曰讀書自六經外莫如
讀史史所以觀宇宙變遷之局
可以察治亂倚伏之機可以窺古
人經綸之迹而毫髮洪博性家
著忘間散隨事彙抄以備考經

有志來遲一日侍神金公出歷代
名臣芳躅一編示余曰此吾披閱
法史所手輯也其時自春秋以
至我

朝其為類凡九至為卷至于將付
剞劂以公同志子其為我序之

序

二

未讀未竟作而歌曰公之為是
編也其有憂乎蓋世道人心之
憂至今日而極矣立朝者急私
交而忘公誼治民者先廟祿而後
保障習俗之日淫于侈靡如議
論之曰濟于葛藤也學術壞于

監學而屢恥喪于糠粃也如夢
斯靡如波所流滴、蒙、固兩底
以故公所編輯首忠貞節義已更
以標友方次格選孝友範俗仁恕
以暉淑慝而終之學術言以端
根本其思深其意遠儻人豈一

序

三

編于座右觸目會心其功于世道
人心豈豈曰不補之哉公之新源以
循良為第淑及居言路所疏
諫皆

宗社大計蓋得于生平讀書之
益者多矣詩不云乎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敬舉以為公贈又云高山仰止景行正躬舉以為讀是

魏古法

萬曆乙卯長至日奉家弟溫體仁頌首書于藍山之文似齊

序

四

歷代名臣奏議

宋不佞歲在甲寅旅食長安業以暇日披紀彙自周室暨

昭代雜裒官環語凡有開世教者輒錄之析其類有九客有難之在曰墳索而下名詰蔚與徽行懿

目錄

一

鏢代不絕書而是編得無掛一漏萬乎余唯否曰自淳龐邈而俗流失誰能不波是編也或慷慨于彝常足以激頽或彷彿于先民足以還雅雖網一羅或漏而狂瞽一得惟取其或可維風云爾

客曰然遂識之

富湖金汝諧

自序

二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目錄

忠貞類

節義類

良吏類

恬退類

純孝類

友于類

範俗類

仁恕類

學術言行類

名臣芳躅

目錄

一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卷之一

當湖啓宸金汝諧纂

弟履台金汝達校

忠貞類

周公

周公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如此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國慎無以國驕人夫周公輔六尺之孤負宸而朝且制禮作樂功在社稷而不矜不伐赤烏几几猶然翼小

名臣芳躅

卷之一

李再鼎刊

心之遺意也

史魚

衛史魚名鮒衛之賢大夫也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蘧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蘧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我死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衛國以治孔子聞之曰史魚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包胥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隱終身不見

名臣芳躅

卷之一

二

莊善

楚人莊善以白公之難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素親而死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者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及門刎頸而死

王歇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歇賢令於軍曰環益三十里母人以歇之故已而使

人謂歌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歌固辭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葢邑王歌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歌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閔王子法章立是為襄王

蘇武

蘇武字子卿武陵人漢武帝時匈奴入寇帝命武出使議和單于欲武降武不屈將武囚于幽窖中絕其飲食

名臣芳躅

卷之一

三

時天雨雪武嚙雪以糞毛咽下數日不死單于以為神助乃徙武北海上使其牧羝羊乳乃放歸及昭帝即位遣使議和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單于驚謝因還武武留匈奴一十九年旌旄盡落同時鬚髮盡白

朱雲

漢朱雲字子游為槐里令性剛介公忠成帝時安昌侯張禹為帝師傳阿附王氏雲忿激於衷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互相黨比以固寵祿臣不敢愛死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

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命斬之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首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固當采之其言非亦宜容之以開言路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宜輟之以旌直臣

董宣

漢龔勝字君貢三舉孝廉不就哀帝拜為諫議大夫王莽秉政龔官歸老莽復遣使迎之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却之曰諠豈以一身事二姓乎不食死

董宣

名臣芳躅

卷之一

四

東漢董宣字少平為淮陽令方剛骨鯁不避權貴時帝姊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數捕之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為驂乘宜於夏門亭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帝帝大怒召宣至欲筆殺之宣叩首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彊項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戚不能行於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還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稽紹

晉稽紹字延祖爲晉秘書宰惠帝復祚遷侍中嘗詣齊王問咨事董艾言於罔曰稽侍中素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不受曰名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脩常伯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罔艾俱懷慚及朝廷北征王師敗績天子蒙塵百官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御輦兵交飛矢如雨紹遂遇害血濺御衣天子深哀悼之及事平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之血不可去也

溫嶠

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

溫嶠元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及明帝卽位拜侍中成帝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果反宣文太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遣使要陶侃同赴蘇峻之難侃恨不受先帝顧命不許再使奉侃爲盟主許之嶠乃陳峻罪狀有衆七千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流涕覆面三軍莫敢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嶠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醉突陣馬蹶爲侃將所斬大破賊衆峻黨皆平

周崎

周崎元帝時爲湘川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安金藏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六

唐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帝嗣俄有誣其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后聞大驚命高醫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

顏杲卿

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爲常山太守安祿山謀叛攻城甚急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詔執杲卿袁履謙送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起陞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

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逆虜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萬段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縛於橋柱而剛之至死罵不絕口

顏真卿

唐顏真卿字清臣爲平原太守時玄宗過龍安祿山真卿度其必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庫以防之及反郡邑皆風靡玄宗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忠義耶及真卿遣李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後李希烈反盧杞爲相懷隙遣真卿往諭之希烈名臣芳躅

卷之上

七

張許

唐張巡潭州人爲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援雍兵與賊將令狐潮拒戰屢捷潮與巡有舊謂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困守孤城欲何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益兵圍之復謂巡曰向見雷將軍已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尋屢出戰殺賊兵將數萬奉詔援睢陽與

賊將伊子奇大小數百戰殺賊兵將數十萬賊奔而復合圍城既久城中食盡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無睢陽是無江淮也宜堅守以待援至始與士卒同食茶紙并馬既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衆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老弱男婦烹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全城以報陛下死爲厲鬼以殺賊被執不屈與許遠南霽雲俱死之

李唐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從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名臣芳躅

卷之上

八

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

段秀實

唐段秀實德宗時爲司農卿值太尉朱泚謀反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度不能免乃往見泚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泚聞不悅次日議稱帝事秀實奮前奪姚令言象笏唾泚面大罵曰叛國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以雪朝廷之憤豈從汝反耶因舉笏擊泚泚卽勾腕走秀實叱泚黨曰我生平忠義自許豈

同法等逆徒造反乎何不速殺我衆黨殺之

李泌

李泌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子妃蕭母郇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

名臣芳躅

卷之上

九

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咸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郇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柳公權

柳公權字誠懸仕文宗時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帝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諫曰

此三辭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辭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輝同對論事不阿嬖爲憐恐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孫揆

唐孫揆字聖圭第進士昭宗時爲節度使時李克用破黃巢功雖高然表誅田令孜擁兵迫京師所爲多僭昭宗討之揆統兵會戰克用遣兵於叢林中暗夜埋伏伺揆兵過擁而執之自爲釋縛禮遇甚恭婉辭謂曰公輩抱負經綸當從容廟堂奚爲自履行陣揆罵曰國逆

名臣芳躅

卷之上

十

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吾誤爲爾執有死而已克用大怒命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罵曰無知狗奴解人當以板夾狗輩安知賊如其言罵聲不輟而死

彥章

後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馬馳突奮疾如飛爲梁將守鄆州唐王李存勗兵至彥章與戰墜馬就擒唐王惜其材諭欲用之彥章曰予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今不幸力窮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何面目見天下人乎甘被殺焉

趙普

才趙普字則平太祖擢用功臣普欲除某人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太祖怒以其奏章壞裂投之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章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其後果稱職

陳和

宋陳和字季實官御史嘗劾奏童貫弄權反覆不置徽宗欲起和引帝衣請畢其奏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却之曰畱以旌直臣卒謚文介

李若水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十一

宋李若水為吏部侍郎時金將粘沒喝圍京城逼徽欽二帝至青城營若水扈從金人令帝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怒擊仆地曰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罵益甚金人以刀斷其舌至死罵不絕口金人口南朝死義惟侍郎一人而已

岳武穆

宋岳飛字朋舉背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肌膚奮起戎伍屢建奇功凡數百戰內平劇賊外制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金人以爺呼之而不敢名嘗相謂曰

撼山川易撼岳兵難時金已心寒候岳兵至相率投降降而奸相秦檜立主和議矯詔班師誣下獄死百姓莫不涕泣金人酌酒相賀

洪浩

宋洪浩朱弁司馬朴先後奉使於金國久被拘留徽欽北狩陷虜中相繼崩於五國城并欲請制服朴曰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慟哭操文以祭其詞有曰臣等節上之旄落盡口中之舌徒存探馬角之未生魂消雪塞龍髯而莫及淚洒冰天蓋浩筆也浩等畱金十餘年始得還朝入對便殿求歸養母帝曰卿等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是豈可舍朕而去耶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十二

趙鼎

趙鼎字元鎮宋高宗時為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從帝親征自平江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趙鼎發

宋趙鼎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值元兵攻城度不能退語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宜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乎及元兵薄城鼎發書几上曰國不可復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俱縊死於從容堂

文天祥

宋文天祥字永瑞吉州人登進士第及宋亡拘繫燕京元帝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誓死不從一日乃召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對曰吾受宋

名臣芳躅

卷之上

十三

厚忠惟思盡忠而已豈肯事二姓宋室已亡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殺使祥退左右力贊詔有司殺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妻歐陽氏收屍面如生觀者駭泣有張毅甫者負祥骸骨歸葬吉州其母夫人柩同日而至人以忠孝所感云

劉子俊

劉子俊字民章度宗時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開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

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元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淵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謝枋得

宋謝枋得號疊山爲江西招諭使時宋亡元帥襲徇江東枋得迎戰營安仁糧盡無援孤軍敗潰乃變姓名入建陽設卜肆於建陽驛旁叅政魏天祐逼之北行遂以死自誓絕粒不食天祐與之言坐而不對久不能堪乃

名臣芳躅

卷之上

十四

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全節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龔勝全節於漢死於十餘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乃定叅政豈足以知此遂臥病輜中渡采石不食死於驛其子定護骸骨葬信州

楊士奇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期日舟至守令竟不相問過去訪友人則相與

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怆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吳寬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弘治名臣芳躅

卷之上

十五

十七年集議孝肅太后祔塋廟禮廷臣皆言定議上喜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云詳實公為人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邁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為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王鏊

王文恪公鏊公初授翰林開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

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改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嫌絕不與通歲時間遣輒麾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繫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智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視者藉藉歎美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美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以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名臣芳躅

卷之上

十六

公初以其為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眾舉子為增幾何公大志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士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孝先艱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其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閣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

何景明

何學憲公景明公初授中書舍人奉敕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貝謝弗受後逆

理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
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閣制勅房經
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
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
言義子不可蓄宦官不當寵疏畱中不下人爲寒心時
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
書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
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
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公和粹中夷人樂爲友衆目
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
名臣芳瑞

卷之十

七

職年亦不永人咸惜其未竟厥諒云

于謙

少保于肅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
北戎馬躡蹠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
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壁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
關庭闕然而詳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陸掖
畱請立斃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應族俟命
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
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扈駕失
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

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遇虜
勤王二也嗣徐瑄倡議南遷踵宋李南渡之覆轍矣公
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
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
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
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
議和後叅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朱欵軍之愚計
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
也喜寧與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
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

名臣芳瑞

卷之十

八

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
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
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鋒
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
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著
黃注厝動中機且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
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筭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
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
然公時刊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謨

對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抑世僉謂個黨非常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蕪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餽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于狗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矣

名臣芳閣

卷之上

十九

周鑑

周蕙憲公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于安成所友交皆名士嗣爲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交名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免公爲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徇私嗣會試事竣奏中所指有多成進士而彭華者且掄大魁朝紳益藉藉歎公得士陳無以中第諷銓司出之爲滇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檢其行李止二筆筒

故衣數襲積俸三百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

孫廷徵

廷徵字孔賢由學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史巡鹽河東瑾責賂不遂撫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陝西會宜鐸以寧夏叛戕撫臣暨總戎公時駐延緩聞變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忝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中說廢將仇鉞者爲內應不決旬宜鐸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庭而朝議起楊文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潼關聞報馳入陝據功時源兵憤而謀紀功黃門自經死

名臣芳閣

卷之上

二十

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軍欲亂吾以京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爲上疏列其功永旣入朝據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於御前切公歸功于已公於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臣卽死恥食言於邊軍士也于是寧夏之亂始定而永憾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沂江淮而上永喉秉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調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卒卒無以殮當路括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旣歸而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旣入觀所居

此匪徒四壁立異之而賦趙錢者故儒生尤咨歎焉
乃書空二字於門屏而所部母犯時邑中諸村所
迥皆煨燼矣

王恕

王端毅公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楊
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
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
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榜示流
民復業尋巡撫河南載巡撫雲南効鎮守內臣錢能陞
右都御史中貴有以黃鸚鵡上獻者公疏言漢末巢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

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
非野鵲變色之類與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乞降詔
痛絕貢獻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事駕帖下
請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關防今皆無何以
為信在任九月疏凡廿上尋進右都御史時中官王敬
乘傳東南搜索奇玩公引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
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
題不奉詔事疏上詔下獄同惡伏誅中外快焉轉南京
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時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
下獄經歷張輶救俊亦下獄公言一人志在盡忠疏置

平尋有旨令致仕孝廟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公薦諸名
公卿引置執政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無敢干以
私通政司經歷高祿以內批為本司叅議公言以天下
官待天下才勿可以親戚妨公議公遇事輒言言有不
合即引退執政不悅者謂其好名會南臺薦公入內閣
不悅者益忌之嗾御醫劉文太指斥公公力求去遂致
仕公家居時見子侄易左右鄰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
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
原券不問價年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
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刻俗學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

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
卷已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
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

胡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
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于江西者勢怵
利嚙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
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為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
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
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

徐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授徒以
 自業嗣濠誅起官累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惟已
 卯之變孫忠烈嬰其難王文成襄其助燁然者矣由公
 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禱也若公者其爲徒薪曲突之
 謀者乎公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
 而水薪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
 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
 無一長可取歟曰購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
 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
 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云跡公生平不愧其
 名臣芳躅

卷之上

三

言矣公幼極艱苦寄食就學早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
 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許論

許公論爲職方司時慨然籌邊著爲九邊圖論覈堅弱
 則結士心有法究虛實則足軍餉有法據要害則蓋屯
 戍有法急聲援則揆調發有法今觀其圖論凡地形山
 川險夷糧峙士馬多寡如指諸掌真所稱畱心邊務者
 後爲總督有山西巨盜郭尚儒等聚衆四百餘處劫掠
 遠近論檄叅將李欽等以計擒之其黨遂解去復有叛
 人白通事導朵顏酋侵薊州塞論伏兵擒通事斬之噫

國家得若而人者宜力壯猷何愛白奴哉

名臣芳躅

卷之上

二

節義類

吳季子

吳延陵季札泰伯之後裔也初出使北過徐君徐君好慕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及其還復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彼死而倍吾心哉

鉏彌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關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

名臣芳蹟

卷之上

王五

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

嬰杵

晉公孫杵曰太原人與程嬰爲趙朔客屠賈誅朔朔婦生遺腹子賈聞而索之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爾杵曰曰我爲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嬰謬呼趙氏孤在賈及諸將隨嬰攻杵曰曰謬曰小人哉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孤乎遂殺杵曰及孤兒嬰藏趙氏孤以免後卒奉趙氏

卻缺

晉卻缺冀州人舅季使過冀見缺擣其妻儲之恭敬相待如賓使歸言于文公曰敬者德之聚也卻缺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孰能禦之子曰出門如見賓承事如臨祭仁之則也君請用之文公召爲下軍大夫後謚之曰成故曰卻成子

閻敞

漢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下後嘗舉家病故時惟孤孫九歲嘗語曰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既悲且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

名臣芳蹟

卷之上

王六

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而持歸

羊續

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絢年久盡壞以敗紙糊之復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孟嘗

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續以自入珠忽徙出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張綱

漢張綱爲御史時安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仕惟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狀十五事京師震悚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永平中爲中尚書文趾太守張恢坐賊徵還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賍穢之寶

名臣芳躅

卷之上

三七

臣不敢拜帝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也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胡威

晉胡威字伯虎少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宴見嘗歎其父清節因謂威曰卿清白孰與卿父威對曰臣不如臣父也帝曰何謂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遠矣

蘇瓊

蘇瓊字珍之仕東魏孝靜帝爲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

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醫乃致于事梁上竟不剖人問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梁上郡人相顧而去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太武時爲太子傅嘗與崔浩同修國史浩以不諱國惡被收當死太子詔允曰至尊脫有問當言浩獨爲之帝詔問曰國史皆浩所爲乎允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惟總裁耳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殿下以

名臣芳躅

卷之上

三八

臣侍講日久欲乞其生耳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特赦之

竇參

唐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倖直果于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楊瑄

唐楊瑄性儉素始輔政時御史中丞崔寬雅尚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開館相卽日遣人毀之

京兆尹黎幹出入聘從以百數即損去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減坐中音樂五之四其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李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爲相自奉甚薄所居隘陋家無重門家人勸治居第沆曰身居厚祿且人生朝不可保暮又豈能久居華屋之下哉巢林一枝卽自足耳復何爲有土木侈心耶旣而治第于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富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元

冠準

宋冠準公準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與宗族故舊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絕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譏之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之也其人大愧

廷式

宋劉廷式初議姻入太學越五年登第歸則定婚女已

雙簪矣廷式消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旣爲廢人不能奉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雖簪豈負吾初心哉竟娶之與偕老生二子皆相繼及第

崔玄暉

唐崔玄暉名暉博陵人母盧氏常戒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元

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趙軌

宋趙軌洛陽人爲齊州別駕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拾還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但此野物不願侵之隋文帝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在別駕時水火不與百姓交故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奉餞軌受飲之

王公

國朝三原王公恕爲吏部尚書湯于門曰宋人有言受

任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今動曰贊儀而不羞于人我寧不自恥哉一時餽者絕然

楊繼宗

都御史楊公諱繼宗號承芳天性鯁直言動磊落王忠肅公薦以進士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勵精政事救弊補偏夙夜不懈府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却之不容已公乃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買布絹諸物件幸與印券附案內臣咋舌不敢受自是廉聲正氣滿天下後陞浙江按察使盡革諸名臣考獨

卷之上

王

許熙載

國朝許熙載爲貧謀養不擇祿仕罄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爲獨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記獨不云小臣廉乎

章恭毅

章恭毅名綸景泰間爲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公久被幽囚虱生于首苛養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在天廳中共銜一物墜下正當

取視之乃新製牙邊篋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當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牀哀呼獄卒移就乾處剛離一牀之地碑壁轟然倒矣不然幾被千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中默爲保護亦神矣哉

李文達

李文達入仕初李賢執政以不識爲歎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楊文敏公

名臣考獨

卷之上

王

楊文敏公榮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腴贖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始終若此于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耿先生

先生御史差出便圖觀省取道羅山夫羅山雖與安
接黃汝隔省矣不得已用夫數名先生猶慮然不安
於家坐與之飯飯畢仍使裹糧去邑有司以使禮遇先
生豐程餉給與役先生改容以謝出入鄉城近止徒行
遠乘欸段一馬馬上兼載餽糧手執笠大一雨傘耳起
福建巡撫裝具亦如是經隣邑惟恐有所勞費致厲梓
里僅偕同志門人投荒寺野祠隨宿而炊全無貴人氣
味先生楊文敏孰伯仲哉

楊文定公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

名臣芳

卷之上

三

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
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
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
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
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
以謝知己云

劉仁宅

憲剛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
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
往問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藁蕭布

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
人且有嫌嚴賣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
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
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
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訝其奢公出所有惟
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
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
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
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
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

名臣芳

卷之上

三

之職矣旣去劉公同忠宣曰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
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于所忽若此

劉天和

莊襄劉公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
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簞門役門役膚懇于
州守州守怒弗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飢
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于素所知交家徵
行去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旣抵
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憐
甚嗣州守以事謁製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守

已乃公故禮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劉宋

劉端簡公宋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尚德恒氏為麻邑令故庶直不避貴勢公烟里多不悅在京日講于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為解之以同年故嫌于此口悒悒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愆則不剛即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款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為諸公卿道之意凡為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名臣考圖

卷之上

三五

李東陽

李文正公幼負儁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眾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日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悚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絀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柴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絀取扇而歸其

帥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公致政後遠趣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捧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觸云

趙司成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

名臣考圖

卷之上

三五

度家無它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楊一清

楊文襄一清為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沒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蓋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為相時亦常捐千金為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

身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皆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

于謙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盃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家聲譽汝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陳敬宗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

名臣考蹟

卷之上

三七

其忝為人師而求謁中實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柟

呂涇野先生柟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生以鄉人欲引先生為重嚙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恬寵負林傲睨一世顧獨欽

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為南宗伯也時先生為武文敏時時誦貴溪先生常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為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為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為國歛才即當推戴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貴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

名臣考蹟

卷之上

三八

王翱

王忠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庶人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倘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烈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婿固不遺惠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倏若何女嘗言于母夫人

一工涇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
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為都御史與太監
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
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
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
以半別公公固知其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被褥中紉
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
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子佐爾
買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
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買五百金至公公折襖

名臣芳藹

卷之上

三九

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鄭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佩金首飾承催以
將而上覆之若公直以為若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若知
之面頸發赤亟擊析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
第整理其若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
以家適之若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若心謝
尊意已授之今持歸

楊孟山

太宰孟山楊公為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

被勘于公所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
公故假公移郵簡中具揭托名疏某具中緘銀幣若干
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叅
行眾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
佇立亭階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入曰汝父名將
也觀汝貌誠不規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
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秦紘

名臣芳藹

卷之上

早

少保秦襄毅公紘初為南京御史有風裁以劾中官降
北黃驛丞嗣因薦陞知雄縣又以禁中官捕獵被誣搆
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寔得宥成化初為華
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
西叅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尋
巡撫陝西時以約戢秦府旗校肆橫為秦王計奏被逮
下詔獄上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
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
鈔萬貫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曲禮
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
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
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多平賊

功効絕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詔逮下獄追賊鉅萬視其
景于內撫他事誣訐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
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部尚書
十四年虜報急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隨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尋召還部辭得致仕年八十卒贈少
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
孤卿所居僅避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
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
誣構公籍其家竟無所得

許進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四十一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以起復上京
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
不索輜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傳讚娠在腹
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
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儷云

許讚

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為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
飭厨傳華供帳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余里陳公文者
時為令初諄治聲顧獨泛常視之諸草草不為加意公
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蒞任亟陞為戶主政

方鏡

方司徒公純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士宦靡然
顧化卽下之簿卒承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微庇
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為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
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
俸非取諸民也公則感容曰汝俸幾何俯仰何賴奈何
推以我主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
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
余一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
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四十二

受有郎差臨清者謂公諄諄誨之嘗羣感曰往聞薦紳
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
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
論心自是欵洽奈何如此有耻南宮者謂而請曰小子
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
成進士耶乃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
謂曰余卽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
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母洩乃揖謝教
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
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

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其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吳嶽

吳大宰公嶽為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為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東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二瓶米數合肉斤許疏一束于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招將為生延款我也其具壯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為道其事余喜聞後嘗模之以待同志云惟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尚哉公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于廬廬人士至今口其事云

傅希華

傅司馬公希華亦余同門同年也公歷官素厲小廉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廩粟頗有餘饒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之計所糶

粟得若干金止畱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賑里人焉惟公故與馮瑞保者同里開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可得因銜之撫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云惟公不屑意與里中之權瑞交而顧篤意于里中之餓殍念是可以觀公矣

耿定向先生

耿先生督學南畿報陞寺卿諸貴人造謁而先生濬如也坐久出蔬粥為款其譚多規誨語別後為書相勗有云吾聞官以人顯未聞人以官顯拳拳乎所重在人焉

省垣芳畹

卷之上

十四

又聞先生為都御史居艱時有朱典史者深已執法專鋤豪右被劾者易其官怪其事中以飛語亦不少變第自稱曰我要錢便是典史不要錢便可比御史何畏哉言出僉異而竊笑之先生獨加敬重且褒以文大略云賢嘗有言人而有慾直典史耳人而無慾即謂之御史可也

丁維誠

丁主政維誠中試歸里賀客至惡衣敝履迎之間亦援客進蔬食客別即出所饋賀儀彊請納還其家去城止五里許三年不一足入今大司徒耿先生翼以同年過

訪目所為甘苦狀心重之及差蕪湖人以爲脂膏地而公又垂老意其在得矣公秋毫無染比掛冠歸家無石儲蒐垂橐僅得銀五兩以易粟尋且躬爲圃以辦蔬食饒饒袍帶佐之盤中卽水晶鹽亦每乏猶訢然樂而忘窘焉夫公歷官幾二十年乃蕭條景象一無改于初中時而歿之日幾無以爲殮所以人皆涕泣感慕追誦不置

蔡御史

耿先生嘗言蔡御史公完和厚謹孫清節凜如病卒于京止二僕在侍邸中惟一竹廂而又敞發視之禮段粗

名臣考蹟

卷之上

四十五

葛各一端耳無以殮同年購之旅襯乃得歸且公艱苦明志厥惟蚤矣當其爲舉人時避鄧鄂渚鄉同年某以年饑過公之家邀請粟于有司公辦粥一餐鹽一豆相款畱徐徐辭曰吾不欲以飢舉人自處惟諸君財之于

是同年皆赧然附耳遷延而退

金汝礪

郡守金公汝礪字順德篤學篤行于世味泊如也初爲福安令飲冰茹蘗不愧罔知且多惠政長溪迄今尸祝之及任南水部提督錢厰廉明綜核積餘錢以千萬計權龍關稅自正課外奇羨約數千金胥吏從吏取用公

蔡然曰吾豈以一介易生平哉若獻之于朝恐開額外之淫譟遂白司空貯之帑藏以佐緩急復裁省板枋脚銀數千金中貴人齟齬之弗爲動後爲郡守抱疾于途僚幕遣吏逆之貽百金爲夫價却弗受何異易簣今家徒四壁真無愧古人矣

名臣考蹟

卷之上

四十六

良吏類

邵伯

周召公奭爲太保巡行鄉邑聽斷于隴畝阡陌之間廬於棠樹之下勸民力田植桑以開衣食之源由是黎民殷富公薨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歌詠之

子思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甫衆悅信如何得之對曰此地有賢士不齊者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

名臣考略

卷之上

聖七

子羔

高柴字子羔衛靈公時爲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今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則法命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

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龔遂

漢龔遂宣帝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陬遐遠不沾聖化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于潢池中耳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姑緩之然後可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至渤海界盜賊悉平見齊俗逐末技不由作躬率儉約勸務農桑民有

名臣考略

卷之上

聖八

黃霸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增減治平爲天下第一

于公

于公宣帝時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乃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名臣考略

卷之上

四十九

楊震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郡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欲令爲開產業以遺後人公不從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先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荆州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慚而去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峭崿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願命書諸策

劉寬

漢劉寬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行縣見父老慰以衣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民皆感德興行日臻化理

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十

魯恭

魯恭字仲康章帝建初元年拜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郡國蝗傷稼犬牙緣介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後位至司徒

劉寵

後漢劉寵字祖榮山陰人拜會稽太守簡易蕪平郡中大化朝廷聞其賢召入內臺有五六老吏麗眉皓髮齋千百錢以送寵曰明府下車以來大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明聖今聞棄去故來奉送寵爲之選一大錢

吳祐

吳祐字季英順帝漢安元年爲膠東侯相政惟仁簡書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緣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

陶侃

晉陶侃字仕行鄱陽人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還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王承

王承字安期晉惠帝時累遷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

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王志

王志字次道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决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事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名臣考略

卷之上

王

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隋文帝時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訐訟

玄素

張玄素仕隋煬帝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

史

張延賞

張延賞代宗時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遺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初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

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十五

出已錢助贖

崔郾

唐崔郾字廣路鄂州觀察使嘗治陝以寬而泄鄂則嚴武問其故曰陝土瘠民貧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用威莫可治政貴知變也聞者歎服

趙清獻

宋趙清獻公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早蝗米價湧貴餓死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聞道獨榜衢路令其米任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聞道治民所在有聲成都杭越尤著

范純仁

范純仁宋仁宗時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繁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索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太平

錢若水

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十四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其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于富民不獲有隙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屍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挫楚自誣服州官覆審皆以爲實若水獨疑之密使人訪求得女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可認否對曰焉有不識因從簾推出示之父母抱泣曰是也乃送州官悉解縱放富民

漁溪

宋周漁溪先生慶歷中以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

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感悟因得不死

富弼

宋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爲擇地葬之謂之義塚自作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弼所全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十五

韓億

宋韓忠憲億知亳州時次子綜自西京倖歸省公置酒召僚佐坐間忽問綜曰聞西京有疑獄奏鞠者其詳云何綜未能對公遂索杖大詬曰汝食祿于朝爲一郡倖大辟尚爾含糊不舉可知矣何以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張寬

張寬順帝時爲河南武陟縣尹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

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陳天祥

陳天祥成宗元貞元年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

羅歡

博羅歡年十六爲本部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歌數有功皇子雲南王愛歌赤爲其省臣實合丁毒死事覺

名臣考略

卷之上

五十六

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博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候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雲南實合丁密以金六簋迎餽祈勿究其事博羅歡慮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可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卿舉得其人賜黃金五十兩

張思明

張思明爲湖廣行都事仁宗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

使成課美處僚屬上增數思明白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已之

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爲魯山令墮車足傷不能起
拜大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
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
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
縣嗟歎

林俊

林司寇公俊公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
名臣考賜

卷之上

五七

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
疏請斬繼曉而黜梁方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
詞姚州判王端毅在畱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
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坐雲南憲
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
能致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電卽止已而無驗遂
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通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
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尚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憤以報知

使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
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既
選疾且疏豫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
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云嘗過吳門
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
威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
此故可省其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

梁材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
名臣考賜

卷之上

五八

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
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
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
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
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
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卽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
矣綰藩篆時凡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稱而親爲監督
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
芻受也旣爲戶部尚書資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
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等時相

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屬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黠黠弗了也即而偵之則無弗風具者曰渠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勵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問即諷誦之以爲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爲國薦賢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某敢當之云即遇同里何御史事公言不虛也可以爲名臣考焉

卷之上

五十九

難矣

蔣璠

蔣司空公璠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肯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驚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

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事至工部尚書曰首惡與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徐九思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十以啖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逐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一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公令官厥養鷄雞官池魚開地園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嘗萬計其養民如此

胡壽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

之於矣三章詩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
名節甚久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
矣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
累耳

歷代名臣芳躅卷之上

卷之上

六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卷之下

當湖啓宸金汝諧纂

弟履台金汝達校

恬退類

列子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
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
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
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
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
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
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
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

曾子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
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

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君平

嚴遵子君平隱居不仕嘗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即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與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我有萬金子無擔石何謂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日得百錢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二

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榮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年九十餘以其業終

裴萬頃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衆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壓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

羅文毅

國朝羅文毅公倫罷修撰家居貧甚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有客晨至問且飯妻語其子曰

意
雖英之鄰舍食之及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

楊守陳

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然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吊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三

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關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俸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婆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劉大夏

劉忠宣公大夏成弘間多碩人粹然瞻然足稱古純臣者公是已公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一見目為國器

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卽以請父示爲餘廉易者乃釋門者手一銀釧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叅其所詰其從來跡維時識趣若此介其性成耶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贐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旣授諫垣以親在辭乃受兵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尚書余子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造謁且擬助之贊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回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

名臣考圖

卷之下

四

叅閩藩其恬於進也如此泰陵初立庭臣奉詔薦公陞督撫嗣祇以常調轉廣東右轄已轉浙江左轄歷藩司凡九年始以河患晉副都御史踰三年晉戶侍理餉雲中還卽三疏乞休已乃起嶺南大制帥踰年召爲大司馬無何泰陵升遐武宗嗣政在權璫遂乞骸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令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贐公曰此寧能飲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姓丐貸四方知舊擬贐金公曰如此而死拼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

孫矣顧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數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叅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橐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卽患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此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不虛耶公自戶侍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壘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

名臣考圖

卷之下

五

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兄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停人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者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于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于燕

所謂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嗣值歲稔族阻饑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費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若此惟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子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公之建樹良有本哉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涯輩真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為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

名臣考略

卷之下

章懋

章文懿公懋公任翰林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旨左遷尋陞食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私治中薦起為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屬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

文清公居家畱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畱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恭良說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朴菴公名極及竹淵潘公希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畱諸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吳琳

吳蒙宰公琳父應澍富好行德與吳章廉魯子疊章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康用唐同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食事歷貳陞臺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闕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諡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專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

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
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其人尚否公歛手對
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後在
吏部堂上座上一旦瞑而逝

張繼孟

張少叅公字子醇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
司叅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
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笑亭日觴咏其
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陞送亦不出門即朝貴枉訪
止折柬相答字勞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人

對俗客略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
名理楊樵風雅疊疊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
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
或畱坐所其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諸
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修遇張子醇一
飯勝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
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
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
後生筮仕初卽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
不啻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

殮其子以計開於諸同年在京官者得贈若干金始克
襄事云

黃卷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叅已
晉憲副卽解綬歸歸年才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卽真明
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曰炊
釜作飯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昇送
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卽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
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惻惻而逸興甚豪雅嬰
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湫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杖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九

段或曳杖躡蹻儵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
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
來也蓋識其輿敝漏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
庖服膺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
婢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
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纆之志移日不輟
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
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
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其饌出獻助狼藉不
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闢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

舍已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光
乎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純孝類

文王

周文王王季子也為世子時朝于王季曰三雞初鳴而
衣服至于寢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
或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親視寒煖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

考叔

穎考叔鄭國人也為穎谷封人初鄭莊公以叔段之故
寘其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名臣考勵

卷之下

十一

而悔之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義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公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歸母子如初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是之謂乎

丘吾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

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鑪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者驕諫不遂志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性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閔損

孔門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十三

損惟孝心不怠母終嫉損冬月以綿絮衣自生子以蘆花絮衣損損安受之一日父令損御車體寒失制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涕泣而告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乃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子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

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口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毛義

後漢毛義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而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邑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守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帝下詔褒之

董永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十三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絹三百匹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內三百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爲君償債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其父真與母飲酒間誤以杖擊母致死將囚真處以重罪慮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致茲禍咎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幼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父命使嬰弱孤得蒙存立尚書奏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殊可矜憫後魏孝文帝特赦其父死罪流之

王褒

晉王褒字偉元城陽人父儀仕魏為司馬屬元帥司馬名臣考屬

卷之下

古

昭帳下關東之敗昭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殺之褒痛父死於非命乃隱居不仕號慟終日後昭子炎篡魏滅吳而有天下國號曰晉三徵七辟皆不就教授生徒塾席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也及葬父畢慮於墓側晨昏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遇風雨趨立母側預防雷震遽以手掌掩母之耳及母沒復廬墓傍凡遇雷急趨墓下拜曰褒在此伴母母幸無怖與諸生說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

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復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晉太傅楊駿表其行於朝勅有司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惠帝永寧初拜新興太守

名臣考屬

卷之下

古

卞眡

卞眡濟陰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稱兵犯關眡父亮為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峻連戰死之眡及弟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眡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仕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眡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潘綜

潘綜吳興人孫恩之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驥共走避賊驥年老困乏坐地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

死終其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縣亦請曰兒年少
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驛綜
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鎗綜已悶絕有一賊從
旁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
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
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陳遺

吳郡陳遺性至孝母好食鑑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
一囊母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衆攻
沒郡縣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粟歛得數斗焦飯未展
名臣芳屬 卷之下 十六
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
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孝克

徐孝克東海鄉人也事母陳氏至孝梁末侯景寇亂孝
克養母體粥不能繼崎嶇乞食以充給人陳宣帝嘉其
操行以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至罷則其前膳羞
減損帝密使中書舍人管斌伺之知其常取珍羞異果
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歎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
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時論美之後爲散騎侍陳亡客長
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糲米爲粥不能常得母亡後孝克

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孝克悲泣終身不食焉

吉昉

梁吉昉字彥霄馬翊人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
尉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援於公卿見者流涕至京揭
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
廷尉蔡法度嚴究取其款實法度乃盛陳刑具厲色問
曰爾求代父死勅已許矣便應伏法審能死否且爾幼
稚智不及此必爲人所教果是誰乎若有悔意亦當聽
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畏死顧諸弟咸幼不忍見父極
刑願代父死斷自冒臆柰何受人教乎法度以聞詔並
名臣芳屬 卷之下 十七
宥之

彥光

北朝梁彥光字修之幼時天性至孝父梁顯久負篤疾
醫治不效忽遇海上方士視其脉曰此病已入膏肓須
得紫石英爲餌乃可愈彥光遍求於藥客俱無之乃憂
瘁不知所爲次晨往後園剪韭爲方士饌屋旁有樹垂
於園左群鳥爭巢墜下一物彥光怪而持歸方士視之
卽紫石英也細研調藥一服卽愈鄉衆咸異之晉武帝
時累遷大夫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在其下懷望久之雲移乃去後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武后時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后黜中宗爲感陵王居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後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力諫后感悟迎中宗復爲太子反周爲唐社稷之功也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濟南人五歲喪母哀毀備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十八

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慟哭數殯絕繼母曰爾不勝喪幾至滅性可謂孝乎敬仁乃強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也宋仁宗時爲南京留守母沒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棄事愆期日夕愛懼里之老父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祝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蓋以告焉修乃爲文齋潔而謁之翌日天雨開霽始告舉事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性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粟飲水瑗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而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能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十九

漆過其墓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北域杏兩枝合榦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宋仁宗皇祐初近臣合言積之賢乃授揚州司戶叅軍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病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遽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輿嶺值雪薦避雪樹

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黃贊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均道元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贊年幼及長聞父娶妾居水亭乃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贊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幸父歿思奉骨歸葬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墓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遘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累糧往見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名臣芳聞

卷之下

三

石明山

石明山與母居餘姚山中樵薪以給炊爨人稱其孝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視其壁廩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持斧往倚巖傍伺候俄有牡虎至遂并斫殺之明山亦立死其傍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力不可拔

謝庭滙

謝少卿公諱庭滙爲諸生時入省父母先滌面漱口然後入趨北堂奉鞞鞠脆動問起居及成進三仕爲令一清如水徵授吏科給事中諫留幸承天駕犯震怒庭杖論典史最後量移至食事遂飄然歸後以系政太僕少卿起俱力辭事母從兄極孝恭敦篤鄉黨無貴賤老少皆若同胞一體每徒步入城市以爲常僦僦賃薪者爭前薪據公腋捫而辟之不發一黠讓語渡河舟子使酒筆楚蒼頭公不惟不校且趨辟泥途間袴襦盡污次早舟子肉袒悔罪公笑謝使去一日搜圖帙中得祖父負同邑董推官債目其借與者俱久下世矣公是夜不安枕次即驚寤地得償倍償之董之子孫駭而不受公固彊之受乃已斯公正氣盛德所以足垂不朽也

名臣芳聞

卷之下

三

金汝礪

金公汝礪爲孝廉時封翁虹洲偶得危症公藥必親嘗溺必躬掖夜不解帶者數月嘗默禱于神願以身代恍忽見神人謂云爾父能還遺金曾活人命有陰德且感汝精誠願爲添壽至翼日乃瘳公生平言有坊表動遵繩尺心事如光天皎日丰度如春風秋月以太夫人慈悲戒殺公臨民笞朴不用而民自嚮化多方聚順鄉黨

肩稱其孝云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洹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宦學年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薰炙唯禮義是尚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三

友于類

季子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日餘祭次日夷昧次日季札季札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我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見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

許武

許武漢光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皆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

爲兄不肯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
則自取人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推于二弟一無
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姜肱

漢姜肱字伯淮兄第四人以孝友著聞幼同起居其被
而臥及各娶妻不入房室嘗與弟仲海季江同詣郡夜
遇盜劫欲殺之肱泣曰弟幼未娶父母所憐願自殺身
以全第季江復泣曰兄年在前家之珍寶乞自受戮以
代兄盜自遂兩釋焉桓帝聞其孝友命工圖像徵之不
赴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二

孔融

漢張儉以黨事捕急亡抵孔融兄喪不遇融舍之事泄
儉脫走併收喪融融曰保納莊舍者融也當坐喪曰彼
來求我非弟之故吏問其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
門爭死不能決卒坐喪

薛包

薛包性至孝第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
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第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安帝

時特徵拜侍中

庾衮

庾衮字叔褒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殆瘴氣方熾父母諸
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
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
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母終服
喪居于墓側祭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三

王覽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不慈其少弟覽朱氏所出年數
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護其母少止
而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
亦趨而共之朱患之而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尤
疾之密使魃祥覽知之徑起取酒朱遽奪反之自後朱
賜祥食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
于祥仕至光祿大夫

鄧攸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獲其兄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表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劉靈哲

劉靈哲字文明齊高帝建元元年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領產贖母及景煥

名臣考略

卷之下

王

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封懷珍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楊椿

楊椿字延壽常戒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魏孝文時授宮中書少卿加給事中為豫州刺史

岑文本

文昭文本之弟也文昭當太宗時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勅卒無過

李勣

李勣字茂功太守時封英公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而火燎其鬚姊戒止各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為煮粥其可得乎

陽城

名臣考略

卷之下

王

陽城字元宗世為官族天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吾不忍弟義之亦不要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仁宗皇祐初進士第為著作郎時兄純祐有心疾純仁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

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

張存

張存字誠之性孝友仕宋嘗爲蜀郡得繪奇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蹙不使一人失所仁宗時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

扈鐸

扈鐸汴梁人幼育于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睡熱壓女死久之伯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二十九

父卒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伺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嘗有疾鐸夜積賴北辰哀禱曰天不佑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旦而弟愈

朱原虛

朱原虛江州人父母俱喪二弟在髫年原虛撫育無怠其妻私匿所遺綾錦十餘篋勸夫分析原虛弗納二弟知嫂有間言逕遷于外居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傷吳綾

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悟迎二弟還家與之完娶取妻所匿綾錦悉以均分教之儒業後二弟俱登科第事兄如父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二十九

範俗類

曾子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與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然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顛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厚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祭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季穆伯

魯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

名臣考

卷之下

季

康子之從叔祖母也博達知禮穆伯死敬姜守養文伯擇嚴師賢友以事之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續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續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間耶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恩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饒義勞也今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司城子罕

楚士尹池爲使于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尹池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吾故不禁尹池歸楚適與兵欲攻宋尹池諫于楚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入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名臣考

卷之下

季

左儒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死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正君之過以明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萬石君

漢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關必下車趨見輅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子孫有過失不諫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官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僅僕訴訴如也上時賜食于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其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稱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
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
裙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
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
名臣芳卿

卷之下

三三

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乃謝罷慶

戴和

漢戴和宣帝時人每得益友焚香置子先祖書于簡編
曰金蘭簿書其結交盟曰卿乘輿我戴笠他日相逢下
車揖卿步行我乘馬他日相逢馬須下

貢禹

漢王吉字子陽與同郡貢禹爲友元帝朝吉任益州刺
史禹乃彈結其冠吉薦爲諫議大夫世稱曰王陽在位
貢禹彈冠蕭育爲執金吾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皆相契合也

云敞

前漢云敞字幼儒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
漢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
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陷
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畱絕衛氏恐帝長大
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奠
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
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腰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
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害當禁錮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
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歛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
舜高其志節比之繫布表奏以爲椽

名臣芳卿

卷之下

三三

應范

後漢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故人門生莫敢往視范獨收歛之公府聞之大怒召入
詰責范叩頭曰無狀愚慙心謂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
資之情罪當萬死因貫之

戴封

後漢戴封字平仲和帝時擢拜議郎初年十五詣太學

師事鄉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
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
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視殯歛以所齎糧市
小棺送喪到家更欽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
大異之

雷義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情如兄弟舉茂才讓于陳重刺
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語用膠漆雖堅不如
陳與雷

魏昭

名臣考

卷之下

三五

漢陳國童子魏昭請于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遇願
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常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
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
地昭更為粥重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色不變泰曰吾
始見子之面今而後知子之心矣遂喜之學乃成

朱震

後漢朱震字伯厚靈帝時為鉅令其友陳蕃被害徙其
家屬于北京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震聞而棄官
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敗

人乃追還地官至魯相

荀巨伯

晉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
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敢獨止此巨伯曰有
友人疾不忍委棄以身代其命賊憐其義舍之而去一
郡並獲全

吳範

吳範字文則孫權時拜為騎都尉範素與魏滕同邑相
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
汝皆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應此坐觀

名臣考

卷之下

三五

汝耶乃髦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
死不敢曰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
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
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
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我子死丈
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蔡興宗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時蔡興宗遷尚書
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廣
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謀興宗至躬自

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與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及既犯嚴制政當甘干斧鉞耳帝有慚色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授并州法曹叅軍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貧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每謂人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魏元同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三六

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君常往來談論恩若弟兄雖祚寒暑會不失期而能書保終始時人號耐久朋

查道

宋查道字湛然太宗時舉進士第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遇交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道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千人道為贖之嫁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徐積

宋徐積既冠從胡安定先生學初見先生積頭容偏安

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後不敢有邪心

韓億

宋韓億與李若谷友善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出謁更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官皆至叅知政事世為婚姻不絕

岳武穆

宋岳飛字鵬舉少學社于周同同死朔望必典衣治具

名臣考略

卷之下

三七

諸同家莫而泣引同所贈弓登三矢乃爵父曰此兒必以節義成名

劉燭

宋劉燭字晦伯號雲莊與弟炳字韜仲建陽人師事文公朱先生最久盡得道統之傳其為學有源時黨禁方嚴燭為大司成首發明淵源道學乞開偽學禁未章朱熹諸書力扶道統理宗御書雲莊書院四大字賜之

張千載

宋末張千載廬陵人也與文丞相友文貴顯時屢薦不就宋亡元人挾文北去過吉州千載聞之走見文曰丞

相赴北某當偕行至燕寓于文四所側近日以美饌餽
凡三年且潛置一櫬至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文
之室歐陽氏于房中收其骸骨裝以重囊與先函櫬南
歸付具家葬之

呂公著

宋呂希哲字明父申國公著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
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放公事循
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
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之側不得去巾
被衣服維謹出入無得履茶酒肆鄭衛之音未嘗一經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手八

張翥

宋張翥為尚書性尚仁厚隣人生見恐騷聲驚其兒乃
賣驢徒行其先墓前御祭碑為群兒推仆守墓人奔告
公曰傷兒乎曰否公曰語諸兒家善護兒無得驚之故
隣家悉愛慕公

黎淳

黎文信公淳公素儉朴患鄉俗好侈
之婚
羹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重倫尚節而趨奢極嚴
廟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為已子嘗歸省至臨清

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昇
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章卒家貧不能舉葬公偕同鄉
士紳合賻襄其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
寓物候其子長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幣築
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訓諸生日廉登不俸登甲科仕
中外者相接墮下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之後亦多
成名云

耿裕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至
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手九
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
已心竊愧也後公代王為吏書權後渠洹詞亦及此朝
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驢
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此在
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是

屠濤

太宰屠濤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
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憚息頓頤請
罪公曰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太白易汗也適與意
會汝何意者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羹更同然矣鄉有

大姑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必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難爲汝乃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于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憊憊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憊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質販稍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四

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卽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欸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進之

張文定公

鄧洞雲張翁尚書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驍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

這叔有宿通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于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周延

名臣考略

卷之下

四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會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于此爲之三慨焉公語今肅右司寇廉云肅公亦吉州人也呼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饒世安

國朝饒世安莆田人嘉靖間倭寇福建安有友人黃一

安約曰吾母年近八十不堪走避欲托于吾子可乎安曰諾既而修死于賊棄母于途安曰修存日托我忍棄之耶即親往扶母而逃匿山中鄉人曰彼人已死其母彼母也子何爲之深耶安曰夫許人一諾而不能其終受人之托而不能成其事何以成其爲人哉吾爲者恐負一修于地下也

名臣考蹟

卷之下

四十二

仁烈類

楚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一念好生其報如此

名臣考蹟

卷之下

四十三

魏顆

春秋魏顆魯大夫父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爲殉顆嫁之曰病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獲杜回秦之力士也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故能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盧允文

盧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無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對補百姓添丁錢闔郡感激生子並

恭丁口日增先走兄文艱于嗣明年雙誕二子自茲子孫蕃衍

雋不疑

雋母者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母賦性純謹慈仁居家恂恂善教御諸子姓俱有方時漢尚吏治以故吏多廉刻母謂嚴刻之重以殘民命也每隱痛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不疑之爲吏也不嚴不殘所全活者甚衆人知不疑之治尚寬而不知其母之善教有以致之也君子謂不疑之母能以名臣考屬

卷之下

四

仁教

劉寬

漢劉寬字文饒溫仁恕愛天資純厚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令恚伺當早朝裝嚴已訖使侍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嘗外行有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皆悅而從化

寇恂

高謙之

卷之下

五

名臣考屬

後漢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蔣相如不畏秦主而屈於燕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復軍入界一人皆燕兩人之俱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張道源

張道源隋末辭官歸閭里唐高祖興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遺之

王守和

唐王守和爲光祿卿未嘗與人有爭常于案几間大書
忍字至于帷幌之屬以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
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
臣聞堅則必剛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
賜帛以旌之

曹彬

宋曹彬大祖時知徐州有吏犯罪當杖逾年而後杖之
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若即杖之其舅姑必
謂婦不宜家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善故緩其事
然法亦未嘗廢焉

王旦

卷之下

聖六

宋王旦真宗時爲相冠準爲樞密使準數短旦于帝而
旦專稱準及準罷樞密使托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
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既而除準武勝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
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薦準意準婉歎以爲不可及

文彥博

宋文彥公彥博仁宗時爲相御史唐介劾張堯佐因波
及公公出知許州貶介英州別駕及公許州被召即上
言唐介前論臣事雖有風聞之誤然多中臣病介未蒙

厚德
王旦不敢行於是介得判潭州尋至大用時稱彥博爲

韓魏公

宋韓魏公爲節度鎮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
旁侍兵他顧燭誤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
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報之即亟召之曰
勿易侍兵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一雙表裡無瑕公以百
金受之自爲寶玩每宴客特設一案以錦覆之置盞於
名臣考略 卷之下 聖七

范文正

宋范文正公仲淹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於姑蘇
近城廩買田數十畝爲義庄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
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纁一疋
嫁娶喪葬皆有賻給嘗與諸子弟曰吾門宗族甚多雖
於吾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無親疎也吾
之有坐客數服

范文正

宋范文正公仲淹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於姑蘇
近城廩買田數十畝爲義庄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
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纁一疋
嫁娶喪葬皆有賻給嘗與諸子弟曰吾門宗族甚多雖
於吾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無親疎也吾

得不恤其機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我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當均于族人併置義田宅公歿逾數十年子孫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范堯夫

范文正公仲淹嘗遺子堯夫將麥五百斛過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舉無力堯夫徹麥以助又聞二女未嫁并贈以舟還見公曰曼卿喪嫁是急以麥與之猶未足公曰何不連舟與之曰與之矣公曰善文正父子同心

名臣考略

卷之下

里人

如此純仁仕至尚書諡忠宣

蘇東坡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繕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下吉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徒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婦見坡泣泣自若坡公問姬何爲哀傷至是姬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矣吾子不肯舉以

售人吾今日遷徙於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賴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曾公

曾公布衣時遊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第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某頃官于某地以某事用

名臣考略

卷之下

里人

官錢若干吏督且急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弃爲溝中瘠矣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意如此且以女與君即不獲一錢猶愈商人數倍顧某業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第償某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携女來吾且登舟俟君子郭門之外旁舍生如公言商人不爭而還之至期携女以往公之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極其榮顯云

宋可

宋可字予之其姑大族豪氏其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知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豪氏跡族立爲後擊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鄉里重之

黃汝楫

宋黃汝楫家富賤財仗義徽宗時方臘作亂汝楫以金銀爲中欲逃避去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餘金帛以贖汝楫乃起所產金銀二萬緡罄之名臣芳躅

卷之下

五十

賊營取贖士女千人皆得脫拜謝活命之恩各奔走去汝楫生五子皆相繼及第

南海太守

宋時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于海有南海太守憐之奏于朝云配罪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欲生之也今推之于海是復殺之矣不若諒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仁上可其奏此太守無子後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溥而造物厚其報惜乎不傳其名耳

王令

王知縣官南昌時晨起見一婢堂中執簪而泣詰其故乃云妾本陸知縣之女父受代去經過鄱陽湖爲賊劫

所害獨留妾一身止五歲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然王公有女涓日舉嫁鄰邑知縣子還書報之曰適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更展一年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已女同時出嫁鄰邑尹復書云某有一任年幾弱冠請將令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侄庶成一義事出嫁之夕燈下忽見一人拜庭下驚問之云前任陸鴻漸頃遭劫賊留女在此念其流落無依今蒙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及第語訖遂名臣芳躅

卷之下

五十

不見後果悉如其言

曹儒

曹文忠公爲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于驛其中一女姿色絕異若有親就于公意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儒不可四字書之不報至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儒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文思沛然賜狀元及第

王竑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于江潯具餼致慰懇公嘉其誠款擇受數年以爲醢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名臣考蹟

卷之下

五十五

豐慶

豐布政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

庶待人之恕遠謗之智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熈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陳壽

陳司寇公壽由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後僑寓南京家部進階一品羊酒絲幣存問公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楊一清

名臣考蹟

卷之下

五十六

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焉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之矣

陶大臨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間局雖名清華

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沂越寧家已由京起還命往還幾載千里或由陸而與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恥躬衣裂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跼蹐淖澠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為之慄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名臣考蹟

卷之下

五

李謙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復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爾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章文懿

國朝章文懿公家于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今過訪諸子敬優跪迎在司成時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

巡檢管之已而知公子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何足較哉

許論

大司馬許公論葺修舊圃其旁有古墳數處丘址將平村人悉謂是已地也除之便公感然曰使後人發吾之藏吾心安乎終不少動凡世有築園除墓者後皆不昌公志厚矣鄉人有與公族人構訟者遣戍于邊公起薊鎮制臺族人思報之公曰

聖恩命余禦邊士皆我手足也一存芥蒂奈何同死乎撫育倍厚鄉人德之

名臣考蹟

卷之下

五

學術言行類

子路

子路問於孔子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敎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剡之鏃而砥礪之其人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敎哉

子貢

昔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服乎哉父母

名臣考

卷之下

五十六

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公明宣之說真可謂學矣彼舍倫常用以爲誦詩讀書者于學何居

師曠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董仲舒

董仲舒耽學乘馬不知牝牡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致不自知亡矢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葛洪少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誦讀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

名臣考

卷之下

五十七

道樛蒲齒名古人篤學如此

機汜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繪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第五倫

漢第五倫字伯思爲司空或問曰公爲官亦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程頤

程頤嘗游成都見治篋種簡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篋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朱濟川兄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袁贊辭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篋翁皆隱君子也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手入

程伊川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通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具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最張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君實

宋司馬光字君實謚溫公童穉時動止威儀如老成者七歲聞講春秋大愛之退與家人講卽了大義自是手不釋卷群居講習衆兄弟已休息公獨下帷絕編成誦

乃止年十五無書不通嘗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輒起讀書卒成大儒學者稱爲涑水先生

范純仁

宋范純仁字堯夫天資穎異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收其帳頂如墨色持以示諸子孫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爾曹當效之

王獻之

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採之謁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孰優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知之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手入

劉忠定

宋劉忠定公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同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磨括始覺其難

范純仁

朱范忠宣純仁安置永州時諫兒孫讀書每至夜分怡然自得或加橫逆人莫能堪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于後詔子孫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大凡人雖下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貴人之

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橫渠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裡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

賈直儒

宋賈黯字直儒中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賈公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范公曰君不愛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公記其言不惑每語人曰吾得于范公者終身用之不盡

朱子考

卷之下

李

金履祥

初許謙學于金履祥履祥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和則酸鹹頓異豈吾無以感發子耶因告以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其門人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又備于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不能悉究其又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

朱濂

學士宋文憲公濂公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

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

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晝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卻不受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陶安

參政陶姑孰郡公安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

名臣考

卷之下

李

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與正道不與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至論

薛瑄

薛瑄爲山東提學副使人稱爲薛夫子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派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

一人獨立擬知其為理也先指之曰多罪多罪自是街之瑣平日素疏創其禍言不存一日檢閱讀書錄東崖梁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性天通晚年遊心高明然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

羅倫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舉奉以格君務學為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

李士

李士

李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妻之時少詔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士李賢遺喪去朝廷聞之公詣其第告以不可踰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授宋富弼及劉瑛故事疏奏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開白沙陳先生緒綸羅之以疾辭歸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亭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焚牧受徒講學以莊經為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纒束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偃于途輒解以

覆之去客晨至而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鄰舍于之比果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生平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云

王守仁

新建伯文成王先生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親諸吏參系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參系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

李士

李士

李士

德意何欲督過之群吏跪伏請寬且謾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援堂卿以自文耳即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參豕云先生晚年在告家居同里有官刑部主政管姓者習其事一日侍先生喟然咨歎曰先生平生經世事功亡論諸掀揭之大即筮仕刑部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先生聞已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事也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諛我耶管不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先生

後處然曰比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勸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童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東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忍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已之難如此云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本中

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任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著空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

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去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題題自消矣先生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屨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與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節輿訪之山中采蕪麥飯信宿不厭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

名臣考略

卷之下

本主

海日翁同章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默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

鄒守益

文莊東鄒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遊街獄便過吉州遊青原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

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醢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然在目卽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喜起閭侃之風何以尚諸先生有孫曰德涵字汝海伯子汝海性資英發悟學後自信當仁無讓有狂簡趣張廷撰元汴叨及第後伯子一

不

不

不

日儼然造我座已既茶曰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既再吾愧誠以請伯子曰兄茲以掄大魁爲榮耶願兄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歆豈不爲榮願少不自愛卽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日惕乎哉

王鴻儒

王文莊公鴻儒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于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已任崇獎實行不純米虐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

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王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誦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宋瓊山還誦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

不

不

不

吳廷舉

吳司空公字獻臣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遊鄉立齋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于縣公用其價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舊產也璫怒取金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璫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卽疏歸公平生做示

磨穿不修藻飭視財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祕卒之日殯殮無具都御史姚鏌助之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入已在太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及胡敬齋錄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名臣芳躅

卷之下

七

歷代名臣芳躅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金汝諧撰汝諧字啟宸平湖人萬厯甲辰進士是編采摭前人事蹟自周秦以迄於明分忠貞節義良吏恬退純孝友于範俗仁恕學術言行九類大抵詳於明人而略於前代挂漏已不待言且排比失倫品題多謬學術類以子貢師曠同稱殊嫌麗襍甚至以楊溥李東陽歸之節義一門溥固長者東陽亦不失文士然一則遷就於靖難革除之間一則依違於奄豎擅權之日目以節義豈足厭後世之心乎

聖學嫡派四卷

〔明〕過庭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嫡派

四卷》提要

聖學嫡派小引

夫學胡為也凡以求至于聖人也。顧學自有派。譬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亦雖千流萬轉。不離一源。木雖千枝萬葉。不離一根。夫學亦若是而已。聖人之學

似與恒人異。而聖學之派則與恒人同。彼夫孩提之知能乍見之惻隱乎。且之幾希人心之最真處。即聖學之嫡派處也。危微精一之旨。亦既直指其派以示人矣。無奈人心多岐。以致學術

分曹功利詞章之學無當于聖
人有固陋不足道即有銳志
聖學之士而淺之入支離深之
入玄寂噫敎也久矣夫聖人垂
教各隨其性之所近以保攝其
其質之所偏以補救其要歸使

人還復其真心而止故有從方
寸靈明中默為解悟者有從人
倫事變上察為脩証者譬之醫
家用藥各因病以設方非移方
以就病也而必欲是此以非彼
猶然拘曲之見而非聖道之弘

矣且真脩何嘗不悟而支離之
學非真脩真悟何嘗不脩而玄
寂之學非真悟也故余以為朱
陸之同異終不若顏曾之渾忘
余讀海門先生聖學宗傳一書
而知其潛心道學篤志聖脩也

第六經論益之言備矣起自義
皇或汗漫而難稽實証之儒間
一遺漏或偏舉而未備就中稍
為刪正增補付之梓人名曰聖
學嫡派大都其言皆足以表章
聖經而其行皆足以羽翼聖脩

者也至有言可以為訓而稽之
生平未盡純白行可以為範而
一時闡繹不少槩見則姑置以
聽考古者之採擇矣若耳目有
限而見聞或有所遺嚮往雖劫
而議論尚須從容者則以俟夫

後之君子

萬曆癸丑孟夏朔日當湖後學爾
韞過庭訓謹識



聖學嫡派諸儒目錄

卷之一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聖學嫡派諸儒目錄

邵雍

卷之二

胡安國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蔡沉

陸九淵

楊簡

卷之三

貞德秀

許衡

吳澄

薛瑄

吳與弼

陳獻章

胡居仁

陳選

羅倫

章懋

蔡清

王守仁

卷之四

湛若水

聖學如派目錄終

王艮

鄒守益

王畿

錢德洪

羅洪先

聖學嫡派卷之一

當湖後學爾韜過定訓纂集

同社元衡毛應銓參閱

門人 熊膏

龔世法

游之英

男 過銘盤

過銘孟

過銘簾全校正

聖學嫡派

卷之一

金匱下全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爲博士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後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三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且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鉄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

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子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

賢良策

其一略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宜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風夜不解行善之

聖學精義 卷一
所致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主刑三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天道終矣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所當修飭也其二略曰臣聞堯受舜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聖學精義 卷一
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夕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府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

聖學始派

卷之一

五

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而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以一人之獄也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聖學始派

卷之一

六

化民民以故棄修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

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
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
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
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
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
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

聖學補派

卷之二

七

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聰致明以微致顯是
以堯舜於諸侯舜興庠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
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
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
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
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庠流俗

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
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
聲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
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
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
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
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聖學補派

卷之二

八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
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
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
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同將欲興仁誼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

劉向傳

卷之二

九

迷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

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驚竄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富其積委務此而亡

劉向傳

卷之三

十

已以迫楚民民日削月蹙後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
行而從其教民化其簾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
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
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
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聖學補派

卷之一

十三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屢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

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垂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

聖學補派

卷之一

十四

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李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同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

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仲淹於素曰彼實嫂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嫂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

聖學端派

卷之一

十五

起矣浸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

聖學端派

卷之一

書

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徵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叅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規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太才不足以望陛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俠之道也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而已況吾

聖學補派

卷之一

十七

儕乎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遠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子讀洪範謹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復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聖學補派

卷之一

十八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知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

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官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

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之後天子奉佛壽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

聖學補注

卷之二

三

擇廷臣往諭衆懷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恆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內

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

聖學補注

卷之二

三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多害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水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

聖學端派

卷之一

三

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勑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君不

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

聖學端派

卷之一

三

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不
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不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之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官室其食粟米
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

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
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習
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

周公而天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且賢茂叔薦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朴感於潛口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冷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

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揀安南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安石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

所著有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序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著通書四十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人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

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三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道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入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木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

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

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爲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

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

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三

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

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

賢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人之精畫卦以

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

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三

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鉢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信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而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三



程顥

程顥字伯淳謚純公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宋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鄆縣簿再調上元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

聖學綱目

卷之一

三

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殺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呂正獻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悔薦之意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

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嘗規此四字熙寧初呂正獻公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

聖學綱目

卷之一

三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羣下長短以沾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瘡用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昉欲弗納明道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

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帝崩詔至洛明道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

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君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

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元不喪失其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幻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聖學編

卷之一

五

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爲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

聖學編

卷之一

四

生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諫新法疏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

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驟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寃知是非在聖心非若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

聖學補派

卷之一

聖

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者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彊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愚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

聖學補派

卷之一

聖

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及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

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上殿劄子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

聖學補遺

卷之一

聖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

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聖學補遺

卷之一

聖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

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

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一有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

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

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必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

賢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在莊敬持養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
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自灑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
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萬物皆
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
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里具在平舖放
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
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窮理盡性以至於

聖學類編

卷之一

聖

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
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一可了 嘗謂以心知天
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
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作到長
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
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道一
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
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
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凡人纔學便須知

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之近乎
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
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
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
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
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無
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

聖學類編

卷之一

聖

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孰獨聖人未嘗
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
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於
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
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
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
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餓食而渴
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思慮紛擾

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
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
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
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
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言有無則
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
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

聖學篇

卷之一

九

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
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
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
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爲之中不可捉一箇中
來爲中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
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
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溫公作中庸
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

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
之謂性處便闕却

聖學篇

卷之一

九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隣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

聖學綱目

卷之一

五

導少主不宜踈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聞帝在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肯靖令只與西監頤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中秘閣西監之命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

聖學綱目

卷之一

五

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涪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
年七十五程伯淳常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例官司不以爲免
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謂青苗法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
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
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

聖學類編

卷之一

學

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

問佛說生死如何曰辟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
問佛說死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湏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
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
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
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
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

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
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
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
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
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
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
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
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焉

聖學類編

卷之一

學

問學者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

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
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
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人之自
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
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饑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十五

極大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五十六

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

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

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

聖學綱目

卷之一

聖人

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禮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

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

聖學綱目

卷之一

聖人

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藉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

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防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羅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

聖學精義

卷之一

聖

也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憚斯文之煙晦將俾後人汨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也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其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

聖學精義

卷之一

辛

焉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武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聖學嫡派

卷之一

李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揅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
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
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

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
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
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
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

聖學嫡派

卷之一

奎

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
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
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
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
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
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
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

人直日夜則二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

聖學編派

卷之一

李正

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士無急於此取進止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聖學編派

卷之一

李正

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爲崇文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語多不合命案獄漸東獄成還朝會弟戢以言新法得罪子厚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於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敘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包召還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

聖學始末

卷之一

奎

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

所著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泯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

聖學始末

卷之一

奎

順事沒吾寧也

所著正蒙其略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

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寃是足以寃生死之說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
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
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
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
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

聖學嫡派

卷之一

奎

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
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
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
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
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
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
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
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

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
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
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況
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
端之教也 大海無濶因竭者有濶至仁無恩
因不足者有恩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
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
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太虛無動搖

聖學嫡派

卷之一

奎

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
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
不能勇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其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其成令之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河南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七

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卽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遜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三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七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

張者伊川又問從來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所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主

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堯夫德器粹然不事祿襍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學問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

天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其略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

聖學編派

卷之一

主

無定體惟化是體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也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

國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

聖學補疏

卷之十

七

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

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

聖學補疏

卷之十

七

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

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

聖學嫡派

卷之一

三

人乎況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聖學嫡派卷之一終

聖學嫡派卷之二

當湖後學爾韜過庭訓集

同社元衡毛應銓叅閱

門人 熊膏

龔世法

游之英

男 過銘盤

過銘孟

過銘簠全校正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一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安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

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學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也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

聖學綱派

卷之二

二

萊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議論不覺日昃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

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聖學綱派

卷之二

三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典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

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

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楊時

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熙寧九年
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學於熙
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龜山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
會得容易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
年而明道死龜山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
告同學者後又見伊川於洛龜山蓋年四十矣
伊川偶瞑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

聖學精義

卷之二

六

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龜山杜門不出者十年
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龜山
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
多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
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
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
使回以聞蔡京乃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
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
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

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
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
寧抑又甚焉况元祐之政著在令甲皆焚之以
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
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
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
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聞金人入攻龜山謂執
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疎動
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

聖學精義

卷之二

七

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
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
可爲也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
統一龜山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
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
龜山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
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
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
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

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獬力主王氏上疏詆之龜山遂請開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

聖學嫡派

卷之二

八

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龜山嘗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外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低徊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語羅從彥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會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九

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賢聖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記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

山與木石居鹿豕游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治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性

聖學嫡派 卷之二

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卽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

聖學嫡派 卷之二

矣今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蒙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卽甯田畵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也嘗采

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感難
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
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
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
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
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
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
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
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

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
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
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
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
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
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
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
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郡人李侗新安朱
公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侗退居室中亦只
生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與紹興中就特科
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
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李 侗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其爲之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聖學嫡派

卷之二

十四

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箠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奉奉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

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且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

聖學嫡派

卷之二

十五

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

得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此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

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其後朱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令

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徃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

朱熹

朱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婺源人居紫
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闕宋建
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元晦於南劍尤溪之
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
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
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亟
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
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五

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元晦既孤則
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
求道之志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
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
於其父爲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千里
徒步往從之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
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因
與南軒論中庸大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四年編
程氏遺書因程氏門人所錄爲序次去取之五

年丁內艱八年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
年作太極圖傳通書解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
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東萊至
鵝湖陸象山九淵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不
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
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四年語孟
集註周易本義成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
元晦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克積
今始授任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五

又奏乞勅額及註疏諸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
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
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
仁瞻之間旌顯之八年陸象山來訪請書其兄
九齡墓誌元晦請象山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
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卽
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
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

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部得其在郡茲賊事劾之爲淮所匿元晦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元晦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元晦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以疾告本部侍郎林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元晦行且辭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復召辭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

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官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元晦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官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

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元晦不軌復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病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先是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元晦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元晦於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足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十罪因有奪職

之命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而選人金
嘉上書乞斬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
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
落隔之症六年三月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
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太學誠意章午刻暴
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塋於建陽
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先
生多有不可爲之嘆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

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遂符行今
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近
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
謀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
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
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
乎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
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
全體都奔在書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
耶 瞑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
走作不少頗恨盲癢之不早也 近日覺向來
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
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
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
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於日
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
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庸慎獨

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狠
近日乃覺其非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
不少盖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
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
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
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
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
也 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

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信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

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

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爲學先須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

才說偏了又著一個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着落貫通泱泱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

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會逐旋揆去自會超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只是不曾源頭上用力故也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

聖學竊派

卷之二

三

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看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項羽

救趙旣渡沈船破金持三日報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非是

聖學竊派

卷之二

三

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些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

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以戚戚於
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個道理學者當
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
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 人最不可
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
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
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殺
父與君也敢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
露地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
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
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
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
通處

朱文公詩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

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
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
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
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
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
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
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
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
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
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
特舉其篇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
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
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

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民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以發於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一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

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德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母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間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

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

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間先生有合見

聖學綱目

卷之二

三

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凜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的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尤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太凡敦厚忠信

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與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外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援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

聖學綱目

卷之二

三

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有

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朱子作存齋記云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三五

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答何叔京書云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世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

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思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五

答陸子書云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間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傳

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

聖學編

卷之二

三

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老佛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賢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從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助之間天地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

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

答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也就使僥倖於

聖學編

卷之二

三

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攸袂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敢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個恠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

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

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遁於物佛

說甚理俱空吾儒說萬里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何見性

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輩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襲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圖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

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

聖學綱目

卷之二

四

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目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隸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問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

嗚呼惜哉

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聖學綱目

卷之二

四

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所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

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振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忽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

或曰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

聖學嫡派

卷之二

聖三

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

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

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精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指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聖學嫡派

卷之三

聖三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裡便窮理格物

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

聖學精義

卷之二

四

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又答書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兩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此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得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

聖學精義

卷之二

四

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若雖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

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張 栻

張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川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

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所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居累年矣上復念敬夫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所統州十有五敬夫爲之簡閱州兵汰冗冗
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敬夫
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羣盜
相率遁去卒時年四十八朱元晦與黃幹書曰
吾道孤矣敬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
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
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
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

聖學綱目

卷之二

聖

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
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道更須深思
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
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
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
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
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惶恍惚者比也 敬夫一

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
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
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
怒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敬夫對曰常於
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
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敬夫
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
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

聖學綱目

卷之二

聖

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
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
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
耳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尚書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伯恭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元晦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伯恭既師籍溪又友張敬夫朱元晦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五

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伯恭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子靜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

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伯恭

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

覺平時忿懣渙然水釋伯恭曰致知格物修身

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

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草

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

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格物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五

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

無專一工夫若比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

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

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

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定字季通所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趣拜卽服膺父教稍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略曰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

聖學補注

卷之二

五

矣混兮闕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

聖學補注

卷之二

五

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也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

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
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溟漠之
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
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
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
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
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
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

聖學精派

卷之二

五

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
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
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欽財賄九式
節財用九府立圖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
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
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
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詩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
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
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
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
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
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
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

聖學精派

卷之二

五

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
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
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
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
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治於
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
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卅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靜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震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

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十五作郊行詩有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曰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

此實理實說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靜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

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感發興起者甚衆嘗曰念慮之正不正正者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人過富陽縣四明楊簡受教大有省子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

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鷺湖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鷺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壽曰子靜之說是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至今元晦大不懌元晦

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折來子靜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子靜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已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春二月子靜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先生嘗

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云此是虛說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或諫子靜不

聖學嫡派

卷之二

六

必辯者子靜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晦翁詆子靜元晦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靜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淳熙己酉光宗卽位詔除知荆門軍明年至荆門子靜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論以義理上元設醺黃堂以講

義代醺人皆感動旣逾年筮簪不施至於無訟每早禱卽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子靜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雲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盡易新衣端坐不復言闕日月中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十數謚文安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七

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

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儉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其意見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

聖學嫡派

卷之二

李

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湏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

世俗之過却不怕 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

聖學嫡派

卷之二

李

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疊疊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

依舊不是其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當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云今所傳者乃外人之學曾子所傳至

聖學嫡派

卷之二

李四

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略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

聖學嫡派

卷之二

李五

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

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
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
脚跟學人言語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
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
無靈骨是謂厚誣 王介甫凡惠歸之法度此
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
嘗專恃此當時關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
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
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

聖學嫡派

卷之二

空

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
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
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過之所以卒至於無奈他
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
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
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
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
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法不足
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聖人處法

定大倫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
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
末於其間者

聖學嫡派

卷之二

空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其功甚密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顧望之以爲火也稍長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敬仲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宴坐於外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爲心外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上

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幾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客過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曰

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正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復楊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卽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時八年秋七月也已而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曉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

聖學嫡派

卷之二

李九

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疑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蘆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自無罪命勘平曰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聽拘往事置之法其不改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調西撫幹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嵎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

大夫上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斛觶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七十一

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既赴監講乾絲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自慶幸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遂丞相趙汝愚敬仲上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相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

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餽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七十二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疏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溫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

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
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
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
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傾城哭送
入對奏言宜盡掃喜願惡逆之私情則善政盡
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累遷將作監
兼寶錄檢討官時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
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況此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三

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
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綴四方
之道也哉卽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
進寶謨閣侍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卽位詔入見
屢辭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
年八十有六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
夕怡然如平時 敬仲之語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
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

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
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
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
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
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
理爲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已是割吾之
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枯於血氣而自私
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
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五

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嚙所以能嚙者何
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
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
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
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
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嚙者不可見
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
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
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

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祝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

聖學竊派

卷之二

五

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占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

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

聖學竊派

卷之二

五

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德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斯

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鍾鼓置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曉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臨川張元度踵門就見元度誠確篤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

聖學嫡派

卷之二

七十六

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恭敬隨感輒用不待詔告清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卽收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

卷之二

聖學嫡派卷之三

當湖後學商祐過庭訓錄

同社元衡毛應鈴參閱

門人熊膏

龔世法

游之英

男過銘盤

過銘孟

過銘簞全校正

聖學嫡派

卷之三

貞德秀

貞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稱西山先生宋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明節明示好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懼

四學錄 卷之三
茲擅政初朱嘉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聞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大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侃等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

聖學錄 卷之三
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宥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鉸夫對上親擢鉸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稱當如三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屢陳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

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落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統此以往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去城中懽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踰年拜叅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帶起坐卒謚文忠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論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

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侯
胃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
顯禁以絕之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
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
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
仲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
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
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
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

州日著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
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之說靡不畢備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生金章
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元年也七歲入學授章
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指義久之
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
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
嗜學如饑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中
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仲平獨危坐

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
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
有德稍稍從之仲平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請
蘇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
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元憲宗
四年世祖出王泰中召仲平爲京兆提學世祖
卽位召至京師至元間除中書左丞八年兼國
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款周悉必
使通曉嘗聞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

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疾請還病革家人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

吳澄

吳澄字伯清元時崇仁人伯清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而伯清生伯清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伯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燕生十有九歲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侍御史程鉅夫

奉詔求賢江南起伯清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與吾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焉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伯清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伯清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

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而亡
而伯清卒年八十五謚文正伯清嘗著本心樓
記曰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
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
求道者哉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
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
之體在是矣操存舍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
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
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八

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悲
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
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之言心而謂之
本心者以爲萬事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
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
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
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
究竟其實爾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
印此而是以此而推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
不然故特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
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
之發見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
以固守其心也又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
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
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
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九

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
稽其極所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
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
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
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
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
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
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
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

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
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
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
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
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
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
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
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
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爲

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始覺
其非矣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耳學
必志於爲聖人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
自棄一耳又曰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此心從
何而萌聞犬馬呼已能艱然不受是心從何而
起舉世俚俚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
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
已言求吾心之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日翳
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

不可勝用也又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爲
獸之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
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
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
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一夕家人夢紫衣人謁見而敬軒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恠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敬軒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十三

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司教鄆陵時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強敬軒應河南鄉試敬軒勉就試途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敬軒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敬軒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十三

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敬軒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敬軒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敬軒出振意欲敬軒一見振敬軒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敬軒爲辯其冤臺臣誣事振劾敬軒受賄出入死請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敬軒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敬軒怡然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敬軒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敬軒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敬軒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

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敬軒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敬軒粹學傍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是歲敬軒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敬軒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

聖學類編

卷之三

十五

迎復功者敬軒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尋命王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顧爲先生請勅卽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敬軒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敬軒隨其所

寓圖書歲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按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遭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計開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

聖學類編

卷之三

十五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爲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爲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爲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一理也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人只於身

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也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廼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擾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

聖學補派

卷之三

太

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

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于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聖學補派

卷之三

七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事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無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世之廉者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

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聖學精義

卷之三

十八

讀書窮理須實見得是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置櫃而還珠也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書稱舜曰濬哲益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于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真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怒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纔舒放卽當收歛纔言語便思簡默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

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聖學精義

卷之三

十九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人只是箇性心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紛紜多事矣

英氣甚害事渾渥不露圭角最好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

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

長短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妄人也又何較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

者拙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

聖學精義

卷之三

廿

能伏藏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
能伏藏者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
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
失其宜而能伏藏拙者誠能變拙爲巧而能致
力于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于正則餘邪悉皆
退聽而亦可以收伏藏之效矣火生於木禍發
必起姦生于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脩寡
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

之合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

然大狹而無以自容矣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

然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

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聖學精義

卷之三

三十一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矣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於是盡焚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斂身心沉潛義理或以爲不達時宜或以爲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恆笑讓兼極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父溥爲國子司業時往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

聖學摘派

卷之三

三

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康齋獨正襟危坐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有咏桃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新會陳白沙來受學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斂地植蔬編

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知

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庵也白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簑笠鋤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天順初上命行人齋勅書束帛造其廬比至上召吏部命爲左春坊論德引見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上不允所辭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康齋終不就表陳十事以謝

聖學摘派

卷之三

三

首舉程頤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頤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爲篤論而不知者以爲常談也還山未幾卒年七十九康齋嘗曰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南軒讀孟子甚樂綠陰清晝薰風

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嘗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甲戌從臨川吳康齋學康齋往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

治田遇白沙亦如此白沙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閭外者數年白沙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

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
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賀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
不顯寶藏猶霍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謁白
沙執弟子禮卽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
於別室出告反面白沙旣歸四方學者來從日
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
少厭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
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曰子凌邁高遠則有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三六

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
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
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見聞古
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
塞往來之機生生造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
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世卿歸登大
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常
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
禮見出曰吾閩人多矣如先生者耳口鼻人

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同
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
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
檢討謝恩歸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白
沙事父母甚謹時或在外有念輒心動亟歸
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
白沙著書不答弘治戊午歲疾越二年卒萬曆
乙酉從祀孔廟白沙語云以天地而視道則
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三七

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
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
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
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旣歸
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
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過之而不驚無故失之
而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
錄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嗟非知之真存之實
者與語此反惑感則徒爲狂妄耳夫學有由

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予奪之間哉學以自然爲宗以忘

聖學精義

卷之三

三

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

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要感於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言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人要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輟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夫學貴自得也自得

聖學精義

卷之三

三

之然後博之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

豈欺我哉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
害爲末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
爲私意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
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人心上容
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碍是以聖賢之心
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
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
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三

濫而無所歸 醉似溷倍醒似行獨醒易於醉
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霄陶淵明唐
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謂羅一峰曰先
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
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
放下終難臻泊是紫陽語否

陳白沙曰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
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
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

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無
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
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
於不可言則無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
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有之口不可得而言
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有矣故凡有得而可
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
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三

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
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
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
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
三隅按道之實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道狀之
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
竹爲絃使其如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人告
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
不感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覆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惟乎古人之不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何如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卻

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故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

學者先要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

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于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

能已物有所不能無來于吾前矣得謂與我不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氏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物咸具萬事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簞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簞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

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
勉焉舉吾之心以從之物若與我不相涉比之
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
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
也君子之辯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
之辯非道也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垂七歲
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
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
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遠其學以
至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
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
方樞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已
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

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錄
萬曆己酉從祀孔廟先生語云高者入於空虛
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
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
學者纔要身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
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
也學不爲已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

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
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學上
學或記誦詞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
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胡敬齋曰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
所以定其紛擾之心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

今人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

聖學編派

卷之三

三六

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
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
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

何工夫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
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以不存矣

心爲神明之會過苦則傷神只主一無適優游

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學者之患只是惰與輕惟敬可以治之

要治氣質之偏須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
易除

聖學編派

卷之三

三七

陳選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脩獨詣惟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

聖學嫡派

卷之三

第八十

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脩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遵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

聖學嫡派

卷之三

第九十

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章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逼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覩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

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
報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撼公黨比高瑄和同
貪量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
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
黜吏張璩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璩拷
掠璩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
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
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
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

聖學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一

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
元積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積曰公生平清苦
殮以時服公志也張璩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
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
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
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
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惟屈
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
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

之地太監常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瑄按法持之
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
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胸
臆汚鱗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
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誣誤觸法爲
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罔
臣今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
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
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顧天終無異口行

聖學類編

卷之三

四十二

等乃依謗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種便
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
夷齊爲盜姦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
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
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
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
子密報選死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

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
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秉米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
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
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
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
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
恭愍初公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
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

聖學補添

卷之三

四

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
謂公有子云

羅倫

公名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
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
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脩撰會南陽起復公
詰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
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
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
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

聖學補添

卷之三

四

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謂公
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
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
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做古置義田贍
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
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
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
天白日云

羅一峰與門人書曰足下從吾遊久矣然所志

一科第耳此有命也何必得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為官人而已一時之貴耳有若求之即得上可以為聖人次可以為賢人又其次不失為君子貴于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無他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他反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為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法是矣相見者其以吾言告之

君子視圭笏為柴柵而巧於干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四

砂礫而巧於冒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為拙吾聞之拙于人者巧於天拙于今者巧於古曾氏之魯顏氏之愚孟氏之不遇以拙矣而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辨鞅斯之智莽操之不臣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

羅倫復丘正學曰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甘淵明之出為錢所驅為倫之驅者獨錢已乎此長者所

知也已而速反初服抱疴幽谷及此星周八矣進無益於國退無益於已惟思選名山探幽谷漱流枕石臥雲餐霞以終餘年他無所願也嘗北走燕南走閩周遊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岩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得於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遇會意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四十五

了此而所知親故未諒素懷烹豚烹羔醉飽連日爽氣纔騰塵襟已塞轅已南而復北席未煖而即行敢故違長者之命乎為是故也乃厘厚禮稽顙拜嘉顏汗沛如伏惟諒察

章懋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脩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

聖學編派

卷之三

聖

峯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永行給事中毛玉論改政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歲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少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廟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

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脩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脩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

聖學編派

卷之三

聖

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怒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恭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永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轉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乎嗚呼在漢東都不爲

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
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
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 特恩與國子
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章文懿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
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
之人故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
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
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四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
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蔡清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
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
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
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
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
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
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議公不能詩文公據理
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

聖學嫡派

卷之三

四

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
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常
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
口之家生計常不辯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
舅才之踈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
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
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
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
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虛齋先生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蘊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爲工

以篤實信天下以太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十一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也

先生復鄭廷綱提學曰清近見士大夫往來書翰有以有道二字相褒稱者清愚未嘗不心爲之駭懼或有悞以此二字加清者雖其人甚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或褒名飾

字以相爲重便是互相標門標戶矣夫君子豐於實儉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原知己之道故今謝東亦自不欲出此二字而奉非敢畧也惟希俯亮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要者也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十二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攜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肅吹徹洞龍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卽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耻者陽明曰子以不第爲耻吾以不

第動心爲耻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過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已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祝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每事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竅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

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什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庵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收陽明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陽明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適遇颶風飄至閩境夜投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卓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逸廊哮吼不入及旦僧見陽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官所悟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過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為筆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陽明為序以明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獸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為茨從行三僕以歷險日瘴皆病陽明躬拆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

有同族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陽明為文瘞之而自為石槨以待盡陽明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皆揆置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昭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夷久之夷人亦漸親仰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旋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

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
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肯始
納贊稱門人卒爲陽明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
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
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陽明上聞論學
有契遂執贊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
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
州日與門人遨遊琅琊懷泉間環龍潭而坐者
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

聖學編派

卷之三

五十五

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以詩
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
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與
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專盼成
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
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淬礪不懈
初陽明懲末俗卑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
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
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

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賢
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
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
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
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
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
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
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明爲文諭之論文哀憫
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河等卽率衆來降惟池

聖學編派

卷之三

五十六

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
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
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冠髻好漢多方招致斷
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
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
三洲以書示薛侃曰卽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
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
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
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

偉績也三月泃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酋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搗下泃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陽明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之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

聖學編派

卷之三

王

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塵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常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

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安此卽諸君之助也十月舉鄉約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判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里封拜可尋常計手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

聖學編派

卷之三

王

進國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爲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畧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陽明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情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銳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陽明初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

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陽明慨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陽明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時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臣測矣陽明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璫中稱良者遂自稱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

病臥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譏播譖陽明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召卽乘小舫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諗陽明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先石刻石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

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人危疑甚間請釋兵回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厲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跪乞省葬不久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問諸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贊行者周仲起對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

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爲易名良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

金等挺然不變相倚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曰若傳習書史考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二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璫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政提督得便宜行事璫本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

翁誕辰陽明捧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使門人弟子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厨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祭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三

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纖微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閩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入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

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濡有悟因
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徜徉山水間濡日有聞
懼然樂而忘歸也其鄉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
何自苦乃爾濡曰吾方幸脫苦海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髻於滓澦而振羽於
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
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
以贈之八月之望月白如洗陽明集諸弟子於
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百十人酒半行命歌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海

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
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夷猶
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
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
入謝陽明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
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
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
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
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比世之

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一也故孔子
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
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志於
學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與魏
良政良器等讀書城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
日忘返德洪父往視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
良政等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打蛇就七
寸何憂不得耶洪父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曰
豈特無妨乃大益耳明年乙酉錢梗魏良政並

聖學嫡派

卷之三

李五

發解江浙餘多見錄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
信然矣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
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
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
陽明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
而後爲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宮俱
不廷對歸陽明喜丁亥寄示黃綰書曰人在
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
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

然日就頽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
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
復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
大困乃特起陽明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
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
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
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

聖學綱派

卷之三

卷之三

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
陽明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
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
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
洪再請問陽明曰有只是自有良知本體原來
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
露雷陰霧飭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
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
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

呂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
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
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傍聽初堯臣不信學比
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
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
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
一月至肇慶寄書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
同志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當能
振作接引有所興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

聖學綱派

卷之三

卷之三

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
以此自慰耳陽明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
往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
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陽明薄示懲遣歸農
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
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
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
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傲蘇受等
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

討悉定其地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過增城訪湛甘泉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命門人周積方為南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

聖學補派

卷之三

六

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陽明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風忌陽明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曾廢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為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

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髓也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

聖學補派

卷之三

七

于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良知卽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旨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良知不由

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聞見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聖學竊派

卷之三

七

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

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萬寶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做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

聖學竊派

卷之三

七

無源故耳 學問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

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
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
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
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
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
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
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
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
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
學矣

問善惡兩端如水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
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
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
物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

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無物
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
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
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
目盲則可只是隨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
訓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
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
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五

也心一而已矣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
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
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
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
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
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
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

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七

五

得未精耳

王陽明與黃誠甫曰。立志之說。已爲煩賣。然爲知已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利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用。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

且之於商周是已。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七

五

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不可賴之智。以救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疾。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堯舜世界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

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
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氣象寂
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
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
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
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
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
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七

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
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
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也學要鞭
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
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闊然而日章爲名與爲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
于人而求同于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
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

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碍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
足精義入神也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
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
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太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
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
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
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
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

聖學嫡派

卷之三

七

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彼其自以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
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
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
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
來日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
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
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

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日以漸長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有可爲至于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

聖學綱目

卷之三

七十一

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阻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阻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也已立志而學半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萬罪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卅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見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爲孝爲弟而謙斯能

聖學綱目

卷之三

七十二

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

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刪消繁文始得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

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若只覺自家爲是便懷輕忽之心慢然不知病痛蓄之漸長害不可言善者固吾師不善者

聖學綱目

卷之三

八十一

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也天下事往往多有求榮而反辱求得而反矢者在

傍人視之甚明及身當其事則冥行而罔覺何也榮辱得失之患交戰于其中是以迷惑而不能自定耳

答友人曰君子之學務在求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

聖學綱目

卷之三

八十二

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候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人友人來適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于人其有其無吾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于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

聖學綱目卷之三

聖學嫡派卷之四

當湖後學爾韜過庭訓集

同社元衡毛應鈴叅閱

門人 熊膏

龔世法

游之英

男 過鈺盤

過銘孟

過銘簞全校正

聖學嫡派

卷之四

湛若水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為翰林

廢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

京師塲屋所取士修撰呂紳主事王崇輩和之

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

國王黎暉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

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

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

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

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

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

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

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

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

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語

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

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

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

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
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與
書府立祀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
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
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
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
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
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

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
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
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
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
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
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
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
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陽溪年
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

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閑休修沐定
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
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咸貧
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
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
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自泉先生曰行已有耻宜常自佩服暗室屋漏
中有一毫自欺未可質于鬼神者無耻也言不
符心色厲內荏甘爲妄竊之行者無耻也有耻

則體之爲德守已爲廉遇親爲孝遇君爲忠無
耻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於君臣父子兄弟間
無一可者安望其使不辱命孝弟兄稱哉
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不體則浩然是故知
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者斯可與語性矣
見其參前者倚衡者躍如者皆自然焉真見也
其在勿忘勿助之間乎
欲知道者請於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
好樂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

心非但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學何學矣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矣不善學者
如觀珠矣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
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識之之謂也貫珠者自我
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蓄德
也

學以天理爲本以涵養爲功以變化爲貴以聞
道爲至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
病五賊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

聖學編派 卷之四

五

又落向時窠臼裏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
日不能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
亂於物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貴智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不用其心者也過
用與不用其心之不足與於道故必有用而不
用之機睹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
得斯道之大全矣

定故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

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
而有養之也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
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見天理時
習心便退聽

抱一有似主一儒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老子有
意載營魄可謂無適乎連抱一亦不是矣

爲學患心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
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

聖學編派 卷之四

六

大賢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禪也故
孔門之教皆于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靜不
可以致力機致力便已非靜矣故善學者必動
靜一於敬

人生合下能有幾個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學
力融氣質不善學者以氣質困學力

昔人謂讀書如煉丹吾人求道亦然所學非以
道是求煮空鑪也然非大發猛火于先調停文

武火於後亦終無成矣道卽吾性命之理此正頭腦所在非方法也造者何往而修爲深造者用心用力非朝夕之故也

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成化癸卯生少陽明十一歲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客山東過關里謁孔子廟瞻注久之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貽所言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於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心齋見之痛自責以爲已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心齋志必爲聖人隨時默自體究證悟

有得而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奮臂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爲整頓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然萬物一體宇宙在我因題於壁上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從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製古衣冠條經摺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常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

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心齋語誥曰此
吾省撫臺王陽明公之論學心齋亦曰
哉不可不往見之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
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於
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拜亭下覺曰此神
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爲贄由中甬
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來夢交拜此亭陽
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
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語畢踞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九

上坐時心齋服古冠服手執木簡坐定問何冠
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
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
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
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
禮辭出就館舍釋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
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王陽明
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可苟從甚喜又反
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

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
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真
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心齋
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游乎陽明曰孟
子寄寡母居鄉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
不逮子學而路頭我則先知之心齋對曰然父
命不敢後也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
心齋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天旱族長老曰
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心齋秉虔籲天雨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

如注遂得父命而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
視心齋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心齋曰吾
治總經惟此心耳大司成汪某延入與語見
而疑其異乃問曰古言有所乖戾云何曰公何
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
公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
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心齋至越爲調度館穀
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
下一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

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相牴牾世方非詆而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街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一

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丁亥陽明起赴兩廣之命心齋集同門講於會稽書院明年戊子陽明卒于師心齋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受徒遠近皆至嘉靖乙亥心齋遊微疾吉水羅文恭洪先造心齋廬林子仁春率同郡諸生畢集以心齋不能出就榻前論証明年心齋卒年五十八心齋自童不嫻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則所謂六經皆註脚矣

俞文德入山習靜書招之曰只心有悟便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也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辟乎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二

便不樂

所謂真實二字見切實功夫但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湏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

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三

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福安人王文成公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整菴欽順見而奇之棘寺察案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於皮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四

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贊師事焉逾月再如皮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羣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錄舊臣逾年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叅訂月餘既別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經筵會大

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
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
任東郭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
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
未能也撤藩詞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
暨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閭志學
風至今冠江左東郭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
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
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五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
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官僚 召入爲
司經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瑄
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
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
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
改南監祭酒東郭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
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郭疏中寓

交倣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東郭年
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飾之諸子扶坐
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
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
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
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非非若黑白甘苦
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言者也夫孩提而知愛
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躊躇而知羞惡豈必
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六

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已而由人乎哉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
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
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克四端則可
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
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
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物畢照初無不足
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

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著德也皆唐鏡
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
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
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足而求諸外以
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
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俾文格物即戒懼擴克
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則子思開
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七

道為志言人以聖為志而纔說第二等者便以
為自棄彼其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劣
乎或傳通今古為文章或忠信原慤不為不義
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
聖人不認得箇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
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為人間了六
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矜之何也程門
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

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
其將不得為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為
聖而子貢言口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
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
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
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為怜乎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
論忿懣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八

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分有分
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
於川噴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
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渚深潭未嘗不流心
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
不慎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最分曉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

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觀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觀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不死灰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十九

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責育之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責育之視童子懸矣而孤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弘治戊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其黜之龍谿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二十

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同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龍谿世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當覲試仕士咸集子其往焉龍谿曰諾乃覲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

善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
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
迎龍谿與相辨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
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賴有識者謂此非可以
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
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
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
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多文成論學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主

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
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
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
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
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
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
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
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

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
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
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
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
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
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
若是是壞師門之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
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
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主

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
同人蓋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
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
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
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
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二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
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
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一基心與知物皆從有

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
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
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
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
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
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心秘藏願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以說破亦
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
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

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
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
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
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
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
輕以示人桀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敏
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
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文成至洪都鄒司

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謁請
蓋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
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
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
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畏艱往
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
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廷試以文成歸渡
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
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龍谿請服斬衰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

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視歸越經紀喪
事築塲廬墓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內
外忌毀交構惴宗豪僕窺視爲奸忌疑萬狀龍
谿極力擁護謀托孤於黃尚書締結婚定盟久
之乃定人稱龍谿懷嬰杵之義報父師之恩爲
不淺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此起矣建天真書
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
者歲舉春秋仲丁之際無論及門私淑胥以則
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龍谿取正焉歲壬

辰龍谿始赴 廷對相國張永嘉公子敬聞龍
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欲引之又
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
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相
夏貴溪公言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春龍谿門
人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
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官僚而求
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
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遂大不懌會三殿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
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
薦首吏科祁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
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踰年以大察去故
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
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公德居禮部
唐公順之撫淮揚時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
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
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爲

尤盛會常數百人龍谿年八十猶不廢出游
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
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僮僕相比狎以習心對
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
離家出涉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
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
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
情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
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起欲與其了性命則是衆友中自能取益非吾
有法可以授之也
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
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後善惡者禍福之
和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
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貴爲福以貧夭爲
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
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
福念苟惡雖賤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

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應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龍谿嘗自贊其像曰行已若汙若絜聞道若存若亡洞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潛而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牝牡驪黃癸未卒年八十六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着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減未離生死窠臼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洩泄反把

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聖人之志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已舍此皆

是私智誠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改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初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源非心病所謂君子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十一

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碍始是入聖真血脉路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欺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大游便非獨性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求不得箇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欺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鸞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况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淡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十一

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個字泰收功之期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修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因必之私

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攪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湏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好強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

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詳未發無知之本皆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竊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

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嘍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途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學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共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

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
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註
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端了然不生有事時主
宰嘗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
著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
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
能爲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
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
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

聖學摘派

卷之四

三

自別若變其殼率則非善教也 嗜慾深痼割
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
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
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
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真
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
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
上潦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
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

一而已

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
念者二心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
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候而起候
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
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諦
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泯於心至人無心
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
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

聖學摘派

卷之四

三

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
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
約古今人品高下要吾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
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
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
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
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
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

其于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謂貴有
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
然者也世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衰亦
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
爵祿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所
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
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
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
自比於乞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

聖學綱目

卷之四

三

甘爲之所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
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
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
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
年百年而未嘗亡故剝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
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
泉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夫嘗有所
謂聖學綱目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

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
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
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
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
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
以進於道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
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遁其
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
矣 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

聖學綱目

卷之四

三六

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
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了一處
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
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
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
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毅
毅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
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

足以媚君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心脉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淪人之心隨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從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

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
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知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翁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達性宗也氣翁聚則自然發散命宗也真息者靜動之幾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天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指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卽性卽命卽寂卽感

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勢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并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卽是同德異此卽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嗟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謂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

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眾間之雖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文惠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目開朗科第遁子則有之入試胡處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准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雅雅相依咸共訕誹尙爲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父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

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與
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
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既歸百貨將日積主
人可無乏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
集或默窻或行歌武羣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
緒山與龍谿往來參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
得翕然有風動之機丁亥與龍谿證道於三泉
橋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
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
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
承風旨娘孀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
訐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々
不相離且築室於場安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
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
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
事觀政史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

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
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
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
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
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
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派闕補監丞尋
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
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去之
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許 旨被逮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
又爲趙講易每廢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凡緒
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
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
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示得力古人處動
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闕然指爲佛
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
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於

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
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支持世
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
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
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晉
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甘將中原讓歸
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者羣然目
以爲迂亦可哀已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學

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
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固
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
卽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卽
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
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
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
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
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

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
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
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
之前先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
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不患
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不能聞心
患不能慮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目應
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學

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
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
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乍見之後已消
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
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消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
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
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
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
先橫於中精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

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祿四者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成人實無俟於足于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一人以至已百人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憑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本如兒俱懷焉求索于外僞作影響測億之似自作以爲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於天下之色塞其耳以聽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以銖兩之損益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畱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霆靈細絢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

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而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又竅於四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通之事又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微內微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

須是自心目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終來原是止的鯁千思萬慮只是天然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毫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住於見者見即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四

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於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軍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

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不動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四

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定必何處非逆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客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是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效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

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心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四

人而後可以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乙丑生父循仕至憲副念菴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業法始習舉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又冀元亨篤刀處念菴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居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或嘲譏之不爲動比博習錄出念菴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舉於鄉以父疾遂擢會試師事里中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李谷平谷平瑞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落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陽明學者附其丹嚴事之時念菴就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裏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秉微類先人心耳念菴撫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青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念菴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念菴聆之回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

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
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
院修撰踰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
日侍憲副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懈
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
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
中念菴每過從論學歸輒綴紀既久之遂載帙
矣嗣克經筵官未幾丁外艱歸居喪蔬食水
飲三年啣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王虛觀四方士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居憂講學非宜念菴
報書謂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
丁母憂執紼彌數一日玩內典得返聞肯覺此
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
念菴曰是將入禪那天乃置前功篤志望學王
脈必遵濂谿無欲旨居常與同郡鄒東郭及諸
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官僚吹左春坊贊善赴
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谿諸公質
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

時病不出念菴就榻旁與語述近悔恨處求益
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
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心齋作大成學歌以
贈念菴感切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
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易簣受言永書
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踰歲抵京入春坊
進講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交好浸密日相期
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
浸聞有他異念菴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

聖學嫡派

卷之四

聖

官朝儀爲言忤旨謫氏念菴出京與荆川各
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
史學書寓進覽意既端二年族弟請居念菴
盡推先世由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自
歸以來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句持
格秋毫靡徇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郡
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
至數百十人念菴每與荆川仰求麗澤未嘗以言
詞先人一時薦紳縫掖瞻其容止快觀景行有

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游衡岳登山過觀音巖
有僧梵石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
無傳今以授公拒不受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
語契心相對踴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
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闕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
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已
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
以講聚無所爲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不會
庚戌聞虜逼都城念菴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三

會王龍谿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玄潭乙卯
春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念菴
獨留棲一椽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
省九月返舍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
不以干意同志因醺令相助念菴用構正學堂
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巖共訂出山念菴
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是
冬以病謝客屏居龍谿復來訪信宿語別次年
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

年六十矣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念菴教
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
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
後不絕念菴日三三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
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明年八
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觀無長物曰甚哉窶也
荅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次翼危坐正巾斂
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恭

其論學語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

聖學嫡派

卷之四

四

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
動不得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
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誠情中認得個幽
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
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
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
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非故謂之吉悖此而費
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
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

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不可不深省而致
也哉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親不
聞者亦是用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
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繼無續即事
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
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
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為慮過日月哉又
況處事只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有時
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

聖學摘派 卷之四

五

着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
戒慎於不觀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而不
親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
者謂之不親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
不聞固非空冥之收也處不令他意擾和即是
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
安在自索自尋自悟自解始是觀體相見也
答人曰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處
曰少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

謂念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
括者耳此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
體自不應有此謂靜中忽然有物此即是心體
不昧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
是十休千處得是真正得主宰定

答人云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知
絲過細斷釘截鐵此纔是有不為聖人之志不
知向此二夫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
尚不能知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

聖學摘派 卷之四

五

特騎驢覓驢已哉往昔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
痛癢然隨寬鬆未是很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
遮瞞若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
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
粘帶線粘帶即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非是
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
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
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
時總不開口誰不取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

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永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所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犯他自可無憂兄手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涉分析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受厚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有者從事於學不見其難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問是才心本心自完不覺無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靜

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拚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從發倚賴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持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爲中勘破得古來聖賢人世上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湏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意不放恣湏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盡絕應酬又是病病並方譬之飲食可

聖學嫡派

卷之四

五

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爲之奈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于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之心非獨吾一人之心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台文武至堯舜數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生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

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猶實受之乎
宜如何耶甘於寂寞而不求者則又何也
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讀學起之乎抑亦實有所
有也今不誦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學
者十為羣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為師
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為父兄者亦
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也然未聞有舍之而
弗學而學業之精成是之由何也誠於好故不
敢以偽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

日星商八

卷之四

五

及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又空
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於忌言
入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又安
能不化哉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孔子之樂非人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
樂乎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
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有其
善也厥善善而有之且矣况非善乎
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

初起念發心才出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
計安知人之不猶我之所患在我未能入
事志為人口實阻人對罪八大矣故凡會友
所以堅吾之初心云言之私意而起吾之惰
氣已世未有為其事者云云太者即工商農圃
有所謂孟與人為善者是吾人生理本合
可以操習之言不若事靜嘿實修
公即在稠眾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為

卷之四

摘沙卷之四

2072217

S
2121.5
16a



ZW 21181880514859

聖學嫡派四卷 內府藏本

明過庭訓撰庭訓字成山平湖人萬歷甲辰進士
官至福建按察使擢應天府丞未及上而卒其書
自漢董仲舒至明羅洪先所取纔三十六人各畧
錄其言行皆昭昭耳目無煩復爲表章者也